



原始佛教會 Saddhammadiipa
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

佛陀正覺後 2444 年
2012 年 9、10 月合刊

正法之光

第 **25** 期
創刊於 2010 年 7 月 5 日



原始佛法
人間佛教

三十日禪，循循深入 解脫之道
護夏安居，日日精進 清淨之行

學習把握在手裡的「自己」放掉，學習融入群體。感謝團體生活，讓我無法迴避。
因為，獨自修行，畢竟能選擇相應的對象和環境，有時可能落得長養習氣而不自覺；
團體生活，無法隨心所欲選擇人事物，反而容易在境界中發現習氣，從而改變自己。

 原始佛教會 發行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 1681 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緣生、滅盡之法、敗壞之法、離苦之法

緣生、滅盡之法、敗壞之法、離苦之法
緣生、滅盡之法、敗壞之法、離苦之法
緣生、滅盡之法、敗壞之法、離苦之法



三十日禪留記

Ven. Tissara 講授初級禪法 安那般那念



學眾跟著示範練習下座前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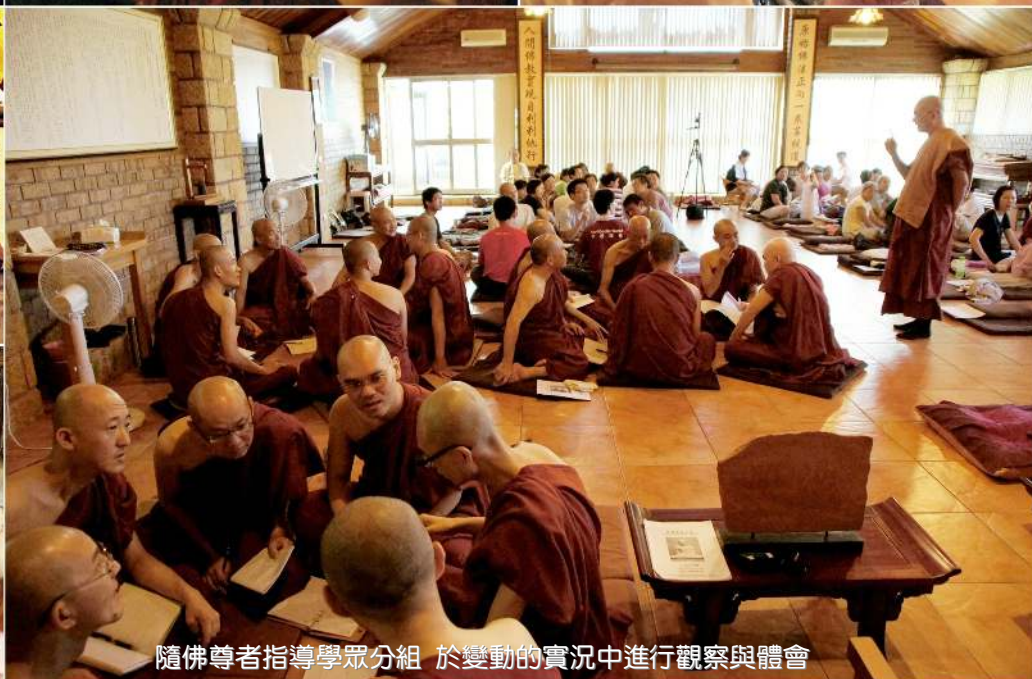
隨佛尊者依據 古老經說，開示 佛陀十二因緣法的原說。



隨佛尊者教導學眾以手指與橡皮筋的影響練習實況的觀察



依觸覺記住對方的手來認識身心如何運作



隨佛尊者指導學眾分組 於變動的實況中進行觀察與體會

- 一、我們不否認在此方、他方，過去、現在、未來有若一、若二甚或百、千、萬、億佛；但是為避免無謂的臆測與爭論、遠離偽說的揉雜，我們回歸歷史上的 釋迦佛陀為我們的根本大師。
- 二、我們承認在歷史的遞嬗中，佛教有各宗各派的教說；但是我們奉持由大迦葉所號召，經過五百位修行成就者—阿羅漢所認可的第一次結集之聖典作為修行的依據。雖然這可能沒有將 佛陀一生說法全然收集，但是作為顯明正法及修證菩提所需，必(已)然足夠。
- 三、經過兩千四百多年的傳承， 佛陀原始教法已然新舊交雜、真偽難分；我們以近 200 年來佛教學界的考據為依據，確認雜阿含經與南傳相應部當中古老修多羅的共說，去除後世之增新與部派教義之混雜融涉部分，還原第一次聖典結集之原貌。
- 四、我們尊重任何端正信仰之教派；但是我們以奉行 佛陀真實教法之僧團為現前的依止。
- 五、我們尊重任何不違反法律與善良風俗的教說與信仰；我們謹守政教分離之原則，不參與任何政黨與政治活動。我們確認緣生法無從比較出絕對的勝劣平等，男女二眾皆能成就無上菩提，是應恪守分責分權之分際。

第 **25** 期
創刊於 2010 年 7 月 5 日



隨佛而行	四聖諦學人的警覺.....	4
古老經說	如實知「集法皆滅法」與滅.....	8
佛史溯源	部派結集與傳誦的演變— 3.....	11
善知識語	都會學院 先期開教(下).....	24
	原始佛法學者的信念	27
	事實！如是乎？如是！事實乎？	29
正法新聞	台北、台中、高雄 聯合報導.....	30
專輯報導	傳繫聖法脈 正向菩提道	35
	打開了生命的另一道門.....	40
	心的功課.....	44
	上山是為了找出路.....	45
	親炙 佛陀正法	46
	踏上 佛陀的法船	47
	在團體中學習 在改變中成長.....	50
	修行與生活本來就分不開.....	54
法友感言	生活中的佛法.....	56
	修行百問心得.....	57
	當禪林法工的收穫.....	58
梅花映月	琴聲在琴？抑在指頭？.....	60

活動海報：◎吉隆坡(三日禪)：p.9 ◎威省(五日禪)：p.10 ◎北海(八日禪暨短期出家)：p.39 ◎雙溪大年道場開幕：p.56 ◎檳城(二日禪)：p.62

本期內容摘要

今年夏天僧團在內覺禪林結夏安居，有來自美東、美西、馬來西亞及台灣的法友，近學護夏，功德浩偉。護夏感言，值得讀友一一審讀；法曇師姐娓娓敘護夏所見所感，期間大寮、洗槽都是她的身影，載諸文字只見平鋪直敘、輕如微風；法息師姐從來就是寫作能手，心之所感，發為文字可謂文質彬彬；何得幸哉！與斯人等同行。夏安居期間，僧團舉辦三十日禪，超過二十位來自馬來西亞、台灣及美國的法友短期出家，盛況超乎從前，除卻三千煩惱絲，發乎為文自是字字清涼。正是這樣的主題內容，我們以九月及十月合刊出版的方式呈現這【三十日短期出家暨禪修專輯】。九、十月份僧團安居，主要活動都在台灣，請參閱【正法新聞】報導。夏安居結束了，僧團法師們又遊化於各地星散一方，解夏之際 Bhikkhu Aticca 與 Bhikkhu Paññācakkhu 在【善知識語】給予的勤勉，應該詳讀。

本期【梅花映月】專欄，主筆月澄給了一個弔詭的主題『琴聲在琴？抑在指頭？』，讓我們仔細思量這甚深因緣法，不費 世尊卓然不世出的點化---一切的一切均是緣生、無常、有漏，無有一處可依靠者，無有一物可掌握者。那我們還喜貪甚麼？我們還追逐甚麼？

四聖諦學人的警覺

隨佛尊者 Bhikkhu Vūpasama 著

自從漢傳菩薩道的大德印順老法師，廣為參考西方及日本佛教學術界對於印度初期佛教的研究，再進而根據佛教早期經、律、論、史的文獻資料，採用印度佛教演變史實作為認識「（大乘）菩薩道」的基準，寫出《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及開展》的煌煌巨著以後，即開啟了華夏佛教圈之「針對佛教教說及信仰的反思思潮」。這不僅是對原有「（大乘）菩薩道」傳承的反思，也是對「佛陀原說」傳承的重視與仰望。印順老法師一生的見地及思想，從初始的隋唐三論宗見地，轉歸於傳出、發展於公元前一世紀至公元後二世紀的初期大乘，也就是《般若經》與龍樹論師《中觀論》所開展的學說體系。雖然當中對於初期佛教有所探究，但終究還是歸於「般若、中觀」學說，不同於釋迦佛陀的教法傳承，但是對於華夏學人回歸「佛陀原說」的學習，畢竟有著不可抹煞及無可取代的貢獻。

基於「佛陀原說」對於廣大佛教學人的重要性是無可取代，印順老法師又寫出《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與《雜阿含經論彙編》。這兩部著作的內容，對於探究「第一次經典結集」集成的經說法教，作出了相當重大的貢獻及深遠的影響。此後，華夏佛教圈正式開啟了探究「佛陀原說」的序幕，而研究『阿含聖典』的內涵，比對阿難系漢譯《雜阿含》（原名為《相應阿含》）及優波離系巴利《相應部》當中古老經法的共說，則成為華夏佛教學人作為探尋「佛陀原說」的重要根據及方法。

二十多年來，研究『阿含聖典』、學習南傳巴利聖典，探覓「佛陀原說」的華夏佛教學人，可說是前仆後繼。學風影響所及，是華夏佛教圈的諸多有識之

士，在了解印度佛教演變的史實，重新學習早期佛教聖典以後，發現了「（大乘）菩薩道」之教法及信仰的偏差，還有傳續的困境，並深切的反思華人佛教的傳續與前途。在此之下，近代的華人佛教依序的形成了四項發展：

一、『阿含聖典』風潮的形成

宗仰隋唐以後老莊化佛教的漢傳菩薩道學人，對於過去誤解是「小乘」而不屑一顧的『阿含聖典』，改變為願意接觸的態度，許多（大乘）佛學院願意開班研讀『阿含聖典』。雖然（大乘）學人多從（大乘）的觀點解讀『阿含經』，必然會扭曲『阿含聖典』的真義，但這依然促成華人世界重新審視『阿含聖典』的價值與重要，「小乘」的說法也不再是「理所當然」。

在學習『阿含聖典』的風潮中，「四聖諦」重新受到華人佛教徒的注意及重視，過去許多將「四聖諦」及聲聞阿羅漢視為小乘的「（大乘）菩薩道」學人，逐漸的重視、肯定、學習「四聖諦佛教」的修學系統，甚至進一步的從「（大乘）菩薩道」改為「四聖諦佛教」的修學。在改宗的「（大乘）菩薩道」學人當中，有衷心探究「佛陀原說（原始佛教）」的修行者，也有奉行部派佛教的南傳銅鑠部學人。

二、中觀學派對南傳禪法的學習及融攝

基於印順老法師的影響，在「（大乘）菩薩道」的學人當中，應屬「般若、中觀」的學人，對於『阿含聖典』的學習，對於「四聖諦佛教」的態度，較為正面及熱切，但企圖也是最大、最強。

「般若學說」起於公元前一世紀，思想精義的內

容，是將大眾系一說部（巴 Ekabyohārika）主張的「世、出世間皆無實體，唯有假名」¹，還有部派佛教提倡的「以四聖諦的智慧（paññā 般若），作為主導（般若波羅蜜）的六波羅蜜」，加以融攝、轉化為「緣生即空，諸法皆空，如夢如幻，了不可得」的「（大乘）空慧」及「（大乘）六波羅蜜」。

許多仰信「般若學說」的「初期（大乘）菩薩道」的學人（般若、中觀學系），在「般若、中觀」學說誤將「空（無自性）」視為是「緣生法之實相」的錯誤下，採取「直接觀空（無自性、無我），諸法皆空（無自性、如幻）」的禪觀法，遠離了「觀因緣法，建立緣生法的正見，再破除常、我妄見」的正統禪法次第，形成本身固有難改之「禪觀次第錯置」的禪法缺陷。

在此內在固有的困境下，「般若、中觀」學人無法採用「（大乘）菩薩道」瑜伽系、真如系「有所不空」的禪觀法，即改為研究、參考、學習南傳銅鑼部佛教的教說及禪法。其中的動機與目的，是試圖取用南傳銅鑼部佛教的教說及禪法精要，作為建構「初期（大乘）菩薩道之修證體系的禪修次第」，如此既能強化「初期（大乘）菩薩道」的實修方法基礎，又能將南傳銅鑼部佛教的禪法，予以融攝入自宗之內。除此以外，另有部份「般若、中觀」學人採取探究漢譯說一切有部傳誦的論典，從中尋覓北印說一切有部的禪法，企圖兼併、融攝南傳銅鑼部及北印說一切有部的禪法精要，為禪法缺誤的「初期（大乘）菩薩道」尋得實修禪法的出路。

「初期（大乘）菩薩道」學人的作為，間接的帶動了華人學習南傳銅鑼部禪法的風潮。然而，這些學人大多數是明白南傳銅鑼部論說及禪法的缺失問題，內心畢竟不是信受南傳銅鑼部的教說，只是為了修補自宗禪法的不足，才會學習南傳銅鑼部的部義理論及禪法。當中真正的原因，是南傳銅鑼部佛教源自創說「菩薩信仰」的分別說部系，在信仰上兩者有相通之

處。若是鼓勵「（大乘）菩薩道」學人學習南傳銅鑼部教說，既能吸收南傳銅鑼部的長處，又能充份掌握南傳教法的缺陷，更可以將南傳信眾逐步的引向「初期（大乘）菩薩道」的信仰，所謂「學其長，制其短，攝其眾，阻其勢」，穩穩控制了教派爭競的制高點，無懼於南傳銅鑼部佛教的質疑及挑戰。

如此一來，經由長期歲月的發展後，「般若、中觀學派」即可穩當的馴服及融攝南傳銅鑼部佛教的學眾，並順勢將真正的「佛陀原說——原始佛教」排除在華人社會之外，消除來自初期佛教的質疑及挑戰，達成「般若、中觀學派」獨尊於漢傳菩薩道、藏傳菩薩道及南傳佛教各派之上的目的。

目前學習南傳銅鑼部佛教的學人，多數不了解這些「般若、中觀」學人的心態及作法，耽喜於「般若、中觀」學人肯委身學習南傳禪法及學說的虛榮，卻不知深加警惕。孰不知假以時日以後，當這些「般若、中觀」學人已能充份的掌握南傳禪法的要訣，並且完成將其融入「初期（大乘）菩薩道」修證體系的論述以後，也就是南傳銅鑼部教說被逐步的馴服、融攝於「般若、中觀學派」的開始。這也是發展於華人社會的部派佛教，再一次的消融於華人佛教世界的序幕。

此外，目前有許多學習南傳銅鑼部佛教的僧人，為了個人在華人佛教圈發展的私利，或為了維護自宗師門的名聞利養，將同為「四聖諦」學人的原始佛教學眾，視為攻訐、詆毀、排斥的對象，攻訐、毀謗同為仰信「四聖諦」的原始佛教學人。這些南傳銅鑼部學人，不知不當的攻訐同為「四聖諦學人」的原始佛教學人，也就等於是挖掘「四聖諦佛教」在華人世界的墳墓。真是可悲！可嘆！

三、南傳銅鑼部佛教興起於華人社會

諸多學人為了探尋 佛陀原說的原始佛法，既學習漢譯『阿含聖典』及漢譯部派佛教各派典籍，也探

究南傳銅鑼部佛教傳襲的巴利三藏。但是，基於學習及信受的教說傳誦，不僅有古新不分的問題，更揉雜了佛教各部派彼此分立、矛盾難合的「部義」，使得大多數的學人陷在教說分歧難解的困境當中，無法得知「佛陀原說」的真正面貌。

在歧路亡羊的困境中，諸多原是探尋「佛陀原說」學人，無法經由龐雜繁瑣的各派經、律、論及印度佛教史獻的探研、比對，尋得「佛陀原說」的所在。因此，這些學人不得不歸向已經自成獨立修行體系的南傳銅鑼部佛教，專心的學習銅鑼部派的教說及信仰，捨卻了「佛陀原說」的追尋，甚至轉為攻訐原始佛教的學人。此外，在「般若、中觀」學人的支持下，南傳銅鑼部佛教在華人佛教圈的聲勢，日漸盛大。影響所及，是求法於南傳佛教的學人增多，出家於南傳佛教的華人僧團也日漸的形成。

然而，令人感嘆的是，因為華人世界原本是以「（大乘）菩薩道」作為佛教信仰的主流，根本無有「部派佛教」及「原始佛教」的僧伽、信士，所以南傳銅鑼部佛教的流傳，都是先從居家信士開始，然後才有學法信士出家修行。如此一來，許多南傳銅鑼部佛教居家信士的學法資歷，多是比許多出家於南傳銅鑼部佛教的華裔僧伽，還要來得資深，使得許多南傳佛教居家信士自覺「高人一等」，隨意的批判其他的學人。

除此以外，又因為諸多學習南傳銅鑼部佛教的學人，自認為領先整體華人佛教的水平，造成內心有著「自識是先知先覺、大智大勇的自負、自滿」，無法與其他學人和諧的合作發展。也有些自稱是原始佛教，但實是南傳銅鑼部的學人，不自覺的目空一切，恣意的批判與評價他人、輕慢僧俗。這些學人過於自負的表現，不僅沒有妥當的提昇南傳佛教的社會形象，更讓一般佛教學人及社會大眾產生不良的觀感，阻礙南傳佛教的普及性，而個人身、口、意三業的表現，也影響了許多學習南傳佛教的後學，造成只是稍

識南傳教理就自負的任意批判諸方，唯知求人之短，卻無識人之長的能耐。徒自限耳！

四、「佛陀原說」的還原，「原始佛教」重興於華人世界

許多原出自「（大乘）菩薩道」的學人，受到印順老法師著作的影響，開始反思「（大乘）菩薩道」的教說及信仰。這些學人在印度初期佛教歷史及經說法教的探究中，明白了「四聖諦」才是佛陀的真實教法，聲聞解脫僧團的傳承是源自佛陀僧團的正傳，遂走出「（大乘）菩薩道」的教說及信仰，重新歸向「四聖諦佛教」的學習與信仰。

在這些學人當中，有根據阿難系說一切有部傳誦的漢譯《相應阿含》與優波離系分別說銅鑼部傳誦的巴利《相應部》，比對兩部聖典當中由「第一次經典結集」集成的『因緣相應』、『食相應』、『諦相應』、『界相應』、『陰（蘊）相應』及大聖道篇的『四念處等諸相應』。先根據兩部聖典尋得當中經法的共說，共說有三類：一、「第一次經典結集」集成的經法共說；二、「佛滅百年內增新」的共說；三、部派分裂後，經由部派相互融攝形成的「部義」共說。如何辨明三種不同的共說？

這要先根據初期佛教分流史的探究，以及各部派傳誦之經、律、論內容的比對，釐清各部派增新的「部義」主張。再進一步將漢譯《相應阿含》及巴利《相應部》經法共說當中的主要部份及旁支部份，對照各派「部義」，將出自「佛滅後百年內增新的經說」、「部派佛教相互融攝、認同的部義經說」予以排除，保留「第一次經典結集」集成的經法共說，作為探究、還原「佛陀原說」的真實根據。最後再根據「第一次經典結集」集成的經法，按經法的內容還原完整的經說法教、菩提修證道次第、禪修法要及次第，從而確當的顯現「佛陀原說」，促成真實佛法的重興，這也就是佛教學術界歷經兩百餘年所尋覓的「原始佛教」。

回歸佛道

在近代華人佛教四種發展之下，四聖諦學人應當如何自處呢？

對於釋迦佛陀的弟子來說，或是對於想要度苦的世人來說，釋迦佛陀的親說教導畢竟是最重要的所在，絕不是任何宗門法派的學說、思想所可以取代。如果是為了宗門法派的尊榮、利益，為了合理化個人的思想、信仰及利益成就，只知推崇仰敬宗門大德祖師，忘卻了對於釋迦佛陀親說教導的歸仰。那麼這不僅是對「佛法僧」的背棄，也是對苦難世間的漠視及冷淡，凡是真心學習佛法、利澤世間的學人，懷抱高潔信念胸懷的行者，絕不會如此作為。

筆者學法四十年，先宗仰隋唐老莊化的漢傳菩薩道，再進而改宗為「般若、中觀」的印度初期（大乘）菩薩道，又再改宗為南傳部派佛教之「經法傳承」，最後才回歸於「佛陀原說的原始佛教」。漫長歲月的追尋佛陀原說，深感正法的可貴無比，一心傳弘佛陀原說於華人世界，促進華人社會、佛教的昌隆。

釋迦佛陀的教法核心在「十二因緣法」，依據「十二因緣法」的正覺，開啟「滅苦之道——八正道」的正見，再從「十二因緣法」與「八正道」的相應覺明中，也就是「四聖諦」的正覺中，精勤於「滅苦之道」的實踐，最終於達成苦因斷除、苦的滅盡，成就解脫、三藐三菩提。這個完整的修證道次第，就是修習「七覺分」次第的成就「四聖諦三轉、十二行」，也就是從慧根（四聖諦如實知）的修習滿足，再依次攝導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的修習滿足。因此，釋迦佛陀的教法核心在「十二因緣法」，究竟的教導是「四聖諦三轉、十二行」，而統貫無礙的修證道品就是「七覺分」。此一修證典範，統貫了十二因緣、四聖諦三轉十二行及三十七道品，具足正覺、離貪、慈悲喜捨、解脫、三藐三菩提，佛陀與聲聞弟子共通不悖，稱為「一乘菩提道」。

凡是仰信「四聖諦」的華夏佛教學人，不論是原始佛教的行者，或是南傳銅鐸部佛教的信從者，都是「四聖諦佛教」的學人，應當為「四聖諦佛教」的興隆及傳續，齊心團結、共同努力，不應相互攻訐、對立。諸方大德，請不要為了個人的宗門虛榮、私人利益，相互的對立、排擠。譬如：泰國系、緬甸系、錫蘭系等南傳三大學系，相互的間疏競爭，而同一學系的學人，也為師門傳承的不同，彼此排擠、對立，只知有宗門、有己，不知有佛、有人。在華人世界興隆「四聖諦佛教」，還有很漫長的艱困道路要走，不要為了私利，或一時的不忍，甘作法門的敗壞事。

如筆者學法至今，一向是談法、論法，從不批判任何的宗門師友，對於各門各派的宗派學人，也一直是採取「論法不論人，親人不親法」的態度，既信守於釋迦佛陀及教導，也忠誠於過往宗門師友的恩情道義，更對得起各宗門法派的大德、學人。

請諸方法師、大德，能以苦難世間為念，能以佛法傳續為念，止爭息謗，共進大道。

註解：

1. 從大眾部分出的一說部，主要是駁斥大眾部「現在有體，過去無體」的說法，否認有「唯一剎那」的現在法，強調「諸法無有實體，唯有假名」。一說部的主張，可以說是出於公元前一世紀之『般若』的思想基礎。

見『異部宗輪論述記』：參續藏 第 83 冊 p.435.1

「一說部，此部說世、出世法皆無實體，但有假名。名即是說意，謂諸法唯一假名，無體可得，即乖（大眾部）本旨。所以別分名一說部，從所立為名也。」

見『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四百六十四：參大正藏 第 7 冊 p.344.1-20 ~ 21

「復次，善現！唯假名相，無實可得，故名菩提。」

見『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二十五：參大正藏 第 7 冊 p.694.3-25 ~ 29

「善現！當知是一切法唯有假名，唯有假相而無真實，聖者於中亦不執著，唯假名相。如是善現，諸菩薩摩訶薩，住一切法但假名相，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而於其中無所執著。」

如實知「集法皆滅法」與滅

節錄自 隨佛法師之《相應菩提道次第》
第四章 「老病死」之緣由與滅盡 第二節 明、無明
第三品 如實知五蘊集、滅、味、患、離
第二目 如實知「集法皆滅法」與滅

1-4-2-3.2.1 彼集法之因緣滅，則集法滅，故知「凡集法皆是滅法」

1. S23.21 《相應部》羅陀相應 21 經

一～三 [爾時，世尊]舍衛城...乃至...一面坐已。具壽羅陀白世尊言：

「大德！集法，說集者。大德！如何為集法耶？」

四 「羅陀！色是集法，受是集法，想是集法，行是集法，識是集法。」

五 羅陀！如是觀者……乃至，如……不更受後有。」

2. S23.22 《相應部》羅陀相應 22 經

一～三 [爾時，世尊]舍衛城...乃至...一面坐已。具壽羅陀白世尊言：

「大德！滅法，說滅法者。大德！如何為滅法耶？」

四 「羅陀！色是滅法，受……想……行是滅法，識是滅法。」

五 羅陀！如是觀者……乃至，知……不更受後有。」

1-4-2-3.2.2 五蘊為因緣生，無常、敗壞法，是集法、離欲法、滅法，隨其因緣滅，則集法滅，滅者寂滅。

SĀ260 大正藏《雜阿含》260 經； S22.21 《相應部》蘊相應 21 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舍利弗詣尊者阿難所，共相問訊已，卻坐一面。時尊者舍利弗問尊者阿難言：「欲有所問，仁者寧有閑暇見答以不？」阿難言：「仁者且問，知者當答」。

舍利弗言：「阿難！所謂滅者，云何為滅耶？誰有此滅？」阿難言：「舍利弗！五受陰是本行所作，本所思願，是無常、滅法；彼法滅故，是名為滅。云何為五？所謂色受陰是本行所作，本所思願，是無常、滅法；彼法滅故，是名為滅。如是受、想、行、識，是本行所作，本所思願，是無常、滅法；彼法滅故，是名為滅」。舍利弗言：「如是！如是！阿難！如汝所說：此五受陰是本行所作，本所思願，是無常、滅法；彼法滅故，是名為滅。云何為五？所謂色受陰是本行所作，本所思願，是無常、滅法；彼法滅故，是名為滅。如是受、想、行、識，是本行所作，本所思願，是無常、滅法；彼法滅故，是名為滅。阿難！此五受陰若非本行所作，本所思願者，云何可滅？阿難！以五受陰是本行所作，本所思願，是無常、滅法；彼法滅故，是名為滅」。

時二正士各聞所說，歡喜而去。

【註】本經漢譯經文中「本行所作，本所思願」之句，為《相應部》蘊相應 S12.21 經中所無有，而是「緣起所生」，或說是「因緣所生」更佳。由於本經為宗「如來藏」之求那跋陀羅所譯，故有此將「因緣生」解譯為「自生」、「自性生」之概念的「本行所作，本所思願」用詞。

古老經說 白話摘要

台灣 編輯組

SA260 大正藏《雜阿含》260 經

我是這麼聽說的：有一段時間，佛陀住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當時，舍利弗尊者到阿難尊者的住所，互相問候以後，在一旁坐下。那時舍利弗尊者問阿難尊者說：「想要請教您問題，仁者您有空閑回答嗎？」阿難說：「仁者您就問吧！我若知道答案，必然回答。」

舍利弗於是問：「阿難！所謂的『滅』，什麼是『滅』？是誰有這個『滅』？」阿難回答：「舍利弗！五受陰是本行所作，本所思願（註 1、註 2），故是無常的、依因緣滅而滅的現象；若現象滅盡，就稱為滅。什麼是五受陰呢？詳細來說：色受陰是本行所作，本所思願（註 1、註 2），故是無常的、依因緣滅而滅的現象；若現象滅盡，就稱為滅。同理，受受陰、想受陰、行受陰、識受陰是本行所作，本所思願（註 1、註 2），故是無常的、依因緣滅而滅的現象；若現象滅盡，就稱為滅。」

舍利弗接著說：「正是如此，正是如此啊！阿難，就像你說的：五受陰是本行所作，本所思願（註 1、註 2），故是無常的、依因緣滅而滅的現象；若現象滅盡，就稱為滅，什麼是五受陰呢？詳細來說：色受陰是本行所作，本所思願（註 1、註 2），故是無常的、依因緣滅而滅的現象；若現象滅盡，就稱為滅。同理，受受陰、想受陰、行受陰、識受陰是本行所作，本所思願（註 1、註 2），故是無常的、依因緣滅而滅的現象；若現象滅盡，就稱為滅。阿難！這五受陰如果不是本行所作，本所思願（註 1、註 2），怎麼可以說是依因緣滅而滅的現象？阿難！因為五受陰是本行所作，本所思願（註 1、註 2），故是無常的、依因緣滅而滅的現象；若現象滅盡，就稱為滅。」

在當下，兩位正直修行人各自聽聞彼此的意見後，高高興興的互相道別。

【註 1】「本行所作，本所思願」為原文，在本篇沒有翻為白話。

【註 2】本經漢譯經文中「本行所作，本所思願」之句，為《相應部》蘊相應 SN 12.21 經中所無有，而是「緣起所生」，或說是「因緣所生」更佳。由於本經為宗「如來藏」之求那跋陀羅所譯，故有此將「因緣生」解譯為「自生」、「自性生」之概念的「本行所作，本所思願」用語。



中道三日禪

禪修指導：隨佛法師 Ven. Bhikkhu Vūpasama

時間： 04.01.13 (五) 9:00am 報到
06.01.13 (日) 4:30pm 離營
06.01.13 (日) 1:30pm 修行百問(開放大眾)

地點： 吉隆坡中道禪林
28, Jalan 16/5,
463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參加方式 -
1. 三日禪期間：住於寺，守八戒、過午不食。
2. 凡參與禪修者於禪修期間需『一律禁語』。

報名方式 -
1. 網站報名：<http://www.arahant.org>
2. 吉隆坡中道禪林報名(備報名表)
* 法爾師兄：(017) 789 8543
* 法修師兄：(012) 337 8803



中道僧團 主辦

馬來西亞原始佛教會暨中道禪林 協辦



古老經說 讀後感言

台灣 法觀

大正藏《雜阿含》345 經讀後感言

據佛經記載，佛陀弟子中舍利弗與阿難之間有著深厚友誼，由於舍利弗的年齡與 佛陀差距不大，而佛陀年紀與阿難應該有一段差距（註：佛陀 35 歲正覺，41 歲回迦毗羅衛城，此時淨飯王命釋迦族的王子出家，當時阿難尊者亦跟隨出家修行，為比丘，應為已成年。所以阿難尊者的年紀可能與佛陀差二十幾歲左右），所以舍利弗應該比阿難年長很多。阿難視舍利弗為修行的典範，非常尊崇舍利弗，與舍利弗有著亦友亦師的關係。

舍利弗在彼時有智慧第一之稱號，對於佛法的理解應該不在阿難之下；但是為何此篇經文會記載說舍利弗來到阿難的住處請教有關「滅」的觀念？舍利弗在佛法知見程度上是否不如阿難？

舍利弗可能是明知故問，有意考考阿難；也可能是採取這種交相詰問的方式，確定自己對佛法的理解沒有誤差。佛陀時代，文書的方便性並不普遍，或許當時印度社會並沒有書寫記載的習慣。所以聽完佛陀說法後，弟子們各憑記憶理解修行，在這種情況下，記憶錯誤或理解錯誤，可能性相當高。從阿難的角度來看，舍利弗所提的問題，也許是自己不知道，或者是聽過但沒有完全理解，趁這個機會回顧澄清一下，也是不錯。兩人交談之後，發現彼此見解相同，自然皆大歡喜。

雖說阿難與舍利弗在佛法的見解上並無不同，但兩人在修行成就的時間點上卻有很大差別，舍利弗在遇見 佛陀，聽聞佛法後，精進修持很快就達到漏盡

阿羅漢的境界。阿難雖多聞第一，對佛法記憶理解無出其右者，但修持功夫一直使不上力，兩人交往多年後，舍利弗先行入滅，消息傳到，失去摯友，阿難精神上大受打擊，心理痛苦長久無法平復，還要 佛陀來安慰他。可見得如實知解 佛陀正法雖然必要，但是依法精進同等重要，對此末學常感慚愧。



大眾弘法及 中道五日禪

禪修指導：隨佛法師 Ven. Bhikkhu Vūpasama

時間：26.12.12 (週三) 8pm-10pm 大眾弘法
27.12.12 (週四) 8pm-10pm 大眾弘法
28.12.12 (週五) 9.00am 報到
01.01.13 (週二) 4.30pm 離營

地點：威省中道禪林
269, 1st & 2nd floor, Jalan Kulim,
14000 Bukit Mertajam, Pulau Pinang

參加方式－
1. 五日禪期間：住於寺，守八戒、過午不食。
2. 凡參與禪修者於禪修期間需『一律禁語』。

報名方式－
1. 網站報名：<http://www.arahant.org>
2. 威省中道禪林報名 (備報名表)
*法直師兄：(012) 690 3798

中道僧團 主辦
馬來西亞原始佛教會暨中道禪林 協辦

部派分裂與論書的傳出

(二) 部派結集與傳誦的演變 -3

接《正法之光》第24期 p.23~p.27

選錄自 隨佛法師 Bhikkhu Vūpasama 著《原始佛法與佛教之流變》© 2010

目前佛教界流傳的《相應部》誦本，只有阿難系說一切有部傳誦的漢譯《相應阿含》，以及優波離師承分別說部系銅鑠部傳誦的巴利《相應部》，而大眾部傳誦的《相應部》則似乎已經失傳了。因此，教界有諸多學人認為，只有這兩部聖典的對照，缺乏大眾部傳誦的《相應部》參與資料的比對，是不能確認「第一次結集」的傳誦形態，當然也無法確認「第一次結集」無有「菩薩」的傳誦。

關於這一看法，可能是有待進一步探討。各部派傳誦的比對，是可以探討有那些教說是各部派誦本的共說，那些不是部派的共說。如果是各部派誦本的共說，也只能說「有可能」是「第一次結集」的傳誦。因為依部派誦本的《相應部》來說，內容除了包含「第一次結集」的傳誦，還有「第一次結集」後至佛滅百年間的增新，又有部派分裂以後的「部義」揉雜在內。

因此，各部派《相應部》誦本的共說，應當包含了古、新的三種傳誦在內，不能把共說即當作是「第

一次結集」的傳誦。這必需先經由共說經法的研探，理出主流經法的教說，以及少數異於主流的旁支見解，再探究各部派傳誦的經、律、論與教史記載，還有現代科學考證的印度佛教史獻資料。從這些三藏史獻的交叉比對中，考證出佛教教說的主軸，還有部派分流演革的始末及各部的部義主張。如是根據經說的比對整治成果，還有佛教分流史實及各部派部義的充份了解，才能確認《相應部》共說當中，何為後世增新及部義揉雜的所在，並進一步的釐清、過濾新說，還原「第一次結集」的古老傳誦。

反之，如果不是部派誦本的共說傳誦，或異於大部主流經法的見解，即使只有對照說一切有部的《相應阿含》及銅鑠部傳誦的《相應部》，缺乏大眾部誦本的比對，還是無法改變此一傳誦不是部派共傳的事實，依然是有所疑義的見解或主張。因為古來僧團對於經法傳誦的態度，一向是「增新不去古」，古說是沒有任何僧人敢冒大不諱的予以去除，即使有人如此作，也不會得到佛教界的認同。如「菩薩」的說法，

或是「三十二相」、「如來十力」、「五上分結」等，都不是部派誦本的共說。這需要進一步的從佛教史獻的考證中，確認出「異說」是出自何時或何處的新說。

2-2-2-4-2 「五事異法」促成《舍利弗阿毘曇》的傳出

(1) 從「五事異法」看《舍利弗阿毘曇》的傳出

在佛滅後 116 年「五事異法」的論爭中，佛教僧團對於「阿羅漢證量」的主張分歧，而分裂為不同主張的三大部系。阿難系僧團是主張「阿羅漢無漏，佛陀與阿羅漢的證量等同」，優波離師承的大眾部系是承續大天的「五惡見事」，主張「阿羅漢有漏，阿羅漢證量不如 佛陀」，優波離師承分別說部系則是受阿育王影響，採取平衡雙方、折衷兩者的立場，主張「阿羅漢無漏，阿羅漢的證量不如 佛陀」。這可以在傳說是目犍連子帝須舉行自部結集時，集出的《論事》中得到證明。見分別說系錫蘭銅鑠部《論事》『果智論』¹：

「此處，言『諸佛依諸有情之得聖果而說法，聲聞亦然』，依此之共通而『如諸佛，聲聞亦依有情於得果而有智』之彼等邪執。」

因此，從分別說部系及大眾部系共同主張「阿羅漢證量不如 佛陀」，並且分別說部系及大眾部系都有「菩薩」的部義中，可以推知「阿羅漢證量不如 佛陀」的信仰主張，應當就是促成「將成就 佛陀之前的修證階段稱為菩薩，菩薩修證成就高於阿羅漢」之教說的發生要素。

(2) 神化佛陀的教義傳出

(2-1) 信仰典範的轉變

在前面引據《舍利弗阿毘曇》卷八²的內容中，不僅提到「菩薩人」是「三十二相成就；不從他聞，不受他教，不請他說，不聽他法，自思、自覺、自觀」，又提到「當成就如來十力、四無所畏」，也提

到「無餘斷，是名阿羅漢人」，但是阿羅漢「不具三十二相，不成就如來十力、四無所畏」。可見《舍利弗阿毘曇》的說法，正契合主張「阿羅漢無漏，阿羅漢的證量不如 佛陀」的分別說部系。

據分別說系銅鑠部《相應部》『蘊相應』58 經、『諦相應』11 經的傳誦，同樣的傳誦是在阿難系說一切有部《相應阿含》75,379 經，兩部聖典的「修多羅」都是共說，共同指出 佛陀與阿羅漢的證量都是「於五受陰生厭、離貪、滅盡、解脫」，差別在於 佛陀是「未曾聞法，能自覺法」、「於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本所未曾聞法，當正思惟時，生眼、智、明、覺」，而聲聞聖者阿羅漢則是「聞法正覺」。

可見在原始的佛法中， 佛陀與阿羅漢的證量都是「於五受陰生厭、離貪、滅盡、解脫」，修證的次第也都是成就「四聖諦三轉、十二行」，具足正覺、離貪、慈悲喜捨、解脫、三藐三菩提等證量。在 佛陀的親說法教當中，佛陀與阿羅漢的證量沒有不同，唯一差別的是在「成就正覺的修學環境」。

佛陀與阿羅漢的差異，不在正覺、離貪、慈悲喜捨、解脫、三藐三菩提等證量上，只在「獨力覺悟」與「聞法而覺」的差別。因此，在出於後世的『本生』故事中，描述 釋迦佛陀的過去生事蹟時，都是無有「聽聞因緣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及四聖諦」的學習經歷，即使是分別說部傳出的《舍利弗阿毘曇》，談到有關 佛陀過去「未正覺為菩薩時」，也都還遵循原始教說的意旨，說是「不從他聞，不受他教，不請他說，不聽他法，自思、自覺、自觀」。

另在《相應部》『預流相應』5 經、『因緣相應』16 經的傳誦，阿難系說一切有部《相應阿含》843,364 經，兩部聖典也都是共說，聲聞弟子是先「親近善知識，聽聞正法」之後，再進一步的「如理作意（專精禪修，觀十二因緣）」，最後得以「法次法向

（於緣生的五陰，離貪、斷愛、向於捨，滅生死苦）」的成就解脫、三藐三菩提。因此，在「五事異法」的論爭中，阿難師承才根據古來的經說法教，主張「阿羅漢無漏，佛陀與阿羅漢的證量等同」，既反對大天的「五惡見事」，也不同意分別說部、大眾部主張的「阿羅漢證量不如 佛陀」。

由於分別說部系及大眾部系都主張「阿羅漢證量不如 佛陀」，後世的佛教才有了理想化、神化 佛陀的教義出現，這就是「三十二相」與「如來十力、四無所畏」的部派義說。

（2-2）「三十二相」的傳出

「三十二相」的說法，在阿難系說一切有部《相應阿含》與分別說系銅鑊部《相應部》的古老『七事修多羅』經說中，都無有經文提到。但是分別說系飲光部傳誦的漢譯《別譯雜阿含》第 97 經（原經名是《別譯相應阿含》），確有「三十二相」的信仰，可是《別譯相應阿含》的內容不是完整的誦本，目前有的經篇不是屬於早期集成的「修多羅」。因為「第一次結集」集成的『七事修多羅』，是在《相應阿含》與《相應部》中，而在不同部派傳誦的誦本中，都無有「三十二相」的說法，可見「三十二相」不是出自「第一次結集」的集成。

此外，在分別說系銅鑊部《中部》（91）梵摩經 *Brahmayusuttam*³ 提到「汝優多羅！於我等之經典中，相傳有三十二大人之相。成就此等之諸相之大人，唯有二趣而無他：若為在家，則為轉輪王，如法之法王也。……如彼由在家出家為無家之生活，則將為應供、等正覺者。」

另在阿難系說一切有部《中阿含》（59）『三十二相經』⁴，也是說「大人成就三十二相，必有二處真諦不虛。若在家者，必為轉輪王。……如法法王成就七寶。……若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必得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又《中

阿含》（161）『梵摩經』則同於《中部》（91）梵摩經的說法，提到「三十二相」。

因為從古老的『七事修多羅』，再增新集出『祇夜』及『記說』，又在「第二次結集」分類編集成四部聖典。因此，在《相應阿含》與《相應部》無有「三十二相」，而《中阿含》與《中部》卻共說有「三十二相」，可見「三十二相」應是出自後世學人的編纂。

但是「三十二相」傳出的時間，是在佛滅後百年間？或是佛滅後百年「第二次結集」編集成四部聖典的時代？或者是佛滅後 116 年，佛教發生部派分裂以後才傳出？問題的答案是需要再探討。

由於「菩薩」的說法，是部派分裂以後，才由分別說部傳出，大眾部則接受此說，而當時阿難系僧團是無有此說，所以在阿難系傳承的《相應阿含》與《中阿含》都無有「菩薩」的說法（有部時代自編的 1177 經除外）。從《中阿含》的探究中，發現《中阿含》有「三十二相」的說法，卻無有「菩薩」的語詞、見解。試想：應當是先有「菩薩」的信仰，才會發展出「菩薩」的修證方法及果德境界的教說。何以《中阿含》無有「菩薩」的語詞、見解，卻會有「三十二相」的說法？如此可知，《中阿含》當中的「三十二相」教說，絕不是阿難系僧團原有的傳誦，應當是在阿難系學眾的迦旃延尼子，受到分別說部系《舍利弗阿毘曇》的影響，分化出說一切有部以後，才將《舍利弗阿毘曇》主張的「三十二相」融入阿難系原有的誦本中，而漢譯《中阿含》（161）『梵摩經』應當就是取自分別說部系傳誦的《中部》（91）梵摩經 *Brahmayusuttam*。

因此，「三十二相」和「菩薩」的說法，應當都是出自佛滅後 116 年，佛教發生部派分裂以後的時代，由分別說部系自部編集的《舍利弗阿毘曇》傳出。

此外，在分別說系法藏部傳誦的漢譯《長阿含》第一經，詳細說了「三十二相」⁵的內容，而內容是極理想化及超人化。如第十六的「胸有萬（卍）字」。據學界的研究，卍字是「火」的象形圖文，是雅利安文明的一部份，後來印度奧義書思潮下的耆那教，也是將卍字當做神聖的符號，置放在耆那教的宗教場域，或是耆那教聖者大雄的胸前。如此可見，「三十二相」是出自後世的說法，是印度許多宗教信仰及傳統文化的結合，絕不是佛教的教說。大眾系（可能是說出世部）傳誦的漢譯《增壹阿含》，也有「三十二相」的傳誦。如《增壹阿含》（3）⁶：「滿財長者遙見世尊從遠來，諸根憊怕，世之希有，淨如天金，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從不同部派傳誦的四部聖典的對照中，可以知道「菩薩」與「三十二相」是配套的新教說，純屬某些部派自部編集傳出的「部派部義」。這應是出自分別說部的編集，大眾部系接受傳誦，但略有不同，而阿難系僧團則不接受此等「部義新說」。

（2-3）「如來十力」的傳出

關於「如來十力」的內容，根據《相應阿含》684經的說法，是指：

「何等為如來十力？謂如來處非處如實知，是名如來初力。若成就此力者，如來、應、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智，轉於梵輪，於大眾中能師子吼而吼。復次、如來於過去、未來、現在，業法受、因事報如實知，是名第二如來力。……復次、如來、應、等正覺，禪、解脫、三昧、正受，染惡、清淨處淨如實知，是名如來第三力。……復次、如來知眾生種種諸根差別如實知，是名如來第四力。……復次、如來悉知眾生種種意解如實知，是名第五如來力。……復次、如來悉知世間眾生種種諸界如實知，是名第六如來力。……復次、如來於一切至處道如實知，是名第七如來力。……復次、如來於過去宿命種種事憶念，從一生至百千生，從一劫至百

千劫，我爾時於彼生，如是族，如是姓，如是名，如是食，如是苦樂覺，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壽分齊，我於彼處死此處生，此處死彼處生，如是行、如是因，如是方宿命所更，悉如實知，是名第八如來力。……復次、如來以天眼淨過於人眼，見眾生死時、生時，妙色、惡色，下色、上色，向於惡趣、向於善趣，隨業法受，悉如實知。此眾生身惡業成就，口、意惡業成就，謗毀賢聖，受邪見業，以是因緣，身壞命終墮惡趣，生地獄中。此眾生身善行，口、意善行，不謗賢聖，正見業法受，彼因、彼緣，身壞命終，生善趣天上，悉如實知，是名第九如來力。……復次、如來諸漏已盡，無漏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身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是名為第十如來力。若此力成就，如來、應、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智，能轉梵輪，於大眾中師子吼而吼。如此十力，唯如來成就，是名如來與聲聞種種差別。」

然而，說一切有部《相應阿含》684經的說法內容，經文前段是《相應阿含》75經及《相應部》『蘊相應』58經的共同教說，指出佛陀與阿羅漢的差異，是在「佛陀未曾聞法，能自覺法」，而阿羅漢是「聞法正覺」，在《相應阿含》684經的後段，又另外說了「如此十力，唯如來成就，是名如來與聲聞種種差別」。但是說一切有部傳誦的《相應阿含》684經，卻是分別說系銅鑄部《相應部》無有的經說，是屬於自部孤經的傳誦，不是《相應阿含》與《相應部》的共說。此外，《相應阿含》684經的說法內容，前段同於相應阿含75經及《相應部》『蘊相應』58經的共同教說，而後段說的「如此十力」內容，卻是分別說系銅鑄部《增支部》『十集』21經的內容。

由此可見，《相應阿含》684經的內容，是《相應部》『蘊相應』58經與《增支部》『十集』21經，加以連接一起而形成的經篇，既不是阿難系的原來傳誦，也不是原阿難系與分別說部的共同傳誦。所以《相應阿含》684經應當是出自說一切有部時代的增新，也就是融攝分別說部《舍利弗阿毘曇》提倡的

「如來十力」後，才有的新經篇。其餘在《相應阿含》701~703 經中，也有提到「如來十力」，但是701 經就是分別說系銅鐸部《增支部》『十集』21 經，702,703 經則是有部獨傳的孤經，應當是出自說一切有部時代的增新。

「如來十力」的編纂，純是出自對神化、理想化佛陀的崇仰及想像，這是將許多世俗的期待與想像，予以體現到「神格化佛陀」上，編造出超乎因緣及實際的聖者。例如：「如來十力」的第二力，內容是「如來於過去、未來、現在，業法受、因事報如實知」。這是說佛陀對於過去、現在的因緣事報，乃至尚未發生的「未來因緣事報」都能如實知。這不僅是超乎現實的想像，也是不同「緣生則無常」的佛法核心教說，變成宿命論下的幻想產物。

（3）「緣覺人」的新典範

在《相應阿含》1227 經有提到「如來十力」，特別的是此經說到「緣覺」，這是《相應阿含》唯一提到「緣覺」的經篇。經文如下：

「羅漢比丘諸漏已盡，離諸重擔，所作已作，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智心善解脫，彼亦歸盡，捨身涅槃。若復緣覺善調、善寂，盡此身命，終歸涅槃。諸佛世尊十力具足，四無所畏，勝師子吼，終亦捨身取般涅槃。」

「緣覺」，在分別說部傳誦的《舍利弗阿毘曇》中，除了「菩薩」、「三十二相」、「如來十力、四無所畏」以外，也有說到另一種聖者典範——緣覺人。據《舍利弗阿毘曇》的說法，「緣覺人」勝於阿羅漢，但不如 佛陀、菩薩，因為「不成就具足三十二相、非知見無上最勝正覺，非成就如來十力、四無所畏」。見《舍利弗阿毘曇》卷八⁷：

「云何緣覺人？若人三十二相不成就；亦不從他聞，不受他教，不請他說，不聽他法，自思、自覺、自觀，上正決定，得須陀洹果、斯陀含

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於一切法心，無礙知見心，得自在心，得自力自在心，豪尊勝貴自在，非知見無上最勝正覺，非成就如來十力、四無所畏、大慈轉於法輪，是名緣覺人。」

「緣覺」，又被稱獨覺（pacceka-buddha），音譯為「辟支佛」，意為「獨力覺悟緣起法的覺者」。在《相應阿含》635 經的後續經誦，有「得阿羅漢，得辟支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經句。另在《相應阿含》393 經的後續經誦，有「若得辟支佛道證，彼一切知四聖諦故」的經句，在《相應阿含》1233 經也有「彼摩訶男過去世時，遇多迦羅尸棄辟支佛，施一飯食，非淨信心」的經句。

獨覺 pacceka-buddha，音譯為「辟支佛」，原意是「獨力覺悟因緣法的覺者」，因為是「覺悟因緣法」而被稱「緣覺」。在佛陀原說的教導中，佛陀是「未曾聞法，能自覺法」，而聲聞聖者阿羅漢是「聞法正覺」。因此，凡是「未曾聞法，能獨力覺法」的覺者，就是 佛陀。在 佛陀的教說中，能夠「未曾聞法，能自覺法」的獨力覺悟者，不是只侷限 釋迦佛陀一人而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在此世界、或其他方世界，應是「可能有」許多「未曾聞法，能自覺法」的 佛陀。這些目前未識、未知、未見的「獨力覺法」的覺者，因為不知其名及姓，通稱為「獨力覺法的覺者（辟支佛 pacceka-buddha）」，也就是「未曾聞法，能自覺法」的佛陀。

此外，根據《相應阿含》296 經及《相應部》『因緣相應』20 經的共同教說， 釋迦佛陀是「見十二因緣法」而成就正覺。

《相應阿含》296：「云何為因緣法？謂此有故彼有，謂緣無明行，緣行識，乃至（緣生有老死），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云何緣生法？謂無明、行……。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彼如來自所覺知，成等正覺，為人演

說，開示、顯發，謂緣無明有行，乃至緣生有老死。」

《相應部》12.20：「諸比丘！我為汝等說緣起及緣生之法，……何為緣起耶？諸比丘！緣生而有老死。如來出世，或如來不出世，此事之決定，……如來證於此，知於此。證於此、知於此，而予以教示宣佈，詳說、開顯，……諸比丘！緣無明而有行。如來出世、或不出世，此事之決定，……如來證知此，已證知而予以教示宣佈，詳說、開顯、分別以明示。」

另在《相應阿含》846-2,256 經及《相應部》『預流相應』28 經的共說中，說到聲聞聖者須陀洹（預流）也是「見十二因緣法」，而成就正覺。

《相應阿含》846-2：「若比丘於五恐怖、怨對休息，三事決定不生疑惑，如實知見賢聖正道，彼聖弟子能自記說：地獄、畜生、餓鬼惡趣已盡，得須陀洹，不墮惡趣法，決定正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邊。……何等為聖道如實知見？謂十二支緣起如實知見。如所說：是事有故是事有，是事起故是事起，如緣無明行，緣行識，緣識名色，緣名色六入處，緣六入處觸，緣觸受，緣受愛，緣愛取，緣取有，緣有生，緣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是名聖弟子如實知見。」

《相應部》55.28：「聖弟子當止息五種怖畏、怨讎，成就四種預流，以慧善觀聖理，善通達時，若心欲者，則自得記別，而曰：「於我地獄滅盡、畜生滅盡、餓鬼趣滅盡、惡生、惡趣、墮處滅盡，而得預流，墮法滅、決定、趣向等覺。……以何為慧善觀聖理，善通達之耶？……謂：緣無明生行，緣行生識，……緣生老死愁悲苦憂惱。如是，此為一切苦蘊之集起。又：無明無餘離滅故行滅，……生滅故老死愁悲苦憂惱滅。如是，此為一切苦蘊之滅。」

根據《相應阿含》256,103 經及《相應部》『蘊相應』126 經、『因緣相應』21 經，「見十二因緣

法」就是成就明、斷無明。

《相應阿含》256：「所謂明者是知，知者名為明。又問：何所知？謂色生、滅法，色生、滅法如實知；色無常，色無常如實知；色磨滅法，色磨滅法如實知。（受……；想……；行……；）識生、滅法，識生、滅法如實知；識（無常），識無常如實知；識磨滅法，識磨滅法如實知。」

《相應阿含》103：「於五受陰，增進思惟，觀察生、滅：此色，此色集，此色滅；此受……。想……。行……。此識，此識集，此識滅。於五受陰如是觀生、滅已，我慢、我欲、我使一切悉除，是名真實正觀。」

《相應部》22.126：「於此處有有聞之聖弟子。有色集法者，如實知有色集法。有色滅法者，如實知有色滅法。有色集、滅法者，如實知有色集、滅法。有受集法者…乃至…有想集法者…乃至…有行集法者…乃至…有識集法者，如實知有識集法。有識滅法者，如實知有識滅法。有識集、滅法者，如實知有識集、滅法。比丘！說此為明，如是為明人。」

《相應部》12.21：「色如是如是，色之集如是如是，色之滅如是如是；受如是……；想如是……；行如是……；識如是如是，識之集如是如是，識之滅如是如是。……即緣無明有行，緣行有識……如是此是全苦蘊之集。依無明之無餘，依離貪滅乃行滅，依行滅乃識滅……如是此為全苦蘊之滅。」

此外，佛滅百年間增新傳出的『本事』，談到毘婆尸佛等過去六佛的正覺因緣時，也是說毘婆尸佛等六佛是「見十二因緣」成就正覺。見《相應阿含》366 經、《相應部》『因緣相應』4~9 經：

《相應部》12.4：「諸比丘！毗婆尸世尊、應供、正等覺者正覺之前，尚未成正覺，……生是思念：何故有老死？緣何有老死耶？……如是，緣無明有行、緣行而有識……如是此是全苦蘊之



集。諸比丘！「是集、是集，」於是毗婆尸（菩薩）聞前所未聞之法，眼生、智生、慧生、明生、光生。……此無明滅乃行滅，行滅乃識滅……如是此全苦蘊滅。諸比丘！「是滅也、是滅也，」於是毗婆尸（菩薩）聞前所未聞之法，眼生、智生、慧生、明生、光生。」七佛之昭說，亦復如是。

《相應阿含》366：「世尊告諸比丘：毘婆尸佛未成正覺時，獨一靜處，專精禪思……即自觀察：何緣有此老死？如是正思惟觀察，得如實無間等起知，有生故有此老死，緣生故有老死。……如實無間等起觀察：取法味著、顧念，緣觸愛所增長。當知緣愛取，緣取有，緣有生，緣生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是純大苦聚集。……如毘婆尸佛，如是尸棄佛，毘濕波浮佛，迦羅迦孫提佛，迦那迦牟尼佛，迦葉佛，皆如是說。」

因此，在佛陀的教導中，「未曾聞法，能自覺法」的獨力覺悟者就是佛陀，也通稱是 *pacceka-buddha* 辟支佛。佛陀是依靠「獨」力「覺」悟的覺者，所謂的「*pacceka-buddha* 辟支佛」絕不是後世曲解的「在覺悟後，獨享正覺的利益，不利度眾生」的某種聖者典型。由於佛教說的覺悟者，不論是獨力覺悟的佛陀，或是聲聞聖者，都是「見十二因緣」而正覺，所以「緣覺」應當是指「見十二因緣而正覺」的意思，不能作為某種聖者典範的稱謂。「緣覺」絕不是指佛陀、阿羅漢以外，另一種聖人典範。若將語意是「獨力覺悟者」的 *pacceka-buddha*（辟支佛），專門稱為「見十二因緣而正覺」的「緣覺人」，應當是語義及佛法上的雙重「誤解」，是很不妥當的說法。

（4）「五上分結」的傳出

在佛陀的教法中，生死輪迴是緣於無明及渴愛，而修行必是先見「因緣法」，而「唯有斷無明以後，才稱得上是聖者」。見大正藏《雜阿含》296,256,103經、南傳《相應部》『因緣相應』21經及『蘊相應』

126經⁸：

《雜阿含》296經：「我今當說因緣法及緣生法。云何為因緣法？謂此有故彼有，謂緣無明行，緣行識，乃至（緣生有老死），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云何緣生法？謂無明、行……。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彼如來自所覺知，成等正覺，為人演說，開示、顯發，謂緣無明有行，乃至緣生有老死。」

《相應部》『因緣相應』21經：「如來……作獅子吼，轉梵輪，濟度眾生。〔所謂〕：色如是如是，色之集如是如是，色之滅如是如是；受……；想……；行……；識如是如是，識之集如是如是，識之滅如是如是。……即緣無明有行，緣行有識……如是此是全苦蘊之集。依無明之無餘，依離貪滅乃行滅，依行滅乃識滅……如是此為全苦蘊之滅。」

《相應部》『蘊相應』126經：「比丘！於此處有有聞之聖弟子。……有色集、滅法者，如實知有色集、滅法。有受集、滅法者……；有想集、滅法者……；有行集、滅法者……；有識集、滅法者，如實知有識集、滅法。比丘！說此為明，如是為明人。」

佛陀的教導是先見集法與滅法，得明、斷無明，了知緣生法無常，而後斷渴愛、解脫。見南傳《相應部》『道相應』1經、大正藏《雜阿含》749經⁹：

《雜阿含》749經：「若起明為前相，生諸善法時，慚、愧隨生；慚愧生已，能生正見。正見生已，起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次第而起。正定起已，聖弟子得正解脫貪欲、瞋恚、愚癡；如是聖弟子得正解脫已，得正知見：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明見「十二因緣」就是斷無明的須陀洹，已斷無明才能斷除五蘊是我、我所的妄見——身見¹⁰，對佛、法、僧與生死輪迴無有疑惑——斷疑¹¹，了知

「唯有遠離貪愛，才是滅苦的正道」，得於聖道如實知見——斷戒禁取，也不再在地獄、惡鬼、畜牲等三惡趣的苦報，同時「最多僅有人、天趣中七次的生死」，即達致生死輪迴的滅盡。見分別說系銅鑠部傳誦的《相應部》『預流相應』28 經及『根相應』53 經、大正藏《雜阿含》845 經¹²：

『預流相應』28 經：「居士！聖弟子當止息五種怖畏、怨讎，成就四種預流，以慧善觀聖理，善通達時，若心欲者，則自得記別，而曰：「於我地獄滅盡、畜生滅盡、餓鬼趣滅盡、惡生、惡趣、墮處滅盡，而得預流，墮法滅、決定、趣向等覺。……居士！於此有聖弟子，對緣善作意，而曰：「彼有故此有，彼生故此生，彼無故此無，彼滅故此滅。」謂：緣無明生行，緣行生識，緣識生名色，緣名色生六處，緣六處生觸，緣觸生受，緣受生渴愛，緣渴愛生取，緣取生有，緣有生生，緣生生死愁悲苦憂惱。如是，此為一切苦蘊之集起。無明無餘離滅故行滅，行滅故識滅，識滅故名色滅，名色滅故六處滅，六處滅故觸滅，觸滅故受滅，受滅故渴愛滅，渴愛滅故取滅，取滅故有滅，有滅故生滅，生滅故老死愁悲苦憂惱滅。如是，此為一切苦蘊之滅。」

『根相應』53 經：「諸比丘！此處有有學之比丘，對此為苦亦如實知，此為苦集亦如實知，此為苦滅亦如實知，此為順苦滅道亦如實知。」

《相應阿含》845 經：「若比丘於五恐怖、怨對休息，三事決定不生疑惑，如實知見賢聖正道，彼聖弟子能自記說：地獄、畜生、餓鬼惡趣已盡，得須陀洹，不墮惡趣法，決定正向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究竟苦邊。何等為五恐怖、怨對休息？若殺生因緣罪，怨對恐怖生，若離殺生者，彼殺生罪怨對因緣生恐怖休息。……若離偷盜，邪淫，妄語，飲酒罪，怨對者因緣恐怖休息。……何等為三事決定，不生疑惑？謂於佛決定離於疑惑，於法、僧決定離疑惑，是名三法決定離疑惑。何等

名為聖道如實知見？謂此苦聖諦如實知，此苦集聖諦，此苦滅聖諦，此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是名聖道如實知見。」

因此，凡是多生多世流轉生死者¹³，即是出於「無明」未斷的緣故，而「無明未斷就是生死凡夫」。這是《雜阿含》與《相應部》的共說，不僅是古來僧團的共同傳誦，也是分別說部承認的傳誦。

然而，《舍利弗阿毘曇》除了推動原始經法所無有的「菩薩信仰」以外，更為了合理化「菩薩勝於阿羅漢」的新說法，修改了古來傳統的經法傳誦，提出「五上分結」的新說法，將「無明」改成最後斷。

當審視現今分別說系銅鑠部傳誦的《相應部》¹⁴、《中部》，分別說系法藏部傳誦的漢譯《長阿含》¹⁵，以及大眾部傳誦的《增一阿含》¹⁶，都有一共同的特別說法，那就是將「無明」改成最後斷的煩惱。此一迥異於佛陀教法的傳誦，就是「五上分結」——色愛、無色愛、掉、慢、無明。這是主張修行先斷身見、疑、戒取、貪欲、瞋恚，最後才斷所謂的「五上分結」，此即是「無明」最後斷的教說根據。

但是，「五上分結」的說法，在阿難系說一切有部的傳誦，相當於《相應部》、《中部》的漢譯《相應阿含》、《中阿含》中，卻不曾見到。說一切有部傳誦的《相應阿含》，無有優波離系的「五上分結」，只有在百年內增新傳誦的『記說』中，有著「九結」的說法而已！見《相應阿含》（《雜阿含》）490 經¹⁷：

「結者，九結：謂愛結，恚結，慢結，無明結，見結，他取結，疑結，嫉結，慳結。」

在漢譯《相應阿含》中，唯一提到優波離系主張的「五上分結」——色愛、無色愛、掉、慢、無明，卻共同和「欲愛」放在一起的說法，是在現今大正藏《相應阿含》270 經，但是此經中無有說是「五上分結」。見漢譯《相應阿含》270 經：

「無常想修習、多修習，能斷一切欲愛、色愛、無色愛、掉、慢、無明。……若比丘於空露地，若林樹間，善正思惟，觀察色無常，受、想、行、識無常；如是思惟，斷一切欲愛、色愛、無色愛、掉、慢、無明。」

另與此經相當的優波離師承分別說系銅鐸部傳誦的《相應部》「蘊相應」102經，則是說為「欲貪、色貪、有貪、無明、慢」，兩部經說間並無全然的共識。見《相應部》「蘊相應」102經¹⁸：

「諸比丘！以修習無常想，多習者，永盡一切欲貪，永盡一切色貪，永盡一切有貪，永盡一切無明，永斷一切我慢。……諸比丘！如何修習無常想？如何多修習者，永盡一切欲貪…乃至…永斷一切我慢耶？此是色，此是色之集，此是色之滅，此是受……想……行……識之集，此是識之滅。」

對照《雜阿含》270經與《相應部》「蘊相應」102經，主張「五上分結」的《相應部》，在此篇經文中，反而未見到「五上分結」的「掉」，而無有「五上分結」的《雜阿含》，卻在此篇經文中，意外的提到被優波離系稱為「五上分結」的色愛、無色愛、掉、慢、無明。此外，《雜阿含》270經中所說，是以修「無常想」來作為斷除「欲愛、色愛、無色愛、掉、慢、無明」的方法，但在《相應部》「蘊相應」102經中，雖有說「修無常想」得「永盡一切欲貪、色貪、有貪、無明、慢」，卻是特別說明需要採取「觀五蘊集與滅」，作為「修習無常想」的方法。《雜阿含》270經的說法，不僅違反《雜阿含》262經及本身傳誦其餘諸經的修行次第，也不合於《雜阿含》及《相應部》的共說。反觀提倡「五上分結」的《相應部》，反而清楚無誤的強調「以因緣觀來建立無常想」。如是可知，《雜阿含》270經的說法，應是傳誦此經的說一切有部，對此經的內容「有所修改」了。

說一切有部初期的立場與主張，同時也加入了公元前二世紀有部接受『發智論』的見解以後，所作的

增新與改變。阿難系分裂為雪山部及說一切有部以後，北印迦濕彌羅的說一切有部，在公元後二世紀集出《大毗婆沙論》時，「五上分結」的說法也不是毫無「爭議」，當時犍陀羅（罽賓 Kaśpīra）¹⁹一帶的僧團就無有此說。見《阿毘曇毘婆沙論》卷二十七²⁰：

「云何結法？答言：九結及五上分結中掉是也。云何非結法？答言：除九結及五上分結中掉，餘法是也。罽賓沙門，非如是說。問曰：何故罽賓沙門非如是說？答曰：罽賓沙門應如西方沙門所說，而不說者，有何意耶？答曰：以掉是壞想，或少分是結、少分非結……」

「五上分結」的傳誦，南傳分別說系的《相應部》與阿難系漢譯的《相應阿含》，兩者不同調的，「五上分結」是南傳《相應部》有之，但在《相應阿含》則無有的說法。這是佛滅後116年，出自優波離師承毘舍離僧團的摩訶提婆（大天），舉出「五事異法」以貶謫阿羅漢的證量，造成阿難系僧團起而反對，而優波離師承之優禪尼僧團妥協附和毘舍離僧團「阿羅漢不圓滿」的異說，此後僧團即分裂為彼此對抗的兩系、三大部派。優波離系僧團為了貶謫阿羅漢，合理化「神格理想化 佛陀——菩薩」的信仰，編造「五上分結」的新說法，主張「無明最後斷」。然而，「五上分結」的主張，認為修行的最終一步，如以度生為先，可以立意「慢慢斷無明」，不急於證涅槃，或者是立意「疾斷無明，速證解脫」。

由此可知，須陀洹是已見因緣法、四聖諦，斷無明及三結的聖弟子。此外，後世有「無明先斷一部份，再漸漸斷盡無明」的說法，或是以為「無明是最後斷」者，是指得到「解脫知見」。這兩種主張「無明後斷」，近似而不同的說法，都是「無法釐清古、新經說，未能辨明經說真假」的學人，在「古新混淆不清」之下，試圖「圓融古義與新說之間的矛盾」，所作出的「詮釋法」而已！

根據阿難系及優波離系兩部僧團傳誦的共說，傳

統經法對於「無明」的定義，「明」是指見因緣法、八正道（統稱四聖諦）。這見證於大正藏《相應阿含》256,257,845,846 及次經；《相應部》『因緣相應』20 經、『蘊相應』126 經。當見五受陰的生法、滅法（十二因緣的集法與滅法），也就是如實知「五陰如何起、如何滅」以後，才能進一步的正見「五陰是緣生法」，而「緣生法則無常、苦」，應當於緣生的五陰「離貪、斷愛」才能斷苦。如是先如實知五陰生、滅法，再於五陰離貪愛，心解脫、斷生老病死苦。見大正藏《相應阿含》49²¹,6 經：

《相應阿含》49 經：「佛告阿難：「……色是生、滅法，受、想、行、識是生、滅法。知色是生、滅法者，名為知色；知受、想、行、識是生、滅法者，名為知（受、想、行、）識。」

《相應阿含》6 經：「諸比丘！於色若知、若明、若離欲貪，心解脫者，則能越生老病死怖。如是受、想、行、識，若知、若明、若離欲貪，心解脫者，則能越生老病死怖。」

因此，得明、斷無明，既不是斷貪愛的「解脫」，也絕不會是「解脫知見」。若以修證次第而言，是先斷貪、瞋、癡之後，自知已斷苦之集，而自證知已苦盡，此可從 佛陀所說之「四聖諦，三轉、十二行」可知，所以應先斷無明與貪愛，通達解脫，才有解脫知見。如果以為得明、斷無明，是為解脫知見，這豈不成為無明未斷，而先得解脫？但試問：無明未斷，何有解脫？又在《相應部》中，說明「得解脫智」的條件，需於「內解脫，依一切取滅，住正念故，諸漏不隨增」，當知先有解脫，才能得解脫智。見《相應部》『因緣相應』32 經²²：

《相應部》『因緣相應』32 經：「大德！若如是問我：『友！舍利弗如何知、如何見、自得智、稱說知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再有生。』大德！如是問我，應如是答：友！生乃有因，依其因滅，於其因盡，則知生已盡。於因之

盡，知生已盡，而『知：生已盡，梵行已立，應作已辦，更不有生。』……佛陀：舍利弗！如何自稱得解脫智，知生已盡，梵行已立，應作已作，更不再有生耶？……我於內解脫，依一切取滅，住於正念。住正念故，諸漏不隨增，我不認我。」

此外，又有以為貪愛也是無明，貪愛最後斷，所以無明是最後斷。這是認為須陀洹先斷少分無明，至阿羅漢才徹底斷盡無明，也是主張「無明漸漸斷盡」的一種說法。抱持此說者，多是將初期的傳誦與後期的增新、論說，一概的信守持受，既不知釐清古新分野，又要將原來的傳誦與新說的矛盾，加以圓融解釋，而發展出「四不像」的錯見。試問：貪愛包含於無明中，也屬無明，此說是出於何經呢？不論是古說或新義，都是無明與貪愛分別陳述，即使在「五上分結」的學說中，也是將「十結」的「身見、疑、戒禁取、貪欲、瞋恚」及「色愛、無色愛、掉、慢、無明」，各各分別不同陳述，未曾說無明與貪愛皆屬無明。因此，「貪愛屬無明」及「無明漸漸斷」的說法，純屬古、新傳誦混淆不清，又試圖將矛盾予以圓融解釋的錯解而已！這不僅無助於釐清法義與修證次第，更製造出新的誤會與問題。

在說一切有部傳誦的《相應阿含》中，雖然無有「十結」或「五上分結」的主張及語詞，卻有「五下分結」的主張及語詞。見大正藏《相應阿含》64,387,393-5,814 經：

《相應阿含》64 經：「世尊！斷五下分結已，云何漏盡，無漏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具足住：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相應阿含》387 經：「諸比丘！云何無有關鍵？謂五下分結已斷、已知，是名離關鍵。」

《相應阿含》393-5 經：「五下分結盡，生般涅槃，阿那含不還此世，彼一切知四聖諦。」

《相應阿含》814 經：「三結盡，得須陀洹果；三結盡，貪、恚、癡薄，得斯陀含果；五下分結

盡，得阿那含果。」

在原始的教說中，是先見「十二因緣」、斷「無明（癡）」，接著正見「五陰是緣生法，緣生法則無常、非我」，斷身見（斷我見），對佛、法、僧無疑（斷疑），如實知見離貪、斷苦的八聖道（斷戒禁取），成就正覺四聖諦初轉、四行的慧解脫（須陀洹），具足慧根與信根²³。再依「四聖諦的明見（慧根）」，攝導精進實踐「出世間八正道」²⁴，修習具足四聖諦第二轉、四行，此為具足精進根、念根、定根。當「出世間八正道」修習滿足，正定成就²⁵，五根具足，斷貪欲、斷瞋恚，成就（心）解脫，具足解脫知見，已成就四聖諦第三轉、四行，現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²⁶。這是 佛陀教法當中，一切正覺、解脫、現證無上菩提者，不論是「無師自覺的佛陀」或「聞法正覺的聲聞人」，共同一致的修證次第。

因此，在「五下分結」及「五上分結」的說法中，「五下分結」主張的身見、疑、戒取、貪欲、瞋恚，是佛教原有說到的煩惱，但是「五上分結」的色愛、無色愛、掉、慢、無明，「無明」應是最先斷，「掉」原是屬五蓋之一²⁷，「色愛」、「無色愛」的說法，應當是為了和原有的「貪欲」搭配，作為解說印度苦行沙門主張的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生死業報的說法，而「慢」則不在原始經說中。

由於說一切有部的出現，是阿難系僧團的迦旃延尼子受到《舍利弗阿毘曇》的影響，寫出揉雜《舍利弗阿毘曇》主張的《發智論》（又稱八犍度論），《發智論》接受了「菩薩」、「五上分結」的說法，但又保持古來無有「三十二相」、「如來十力」、「緣覺人」的立場，成為折衷古老經說及《舍利弗阿毘曇》的說法。日後，阿難系迦旃延尼子學眾分出的說一切有部，既傳承《發智論》（有「菩薩」、「五上分結」，無「三十二相」、「如來十力」、「緣覺人」），又在傳誦的《相應阿含》、《中阿含》中，一方面保持阿難系無有「菩薩」、「五上分結」的古

老傳誦，另一方面又揉雜《舍利弗阿毘曇》的「三十二相」、「如來十力」、「緣覺人」說法。此外，《相應阿含》再將古老傳誦原有的身見、疑、戒取、貪欲、瞋恚，稱為「五下分結」，這才會造成說一切有部的《相應阿含》中，不見有「五上分結」的主張及說法，卻又有「五下分結」的語詞。如此一來，揉雜《舍利弗阿毘曇》主張的《發智論》與《相應阿含》、《中阿含》，即讓說一切有部的主張，相當的接近分別說部的思想。說一切有部的主張，是古義、新解相互混雜的狀況，才會內部陷於長達約三百年的辯論。

（5）建立菩薩信仰的《舍利弗阿毘達磨》

由於「菩薩」的說法，是佛初滅「第一次結集」、佛滅後百年間、佛滅後百年「第二次結集」都無有的說法，而分別說部是首先舉行「自部結集」的部派，《舍利弗阿毘曇》又是主張「阿羅漢無漏，阿羅漢的證量不如 佛陀」的分別說部系傳誦。如此得知，《舍利弗阿毘曇》的傳出，應當是在佛滅後 116 年之後的阿育王時代，是由目犍連子帝須領導優禪尼僧團舉行的「分別說部結集」時（最先舉行的部派結集），才集成的佛教第一部論，是屬於分別說部宣揚自派「部義」的「阿毘達磨（論、對法）」。分別說部應是先編集《舍利弗阿毘曇》作為建立自部思想的根據，後續才有破斥他部為主的《論書》集出。

因為《舍利弗阿毘曇》不是出自「第一次結集」及「第二次結集」的集成，若要在佛教界流傳，勢必會受到相當的質疑。分別說部為了建立《舍利弗阿毘曇》的權威地位，遂編造不實的事蹟來推崇《舍利弗阿毘曇》的地位。優波離系分別說系宣稱《舍利弗阿毘曇》的出處，是出自 佛陀上天為過逝的佛母摩耶夫人說法，而 佛陀在天界說「阿毘達磨」時，無有任何聲聞弟子同行，直到 佛陀返回人間後才傳於舍利弗，再由舍利弗傳於人間。因此，這部出自 佛陀說於天上，由舍利弗傳於人間的「阿毘達磨」，就稱為《舍

利弗阿毘達磨》（或稱《舍利弗阿毘曇》）。

這個由分別說部編纂出來的神話傳說，純是為了建立《舍利弗阿毘曇》的權威地位而編造。分別說部宣稱《舍利弗阿毘曇》是「佛陀在天上說的法」，是藉由「佛說」建立《舍利弗阿毘曇》的權威性；宣稱「佛陀上天說法時，無有聲聞弟子同行，返回人間傳予舍利弗」，應當只是為了「推崇出自佛說」，就必需「合理解釋第一次結集時，無有集出阿毘達磨的疑問」。因為如果《舍利弗阿毘曇》真是出自佛陀親說，為甚麼在「第一次結集」時的聖弟子沒有集出呢？分別說部用「佛上天說法，聲聞弟子無人同行」的說法，表明聖弟子都沒有上天聞法，不知佛說「阿毘達磨」，解釋了「第一次結集」時聖弟子沒有集出《舍利弗阿毘曇》的質疑。但是聲聞弟子既然無人知曉「阿毘達磨」，為甚麼又能傳於人間？分別說部用「佛傳予舍利弗」來解釋。這一說法應當是舍利弗被尊崇為「智慧第一」，又早於佛陀入滅而未能參加「第一次結集」，所以用「佛傳予舍利弗」的說法，既可以增加《舍利弗阿毘曇》的權威高度，又可以合理解釋「第一次結集」沒有集出《舍利弗阿毘曇》的疑問。

分別說部除了編集出《舍利弗阿毘曇》，提倡「菩薩」、「三十二相」、「如來十力」、「緣覺」、「五上分結（無明最後斷）」、「十二因緣依識的分位解說」等「部義」以外，還將這些「新出的部義」融入「第二次結集」集成的四部聖典當中，並且再創造出「提倡部義的新經說」，成為「自部的四部聖典誦本」。

在分別說部的分派當中，較早形成的印大陸化地部、法藏部、飲光部都是傳誦《舍利弗阿毘曇》。分化於錫蘭的銅鑠部（大寺派 Mahāvihāra-vāsin），在覺音論師的《善見律毘婆沙》提到「論藏」的內容，共有七部阿毘達磨。見《善見律毘婆沙》卷一²⁸：

「何謂阿毘曇藏？答曰：法僧伽、毘崩伽、陀

兜迦他、耶摩迦、鉢叉、遍伽羅拏那、迦他跋偷，此是阿毘曇藏。」

銅鑠部傳誦的「七部阿毘達磨」是：一、《法集論》（Dhamma-saṅgaṇi，譯名法僧伽，又稱《法聚論》）；二、《分別論》（Vibhaṅga-ppakaraṇa，音譯毗崩伽）；三、《界論》（Dhātu-kathā-ppakaraṇa，音譯陀兜迦他）；四、《人施設論》（Puggala-paññatti，音譯遍伽羅拏那）；五、《雙論》（Yamaka，音譯耶摩迦）；六、《發趣論》（Paṭṭhāna-ppakaraṇa，音譯鉢叉）；七、《論事》（Kathā-vatthu，音譯迦他跋偷）。銅鑠部《法集論》等六論，傳說是出自佛說，《論事》則說是目犍連子帝須的作品。銅鑠部的「七部阿毘達磨」都沒說是出自舍利弗的作品，但是增新編集的《小部》Kuddakanikāya，當中的『義釋』Niddesa 及『無礙解道』Paṭisambhidā，是被無畏山寺派 Abhayagirivihāra-vāsin（分化自大寺派）稱為「阿毘達磨」，可見『義釋』及『無礙解道』原來應當是「論」，也都被推崇是舍利弗的作品。

雖然分別說部僧團提倡的「菩薩」等新教說，得到大眾部的認同及支持（見漢譯《增壹阿含》²⁹），但是阿難系僧團的大力的反對，形成保持傳統教說的阿難系僧團，提倡新教說的優波離系分別說部、大眾部，兩大陣營對抗的局面。但是優波離系分別說部、大眾部，得到阿育王的全力支持，聲勢勝過保持傳統教說的阿難系僧團。

註解：

1. 見《論事》第二品 第十章：參《漢譯南傳大藏經》第 61 冊 p.182~224（臺灣元亨寺 1997 出版）
2. 見《舍利弗阿毘曇論》卷八：大正藏 T28 p.585.1-25~p.586.1-3
3. 見南傳《中部》（91）『梵摩經』：參臺灣元亨寺出版南傳大藏經
見漢譯《中阿含》（161）『梵摩經』卷四十一：參大正藏 T1 p.685.1-23~p.685.2-3

4. 見漢譯《中阿含》(59)『三十二相經』卷十一：參大正藏 T1 p.493.1-28~p.493.2-8
5. 見漢譯《長阿含》(1)卷一：參大正藏 T1 p.4.3-28；p.5.1-28~p.5.2-18
「說三十二相：一者足安平，足下平滿，蹈地安隱；二者足下相輪，千輻成就，光光相照；三者手足網縷，猶如鵝王；四者手足柔軟，猶如天衣；五者手足指纖，長無能及者；六者足跟充滿，觀視無厭；七者鹿膊腸，上下備直；八者鈎鎖骨，骨節相鈎，猶如鎖連；九者陰馬藏；十者平立垂手過膝；十一、一一孔一毛生，其毛右旋，紺琉璃色；十二、毛生右旋，紺色仰靡；十三、身黃金色；十四、皮膚細軟，不受塵穢；十五、兩肩齊亭，充滿圓好；十六、胸有萬字；十七、身長倍人；十八、七處平滿；十九、身長廣等，如尼拘盧樹；二十、頰車如師子；二十一、胸膺方整如師子；二十二、口四十齒；二十三、方整齊平；二十四、齒密無間；二十五、齒白鮮明；二十六、咽喉清淨，所食眾味，無不稱適；二十七、廣長舌，左右舐耳；二十八、梵音清徹；二十九、眼紺青色；三十、眼如牛王，眼上下俱眇；三十一、眉間白毫柔軟細澤，引長一尋，放則右旋螺如真珠；三十二、頂有肉髻。是為三十二相。」
6. 見漢譯《增壹阿含》『須陀品第三十』(3)卷二十二：參大正藏 T2 p.664.1-1~3
7. 見《舍利弗阿毘曇論》卷八：大正藏 T28 p.585.1-25~p.586.1-3
8. 參大正藏《雜阿含》296,256,103 經；南傳《相應部》『因緣相應』SN12.21 經、『蘊相應』SN22.126 經
9. 參大正藏《雜阿含》749,257,31,6 經；南傳《相應部》『道相應』SN45.1 經、『蘊相應』SN22.102,SN22.133-135,SN22.50,49 經
10. 參大正藏《雜阿含》57、570 經；南傳《相應部》『蘊相應』SN22.81 經、『質多相應』3 經
11. 參大正藏《雜阿含》419、420 經
12. 參大正藏《雜阿含》845 及次經,257 經；南傳《相應部》『蘊相應』SN22.126 經、『根相應』SN48.53 經
13. 參大正藏《雜阿含》403 經；南傳《相應部》『諦相應』SN56.21 經
14. 見《相應部》諸相應之『瀑流品』：如『道相應』180 經、『覺支相應』175 經、『念相應』93-103 經；元亨寺南傳大藏 第 17 冊 p.213,175,393
15. 參《長阿含》第八卷：大正藏 T2 p.51.2-12
16. 參大正藏《增一阿含》第四十二卷：大正藏 T2 p.780.3-9
17. 參大正藏《雜阿含》第 490 經 閻浮車所問序四十經之 16；見印順編著《雜阿含經論彙編》『舍利弗相應』17 經
18. 參大正藏《雜阿含》第 270 經：參印順《雜阿含經論會編

(上)》p.76~77

19. 罽賓沙門應是指說一切有系中的「重經者」，「重經者」不認同『發智論』以來，說一切有部重論的發展，主張以經為量。
依日本學者白鳥庫吉『罽賓國考』所說，《漢書》所謂的罽賓，在喀布爾河流域，應指以犍陀羅為中心之塞族的國家。東晉南北朝時代，罽賓之名轉成為迦濕彌羅的稱呼，此時代之後所翻譯的經論，皆稱迦濕彌羅國為罽賓。
20. 見《阿毘曇毘婆沙論》卷二十七：大正藏 T28 p.198.1
又「云何結法？答言：九結及五上分結中掉是也。云何非結法？答言：除九結及五上分結中掉，餘法是也。罽賓沙門，非如是說。問曰：何故罽賓沙門非如是說？答曰：罽賓沙門應如西方沙門所說，而不說者，有何意耶？答曰：以掉是壞想，或少分是結、少分非結，或於一人是結，或於一人非結，或時是結，或時非結。少分是結、少分非結者，色、無色界是結，欲界非結；或於一人是結，或於一人非結者，於聖人是結，於凡夫人非結；或時是結，或時非結者，聖人未離欲界欲非結，離欲界欲是結。以有如是壞相故，罽賓沙門，所以不說，如是因論生論。何故色、無色界掉立結，欲界掉不立？答曰：欲界是不定界，非修地，非離欲地，此中無如是定，為掉所亂，是故欲界掉不立於結。色、無色界是定界，是修地，是離欲地，彼中四枝、五枝定，為掉所亂，是故立結。如村落中，若村落邊住處，雖有大聲，不能作患。阿練若住處，雖復小聲，猶以為患，彼亦如是。」
21. 見大正藏《雜阿含》49 經；南傳《相應部》『蘊相應』22.37 經
22. 見《相應部》『因緣相應』12.32 經：臺灣元亨寺出版漢譯南傳大藏經第 14 冊 p.60,62；參大正藏《雜阿含》Ā644 經
23. 見大正藏《雜阿含》655 經；南傳《相應部》『根相應』48.52 經
24. 見大正藏《雜阿含》785 經；南傳《中部》(117)『大四十法經』
25. 參大正藏《雜阿含》749,257,31,6 經；南傳《相應部》『道相應』SN45.1 經、『蘊相應』SN22.102,SN22.133-135,SN22.50,49 經
26. 見大正藏《雜阿含》379 經；南傳《相應部》『諦相應』56.11 經
27. 見大正藏《雜阿含》611 經；南傳《相應部》『念處相應』47.5 經
28. 見《善見律毘婆沙》卷一：參大正藏 T24 p.676.1-10~13
29. 見大正藏《增壹阿含》卷三十四之(三)：參大正藏 T2 p.739.1-12~14
「我本未成佛道為菩薩行，坐道樹下，便生斯念：欲界眾生為何等所繫。」



都會學院 先期開教（下）

隨佛尊者 開示於佛正覺 2444 年/公元 2012/5/19、20

接續 24 期《正法之光》p.64-66
台灣 書記組/法壁記錄

前期摘要：

- 一、時節因緣已至，正法將在華人世界廣為弘開
- 二、盡今生因緣，培育菩提根苗，傳襲法教，為後世之導向
- 三、都會學院之學風
- 四、佛教徒的三顆毒丸：忍辱、隨緣、放下
- 五、隨正念、隨正見、行於正道，盡力在當前！
- 六、正覺解脫前，首要解決之大事

七、癡求欲名為愛

眾生因無明愚痴所障，對生命懷抱著「恆常、安樂、為我所有，並須常時維繫住穩定與適意狀態」的

希求，以致用盡心力所為，總不離對自我之維護。緣於這種內在的匱乏，不僅滋生錯置不當的欲求受其繫縛，甚而在內心裡認定是一生追尋的目標，致使面對生活時，總在真實與非真實；可行與不可行…之間混淆不清，佛陀在經典裡曾明白指出「癡求欲名為愛」，此等不合於現實，因愚痴所導致的貪愛與欲求，實是令我們不斷在痛苦中流轉的根源。由此之故尊者為我們點出修行的要訣，即是「不用想不可能的，也不去做根本不會實現之事」，意思是說：認清眼前之真實；做現前可行並能力所及之事；且放下對不可為之事的妄想。也就是說：不需要多做而是少做，必要的盡在當前，做必要的就好！這樣一來，不但不會多了一堆事，卻是少了許多事，生活將會因此而變得踏實、充實與務實，身心的運作也就更加的如



實。此時清涼是有的，但確定不會自在，因為一般人以為的「自在」，是指「可以不去想、也毋需做」，是一種常、樂、我、淨的想法，而現實諸法因緣生，緣生法是不會自在的。平心而論，人生的痛苦與罪惡，從「想」和「做」不可能之事而來，如果能夠明白，修行就少了許多莫名其妙的煩惱，雖然仍不曾自在如意，失落與失望當會從生活裡消失。此時正可謂「尋常一般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也就是說，雖仍舊一樣的不自在、不如意，有了因緣法的智慧，一切就此改觀，這時還需要快樂嗎？

出家人根本看清楚什麼不可能而不去做，在家弟子就要慢慢明白，不可能之事越來越少做。煩惱即在五蘊身心，離開五蘊不談煩惱，而人間聖賢正自顯現於煩惱的止息處。

八、重點不在做學問，而是實際問題的解決

有些人雖然很努力學佛，一方面卻花太多時間做學問；或為些許問題不斷的討論與爭辯；甚而把大量精神用在計較一、二個字上，古代知識份子多數會有類似的問題，將修行的重要所在與大方向全都弄錯了。韓愈在《師說》裡有言：「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惑之不解，倒陷於小處下功夫，致力推敲經文、或著重錦繡文章之琢磨，如此飽學經文卻未能經世致用，讓智識不足之世俗人不知判斷，對其莫名的崇拜，實無助於生活上實際問題之解決，不但對社會毫無用處，亦非學佛之正確態度。

世尊常說：「彼法非義饒益；非法饒益；非梵行饒益…不向涅槃故，無助於解脫」，修行與洞見內在煩惱有關，並以解決人生困難為要，才是真正用功的所在。所以學佛應有眼光；行事為人當符合實際；且要心胸寬闊才是。年紀輕時學佛，可藉以改善生活、貢獻社會，讓這期生命發光發熱；年齡已長，當知死之將至，更需在有生之年戮力而行。

九、以自他相較的眼光看待世間，實是痛苦的根源

談到與人的相處，要了解每個人都各有優點專長，正好比五隻手指雖長短不同，卻還能成就許多事，這當中其實靠的是分工合作，畢竟很難分得出究竟是哪隻手指的貢獻。對於修行人來說，要活得內心安然，就須明白雖然沒能做成什麼大事，依然可以將他人的功勞當成是自己的光榮，如果總在盼望自己什麼都會而以不如別人為苦，反會因嫉妒怨忿衍生諸多不快，到時不論見了任何人都會引來痛苦的。

從「諸法因緣生」的現實來看，緣生世界的因緣現況都屬獨一無二，完全沒有重複性與相同性，因此並無法訂出一個絕對的準則來。這並不是說佛法教我們不可有任何的比較，從現實生活來說，為了生存需要所施設的比較，都以自我主觀上片面性的需求為前提來運作，比如說你可依大小、甜度、新鮮與否、或價錢高低作為不同因緣所需的依據來做選擇，不過所作的選擇，僅在符合當前的需求，並不能全然代表緣生世間的現況，更無法當作「尊、卑、貴、賤」的指標。

所謂的我勝、我劣、我等都是「我慢」的問題，其實完全根源於自我執見的延伸。佛陀教誡我們應「離我見，離我慢」，人與人相處常因太過於在乎自己，而用莫名其妙的標準心存計量，只要一動念，腦裡就陷入這樣的思維。修行本是自我內證的事，如果一方面很在意別人的成功，卻又認定是自己做不到的經驗，那是因為你根本沒打算努力嘗試做做看；而當面對人間百態，即便明白陷溺於自他差異中潛心計較所帶來的煩惱，卻一點也不肯設法遠離，必然註定一輩子內心煎熬、生不如死，在羨慕與嫉妒的困境中度過。講到這裡 隨佛尊者適時的為我們做了提點：「弘法時雖然大多講的是佛理，而 釋迦佛陀真正重要的教導，實際是在引導人們如何好好的活下去，明白了這個道理，佛弟子當審慎引以為戒。」

十、二千多年來，佛教正有如陷入泥沼的大象

翻閱歷來史實，佛教自部派分流後，即造成思想紛歧各說各話的現象，所形成的派別甚至到了十八派之多，而其時也正是印度哲學發展之高峰。由於著重形上之哲思；滲入了玄學神祕之色彩；而將聖人典範超人化與神格化，以致遠遠脫離了佛教原有質樸、務實，饒富人本精神，實踐色彩濃厚的特質。佛教在教說部派化之後，由於種種說法大多脫離實際人生可能碰觸到的經驗，而落入了理論之教說，在觀點各自不同下，造成了一種無可避免的現象：只要發現任何思想稍顯瑕疵，或對他派宗門解說懷有疑義，就可提出新的說法來，另成自派的主張；而新的見解，隨後又會在歷史的洪流裡逐漸被置入後來者的詮釋，衍生出另外的創見，再別立新說。二千多年來，各部派別就因對既有之佛教不能滿足而代代受到質疑，並不斷提出新的修訂與補正，如是漸次變化、發展與適應，造成教說一再的分化，以致到最後變得莫衷一是，而分化越多也就偏離 世尊當年的教誨更加的遙遠。後世弟子有才智兼俱者，窮盡畢生以尋求大覺 世尊自覺之智慧，欲現證菩提而不可得，實應歸咎於此。釋迦佛陀不共世間之教法因而在歷史上隱沒，一心求法學道的弟子們到最後只能依靠信仰來救度，終使本屬身心實踐科學之佛法，演變成世俗信仰的宗教，佛教就此像隻陷入泥沼的大象，始終走不出來。

十一、推動生死之輪的追逐——意圖保有「我」之存在感

事實上，佛教在歷史中的改變，其間雖有眾生之顛倒煩惱，卻依舊保留 佛陀之如實智見。所以會造成這種現象，根本的原因在於後世的修行方法與 世尊當年的教法並不相符之故。佛陀「由禪出教」，是以個人實修覺悟聖道；聲聞弟子們則是「依教入禪」，亦即藉由經法的學習進入禪法的實修。實際 世尊教法的核心，畢竟毫無隱晦的集中在眾所經驗的六觸入處身心，即時便可現觀現見；十二因緣之禪觀法，更完全

不含任何玄虛飄渺的成分，也正因為是這般如實的法同一味，故雖殊途而有同說。

世尊所教導之「因緣觀」是別有洞見的，其教法之所以行得通，是因為基本上並沒有什麼理論，而真正可貴處就在一切從實際現實開始，毫無預設的平實道出內在身心的運作經驗，也就是說，所有的內容都可在身心得到具體的實證，不需靠神通或者入定、出定的功力，如實即能智見緣生的身心實況，因緣遷流變化不拘，交錯影響盡在眼前，根本沒有固定不變的一法、亦無有可主宰之人。

十二、以如實的身心本能，體驗生活中的解脫

人們從出生以來，為生存於社會所需，常以約定俗成的概念作為標準來描述周邊的事物，故而順其自然的將這種方式當成世界的真實來認識。想要在六觸入處現觀緣起，則需先行克制身為凡夫之衝動；濾淨脫離實際之理論、概念與邏輯思維；將注意力轉回身心；不憶及過去、預想未來；就在自小懂得並習以為常的本能裡；日常的待人接物當中；體察眼前六觸入處因緣影響所產生之變化，才能發現盡在生活——所見無非緣生。





原始佛法修學者的信念

Bhikkhu Aticca

原始佛法修學者的信念與傳統宗教徒的信仰是否不同？這可以在南傳《增支部》三集 65 經的《卡拉瑪經 Kalama Sutta》¹ 中看到。經文中提到，伽藍族人對於當時其他宗派的教說或哲理有所疑惑，請教於佛陀，佛陀為他們開示了不可隨便相信的十項準則，前四項是對於長久以來已被大眾所接受的事物的信仰，次四項是對於自己推理或想法的信賴，最後二項是對於權威或大師的崇拜。

世尊接著為他們開示一個準則，假如覺知自己內心被愚癡、欲貪、瞋恚所蒙蔽，而將做出殺生、偷盜、邪淫、妄語等等違反世俗道德的不善行，這就會傷害到他人及自己，並引來無謂的痛苦。因此，應當捨斷那些不善行，並且勤於修習任何能利益於眾生的慈、悲、喜、捨的善行。

《Kalama 經》的十項分類，其實已經說明瞭傳統宗教徒的信仰，大略分為偏重於情感型的信仰，以及

偏重於推理分析的信仰。情感型的信仰者易於相信外在的習以為常的人、事、物，而推理分析的信仰者則相信自己內在的想法，這些都不同於實證主義者在現實中經由反覆實驗、審查、確證後才有的信念。

依實證經驗才獲得的信念，在原始佛法的經文中，大概可以分為明見十二因緣法之前與之後的兩個階段。在明見因緣法之後，就能以慧根攝導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然而凡夫在未明見因緣法之前，要如何修習信念？在大正藏《相應阿含》91 經：「何等為信具足？謂善男子於如來所得信敬心，建立信本，非諸天、魔、梵，及餘世人同法所壞，是名善男子信具足。」所對應的《增支部》8 集 55 經：「婆羅門！此處有善男子，有信而信如來之菩提，此世尊為：[應供、正等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婆羅門！此名為信具足」。兩篇經文中的信念是指相信於佛陀依見十



二因緣法以及依四聖諦三轉十二行的修證次第而成就無上菩提。這十二因緣法即是「此有故彼有，此起彼起；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的準則。以病人治病做譬喻，佛陀就如同是大醫王，病人對於大醫王應該要建立信任感，相信大醫王能診斷疾病並找出它發生的緣由，依照藥方消除病因而將病治療好的這種程序準則。這種病人在主觀上“相信”醫師或治療藥方的信念有其重要性，常稱為「安慰劑效應」，就是說，即使對於無效的治療，偶而也能使得某些病況得到舒緩，更何況是對於有效治療方式的信念。

然而一般人通常會選擇他們想要相信的，而非他們應該相信的。「我願意相信什麼，根據的是感情；我應該相信什麼，則根據證據，兩者未必有交集」²。因此學習原始佛法的修行人在未見法前就需要多反省自己在面對現實生活中的困擾時，是否有實事求是、追根究柢的信念，願意找出困擾發生的緣由，想辦法消除或改變這些緣由，進而消除或改變那些困擾。實事求是是一詞，語出《漢書》的《河間獻王德傳》³，原來是指一種治學態度，開始於漢代，後來流行於清代做考據之學的學者之間⁴。這實事求是的信念也符合現代實驗科學的精神，就是要以現有的實驗能力去取得足夠的證據或能觀察到的事實，而求符合事實的法則。但在觀察過程中，不同觀察者的心態也會影響到看待事實的面向以及對於證據的選取，因此必須審慎注意個人的知見或認知是否有偏見，不可固執於原有的理念或想法，才能對現前的事實做客觀的反覆驗證。假如未來還有新證據出現，足以修正或擴充原來的法則，也必須虛心的承認自己過去所犯的錯誤而接受新證據和新法則。

註解：

- 1.《增支部》三集 65 經 Kalama 經：「汝等勿信風說 (legends; oral history)，勿信傳說 (traditions; traditional)，勿信臆說 (reports; news sources)，勿信與藏經之教相合之說 (scripture; scriptures or other official texts)，勿信基於尋思者 (logical conjecture; suppositional

reasoning)，勿信基於理趣者 (inference; philosophical dogmatism)，勿信熟慮於因相者 (analogies; common sense)，雖說是與審慮、忍許之見相合 (agreement through pondering views; one's own opinions) 亦勿予信，說者雖堪能 (probability; experts) 亦勿予信，雖說此沙門是我等之師 (the thought, "this contemplative is our teacher"; authorities or one's own teacher)，亦勿予信之。伽藍眾！若汝等只自覺—此法是不善，此法是有罪，此法是智者之所訶毀者。若將此法圓滿、執取之即能引來無與苦—則伽藍眾！汝等於時應斷[彼]。」(前一個英譯引自於 Thanissaro Bhikkhu 的翻譯；後一個英譯引自於 Wikipedia：Kalama Sutta)

- 2.科學人雜誌 2009 年 8 月號第一百篇：懷疑論揭示了什麼樣的科學？撰文／薛莫 (Michael Shermer)
- 3.「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
- 4.中文維基百科：實事求是



原始佛教會

都會學院

第一屆初級班

結業典禮

原始佛教會 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
時間：2012 年 12 月 1 日～2 日
9:00～16:30
地點：台北 內覺禪林
台北市北投區登山路 139-3 號
電話：(02)2892-1038 (02)2892-2505 網站 www.arahant.org



事實！如是乎？如是！事實乎？

Bhikkhu Paññācakkhu

《晉書》卷六十九·列傳第三十九 記載周顒的事蹟，其中有一段記錄如下：

周顒字伯仁……

初，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除諸王，司空導率群從詣闕請罪，值顒將入，導呼顒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顒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顒喜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顒。顒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鬥大繫肘。」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己，而甚銜之。敦既得志，問導曰：「周顒、戴若思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所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導又無言。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顒表救己，殷勤款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此文大意为：

周顒字伯仁……

王敦發動叛亂後，奉詔入衛建康的劉隗勸晉元帝誅滅王家，王導則帶領宗族子弟到臺城待罪。周顒進宮時，王導托其說情。周顒表面不加以理睬，但入宮後卻為王導仗義直言，晉元帝採納周顒的諫言，周顒喜歡飲酒，結果喝的大醉才出宮。這時王導還在臺城待罪，又大喊周顒，周顒都不跟王導說話，並且跟旁邊的人講：「今年殺掉那些叛賊，拿像鬥一般大的金印繫在肘上。」周顒回家後還上書為王導求情，表明王導的忠心。在周顒等人的協助下，王導都沒有被晉元帝問罪。但王導不知此事，仍記恨周顒對他不加理

睬。後來王敦戰勝擁護晉元帝的軍隊並進入京城，王敦入城後想殺掉名望甚高的周顒，一天問問王導：「周顒、戴淵他們是全國望族，應當上三司？」王導不答；王敦再問：「不當三公，那就應當僕射？」王導再不答；王敦最後問：「若果都不是，就要誅殺了？」王導仍不答，周顒最終為王敦所殺。事後王導去中書省辦事看見周顒申救自己的上表，懇切真誠。王導手裏拿著周顒所寫的表文痛哭流涕，極度悲傷。王導跟他的兒子們說：「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愧疚當日三次不答而任由周顒死在王敦之手。（註）

這是成語「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的典故。這段故事令人不勝唏噓，感慨萬千。王導率領宗族子弟在王宮前請罪時，請周顒幫忙。周顒表面不加以理睬，王導以為周顒也是想要誅滅王家，這是王導當時認為的事實。王敦殺死周顒後，王導在中書省辦事看見周顒申救自己的上表，才發現事實是跟他所想的不一樣，深感悲傷後悔。

人們總是相信自己的想法，並且認定自己的想法就是事實，事事以自己的想法去回應。上述的故事雖發生在古人身上，但在我們自己，或周遭的親朋好友間，不也常有類似的事情發生嗎？碰到這樣的狀況時我們該如何呢？事實就是我們所想的嗎？我們想的就是事實嗎？或是壓根不去想這些事？但不論想或不想、是或不是，人們還是得有所回應，也必定會有回應。這時我們就得面對自己的抉擇。

看似平常，仔細想想又似乎有點蹊蹺。事實！如是乎？如是！事實乎？

註：參考維基百科/周顒/逸事

【台灣】中道僧團台中宣法系列課程

尊者三場講座宣揚佛陀原說 現場佛法問答法友提問踴躍

佛正覺後 2444 年／ 2012 年 7 月 8 日、8 月 26 日、9 月 23 日

【台中訊】隨佛尊者及中道僧團的法師們，分別於 7/8、8/26 及 9/23 三個週日，在臺中中道禪林公開宣法。僧團行程是在高雄全日的宣法圓滿後，舟車來至臺中，在禪林稍做休息後，即準備當晚八點與大馬地區的法友連線說法。隔日一早，再接著為中部的法友開示。尊者與僧團為了利眾，馬不停蹄的一站接一站的法布施，積極的奉獻生命與體力，實為辛勞！

臺中宣法課程內容除了為中部法友仔細教導 佛陀親說之中道禪法與一乘菩提道外，下午時段特別開放給聽法者佛法問答。提問的法友相當踴躍，有高達

一、二十張的問題紙條，提出的問題內容相當廣泛，有的法友請示如何讓家人相信輪迴之說，有的則是提出佛教宣法與基督教佈道對年輕人吸引力之差異的問題，還有法友請示尊者，如何做才能讓自己堅強向法的心...等等各式各樣的問題，隨佛尊者無不善巧及精準的回答。尊者的回應務實、懇切且蘊含著深度的智慧，聽聞後必需多加思惟與消化，並化為行動力去實踐，才能自利利他。

由於隨佛尊者法務繁忙，需至各地弘法利眾，因此中部的法工及法友，難得能見到尊者一面，所以特別珍惜能與僧團相處的機會。於是，在結束一整天的宣法課程後，尊者仍不辭辛勞的與臺中法工們互動，慰問並感謝大家的辛勞以及對僧團的照顧，並且討論臺中法務的事宜。法工們能與僧團有進一步的接觸與了解，大家都相當的喜悅，並且希望僧團與尊者明年能多來臺中駐錫，利澤中部的學法者。





【台灣】周休二日上山禪修充電去

內覺禪林舉辦三場二日禪

佛正覺後 2444 年／2012 年 9 月 1 日～10 月 21 日

【台北訊】9 月 1、2 日的二日禪，大師父先談到為何有人多年修行卻未能見法，由這個問題進一步談論佛教界現行的禪法和原始佛教禪法的差異。接著講述原始佛教禪法「七菩提支」的內容。並且闡述了止禪的意義，和在修正禪過程中，修行人所經歷的特殊體驗之成因。

大師父點出禪觀所必須具備的條件。佛陀的教法，正是用此止觀，來觀察我們切身相關的核心問題「老、病、死」如何發生，以及如何滅盡。大師父又依此而提到念菩提支的集、滅法的種種說法，以及依念菩提支所成就的証量為何。

二日禪的最後，大師父回答了法友們在止觀上的疑問，讓參與的法友能解決自己在修行上及觀念上的疑問，令大家法喜充滿，滿載佛法資糧而歸。

9 月 29、30 日的二日禪，一開始大師父就提到四正勤的意義，並且區分世間四正勤和出世間四正勤的差異。世間四正勤指的是十善和十惡，出世間四正勤卻是七菩提支和五蓋。大師父指出 世尊禪法的次第是四聖諦三轉十二行，有無常想、無我想，但沒有無常觀、無我觀。

接著談到為何現傳的《雜阿含經》會有次第錯亂隨意編排的問題，這和當初雜阿含經在傳入中國後，被貶抑為小乘經典而疏忽於維護，再經過數位皇帝滅佛運動後，直到宋朝才重新被刻版印刷，但是此時已經佚失二卷，並且早已無編排次第。

再來闡述「離貪，不等於什麼都不要」，大師父以馬桶為例子，雖然不喜歡，但還是要用。同理，於五受陰身心離貪，但還是要用。這部份的開示，令在場學眾明白學習佛法是在做什麼，而不至於掉到錯誤

消極的想法中。

下午，則是 Ven. Tissarā 法師指導止禪的部份。晚上，大師父則講述五受陰的因緣觀，並且讓學眾知道現今佛教界觀五蘊的誤解在哪裡，會造成何種影響，而導致佛教的部派林立，彼此不能和合。

9 月 30 日當天是中秋節，大師父接續前一晚觀五受陰的色受陰部份，講完之後提到現在佛教界有人以為中道僧團是如同部派佛教後期的「經部譬喻師」，大師父針對經部譬喻師和中道僧團的重大差異進行解說，講到部派時期各部派將各自論說混入經說的事實，導致經部譬喻師無法重新依經而修，最後失敗瓦解的歷史。而中道僧團是依著歷史考證作基礎，揀擇各部派部義的出現背景，並去除混雜入經說的論義，還原正統的教法，因此能有修有證、和合一味。

接著由 Bhikkhu Mokkhaḍḍipa 法師帶領止禪，並講述遠離「散亂、昏沉和自我對話」的技巧。

下午，大師父對法友們談論「無聊」這個主題，從無聊的形態表現，到無聊究竟是怎麼回事，以及無聊發生的原因全盤剖析。令法友眼睛為之一亮的是，「無聊」竟然就是「識緣名色、名色緣識，貪愛在其中」的實況展現，是攸關生死輪迴的大事。法友們聽完後才明白，要減少無聊的痛苦，必須減少欲貪。

二日禪修的豐盛內容，讓來參加二日禪的法友們，度過了充滿法味的佳節。

10 月 20、21 日的禪修，大師父講述由安般念到四念處再到七菩提支的過程，並且談到不淨觀所對治的問題和開創原因。接著講到「緣生即敗壞」，「發生就是改變」這種對事實的認知，當場大眾有人驚訝得明白自己以往錯把發生和改變當成兩回事，誤以為是「發生後才改變」。大師父藉此提到，於此認知錯誤將會導致無法離貪的緣由，即「剎那住」的錯見，這就會發生「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的誤解和引發的貪愛。

大師父並開示「滅法和滅」的差異，由於對「滅法和滅」的認知錯誤，導致部派時期的禪觀錯誤，演變成「剎那生滅」的思想。到了部派後期，竟因此導致主張「生死等同涅槃皆不可得」的「菩薩道」部派出現，徹底顛覆佛教的核心思想。

大師父進一步闡述佛陀對於涅槃的定義，並比對菩薩道對涅槃的定義。進一步引述佛教第一經「轉法輪經」(大正藏《雜阿含經》379 經；南傳《相應部》諦相應 56.11 經)，說明「四聖諦三轉十二行」可以成就「無上正等正覺」如鐵般的事實根據。並且引述《雜阿含經》743 經，指明四無量心是由修七菩提支而成就，指出菩薩道兩千年來所呵罵的「小乘」，根本沒有存在過。因為原始佛教是「自利利他、自覺覺他、覺行圓滿」的菩提正道，不是菩薩道論師所指稱的「小乘」。

【台灣】內覺禪林弘法與供僧

修行百問暨一家一菜供僧活動

佛正覺後 2444 年／2012 年 9 月 8 日

【台北訊】2012 年 9 月 8 日，中道僧團在北投內覺禪林舉行修行百問暨一家一菜供僧活動。

在弘法過程中，隨佛法師說明原始佛教是由學術考證所定義的名詞，用「原始」二字，代表它就不是新東西，而是還原「佛陀原說」。因此，原始佛教並不同於 20 世紀所發展的「New Age」一系列揉雜傳統思想和禪修，再加上個人修行見解與哲學思想，如克里希納穆提、奧修等新興宗教。「佛陀原說」是指「符合生命的真相，非新非古，法爾如是」。

接著師父介紹原始佛教的精神，是對生命的探知，以人本精神，落實到實際的生活上。緊接著敘述當代唯物論、唯心論的思想觀點，以及不足處。並說明佛陀教法「因緣法」彌補了唯心論對現實之落差，也彌補了唯物論對精神層面的忽略。「因緣法」能明

白問題如何發生，心物如何相互影響，進而在現實中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又不失精神的解脫。

再談到平等論和因緣論的差異，並說明佛教所定義的「貪愛」之實際內容。所謂「出家」就是為了「實踐離貪」，延續佛陀教法明燈，利澤蒼生，指引正道。出家人並沒有出了家就忘了家，而是忘了貪愛糾葛。父母的恩德，是和他人的恩德不同，與父母的因緣，師父形容是「特別的因緣」，因緣不同，互動當然不同。雖然出家，但父母還是要關心的，不可以就不聞不問了。

最後說明救度眾生是靠法的實踐和弘傳，並不是靠哪一個聖者。唯有實踐法的功德，才能真正有效的影響於世。

開示告一個段落後，師父開始解答法友們形形色色的問題。在整個過程中，時而深入解說，時而作譬喻讓大家思考，時而引領學眾實際觀察，師父詳盡用心的解答種種修行的困難，令法友們能解開疑惑，對因緣法和四聖諦能離疑生信。若法友對問答內容有興趣，可以多參加中道禪林的活動，也可在下次修行百問時提出自己所關心的修行和生活問題。(相關活動照片請見封底裡頁)





【台灣】高雄十方法界基金會弘法行

尊者宣說 佛陀一乘菩提道

佛正覺後 2444 年／2012 年 9 月 22 日

【高雄訊】繼今(2012)年 7 月 7 日在高雄十方法界基金會的宣法後，中道禪林及中華原始佛教會原訂於 8 月 25 日再次南下十方法界基金會宣法。但由於天秤颱風侵襲南台灣，為顧及法友外出聽法之安全，故臨時取消此次宣法活動。

感恩十方法界基金會的護持與多次給予方便，9 月 22 日南台灣的法友才能夠聆聽到 隨佛尊者再次以「佛陀親教中道禪法與一乘菩提道」為題，宣揚 佛陀在世時所教導的得明、斷煩惱、解脫、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的菩提道。這些教法記載於第一次經典結集的七事相應教中，卻在歷史的變遷裡湮沒了；幸而經過近兩百年來，東、西方學者的耙梳、比對、研究，才能從浩瀚的經典史籍中重新被發掘出來。

隨佛尊者近年來，奔走世界各地講述『原始佛教』，以利樂世間，所宣說的正是這已然隱沒於人間近兩千兩百年的佛陀真實教法——四聖諦、七菩提支。

9 月 22 日當天的宣法，在 尊者勸勉法友們老實修行中結束。尊者不惜身命，往來奔波，為華人重現 佛陀教法的光輝立基，也為南台灣聽法、學法者，植下親近 佛陀正法的因緣。



【台灣】建立 佛陀正法的外護團隊

法工培訓營落實於做中修行

佛正覺後 2444 年／2012 年 10 月 6 日～10 月 7 日

【台北訊】今(2012)年 10 月 6 日-7 日兩天，在台北內覺禪林舉辦二日法工培訓營；此次法工培訓營為總結近幾年來的弘法經驗，重新調整弘法步調而舉辦，目的在讓所有有志於協助 佛陀正法宣揚的法工們，建立起協同合作，自利利他，自護他護的認識，並能依法依律的護佛、護法、護僧。

活動於 10 月 5 日下午四點開始報到；當天晚上，中道僧團導師 隨佛尊者對參與此次法工營的法工們進行兩個小時的開示。尊者強調：「建立如法如律的僧團，確立 佛陀親說的原始佛教。」是他盡此一生的努力，這需要大家的參與，共同合作來進行。

兩天的法工培訓營活動，除一早靜坐一支香，並由 隨佛尊者為法工授八關齋戒外，僧團法師們還分別講授 佛陀對在家信眾的開示經文、法工的意義與價值及修行道品、...等，課程在在強調：要成就利眾的法工工作，就應該成為能利益社會、家庭的人；只有這樣，社會、親友才會願意親近、肯定佛教，自己也才能在實踐中使困難減少、生活更好、達到遠離苦惱的修行生活。

此次參加法工培訓營的法工們，都收到一本《傳家至寶 光明寶冊》。僧團法師也為信眾開示並說明此《傳家至寶 光明寶冊》的目的、意義及用法。之後參與培訓的法工們，也依個人專長與意願分組，並進行分組討論與工作分配，活動就在熱烈討論並攝影留影後結束。



【台灣】台南市新營區心靈願景講座

初聞四聖諦 特教師很受用

佛正覺後 2444 年／2012 年 10 月 13 日

【台南訊】2012 年 10 月 13 日，中華原始佛教會導師隨佛尊者，帶領僧團 Ven. Tissarā 法師、Bhikkhu Mokkhaḍḍipa 法師、Ven. Vijjāḍḍipa 法師，搭乘高鐵南下弘法利眾。在台南市新營區文化中心 4 樓演講廳，以「洞見真實，渡越人間苦難—超越自我，展開智慧」為主題，從上午 9：00～下午 4：00，進行三個場次的「心靈願景講座」。由於現場法友大多數初次聽聞原始佛法，對僧團並不熟悉，所以原始佛教會法工在講座開始前，先放映兩段影片，介紹僧團行誼。本次活動，係台南市社會福利慈善機構蓮心園啟智中心、以及新營社區大學主辦，邀請中道僧團講授如何運用 佛陀親教之因緣法、四聖諦的智慧，解決現實困難。這也是中華原始佛教會，首度接受台南市社會團體的請法。

在 隨佛尊者說法前，台南法友特地帶了一袋日曬麵前來供僧，尊者如法接受法友的供養並為其祝福，然後開始宣法。尊者觀機逗教，直以「解決人生的困難」作為宣法核心，指出民間信仰常用「拜拜」來解決人生的痛苦，但是用「拜拜」解決人生的痛苦，叫做「等待奇蹟」。「等待奇蹟」不能當作一種生活態度，最有義務也最應該幫助我們的，是自己。接著，尊者詳細闡明如何用四聖諦、因緣觀的智慧，來解決

人生的困難。上午宣法結束後，尊者偕僧團一行四人，接受新營地方人士的熱情供養。

下午，Bhikkhu Mokkhaḍḍipa 法師圖文並茂地為大眾講述原始佛教的流變，引經據典闡述四聖諦、四不壞淨，及在家人如何在現世和後世皆安樂；Ven. Vijjāḍḍipa 法師則接續 Bhikkhu Mokkhaḍḍipa 法師開演經教，提醒現場的特教老師及智障兒家長，如何在生活中觀察苦聖諦、如何修習現世及後世皆安樂的八法、如何慈心陪伴腦受傷的孩子一起成長。講座結束後，兩位法師受邀參訪啟智中心，親切關懷教師及院童。據主辦單位表示，該啟智中心長期照護 6～50 歲智能障礙者，目前院內收留百餘位喜憨兒，聘請 60 位特教老師專職輔導及職能訓練。許多特教老師及學生家長，由於長期照顧智能障礙者，身心面臨極大的壓力及苦惱，亟需再學習、再成長，尤其需要學習解決困難的實際方法。經友人推薦，了解原始佛教之因緣觀、四聖諦，能夠幫助現代人理性解決生活問題，所以邀請中華原始佛教會的法師前來，為啟智中心特教老師、學生家長、及台南民眾說法。經過一日聞法，深感原始佛教四聖諦，與一般宗教學說或民間信仰截然不同，能夠切合實際人生需要，應用在生活中解決問題。

臨別前，一位法友十分法喜地感謝僧團，聽了因緣法和四聖諦，讓他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該中心誠摯邀請僧團再度蒞臨弘法，利澤當地民眾及老師、家長。





傳繫聖法脈 正向菩提道

三十日短期出家暨禪修 第一階(7/13~7/22) 紀實

台灣 書記組

第一階三十日禪修營，是在熱熱鬧鬧加上吵吵中劃開序幕。有別往常的寧靜氣氛，禪林是在眾多五味雜陳中，接待來山參加三十日禪修暨短期出家的修行者……

由於報名參加三十日禪修暨短期出家的修行者很多，有遠自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美國等地的法友都早已在網路上報名，負責執事的法師及法工們考慮禪林原有的空間不敷使用，決議將現有大寮做整修，整修後的大寮就可以挪出一些空間來做寮房。在這段工程期間由於工人延宕進度，以致於等到第一期禪修開始三天後才能給予法友們一個寧靜的修行環境。在這當中 隨佛尊者及禪林的法師們，都一再表達對前來參與的法友們深感抱歉，在情非得已之下沒能提供妥善的環境讓大家禪修，希望大家都能共體時艱。

7/12 下午開始陸續有參加三十日禪修營的學員報到，中智法師先將要參加短期出家的 11 位男眾學員們集合，先幫忙大家將三千煩惱絲剃短，再教導大家如何穿著袈裟。五位女眾短期出家者，就由道一師父親自為其剃度並教導受戒僧服如何穿著。男眾短期出家者分別在度明法師、生諦法師及學員彼此間相互幫忙下，將一件件像床單的袈裟摺披在肩上。當袈裟披肩的當刻，筆者從旁目睹，這些即將成為出家人的修行者中，每位行者的眼光中都泛著喜悅與榮耀的神情，這是多麼神聖與莊嚴的時刻啊！

晚上 8：00 敲鐘集眾，首先中嚴法師向學員們說明禪修期間要大眾配合的規矩及原則。也請大眾務必遵守：守護身心律儀，嚴格執行禁語。寧動千江水，莫擾道人心。接下來 隨佛尊者也跟學員們說：「這是近六、七年來第一次暑期在台灣舉辦禪修活動，大家



要好好把握機會修行。當學生準備好了，老師就會出現。一個人若覺得自己是夠的，老師是不會出現。因為你會用原來的想法，來作為抉擇的標準。猶如杯子已裝滿水，此時任何的水是倒不進去。因此，在這裏你是找不到老師。來此學習要有打算學習與改變的心理準備，若沒有這樣的心理準備，基本上旁邊的人是沒有辦法幫助你。別因為你心理沒做好打算進步的準備，而反對你現在所學習的佛法，這樣不僅對你沒有任何的幫助反而會令你造業。」尊者也語重心長的要學員們能多多配合法工，多體諒人力物力的有限性，別把這裏當旅館、餐廳、當服務業，需要人家來服務你。大眾來此是當學生，所以學生對學校(禪林)就要懂得愛惜。了解咱們與 佛陀都是自己人，所以要能一起共體時艱。

◎剃度典禮：手捧袈裟熱淚盈眶

7/13 禪修第一天上午舉行剃度典禮。「金刀剃下娘生髮，法王座下又添孫」這是多麼平實而又鏗鏘有力的一句話。能在短暫的一生中，為自己選擇體驗出家的生活，這是堅定向法之心使然。隨佛尊者帶領著中道僧團的比丘們，為新戒弟子們一刀一刀剃下鬚髮。看見中道僧團又加入這麼多的新血輪，堪為正法流佈增添助力，實在是令人既感動又欣喜！

這一梯次，有幾位行者都是在佛教界為尋覓正法而到處參學，因此就在尋尋覓覓中耗費許多寶貴的生命，好不容易現能與正法接觸，又能在 佛陀的正法律僧團出家修行。儘管時間很短，但可以親自從 隨佛尊者的手中將袈裟繫在頸上，猶如接續著二千多年的教法傳承，因此有人不禁感動落淚了，這不是悲傷的眼淚，而是慶幸與光榮的淚水。

半生尋覓法教，今得親臨體驗，這是何等的難得與殊勝啊！如排山倒海般的激動與撼動，讓這年過半百的生命，不禁老淚縱橫。

這是內覺禪林第一次有這麼多人同時受戒出家修

行，看見僧團日漸茁壯，歡喜之情真是難以言表……

晚上淨務完後的第 7 支香，Ven. Vijjadīpa 與大眾開示時，提醒大眾要時時刻刻莫忘：「我為什麼而來？」當你們能隨時守護你們來這裏的心，付諸這樣探索的心，不要讓其他因緣毀壞你原上山的初發心。這樣你就會有意想不到的發現，這將會變成是一趟豐富之旅。真正領會生命煩惱機轉如何發生？你隨時可以息止這種機轉。隨時自覺性的調控它，知道自己現在怎樣在走路、打坐、吃飯、洗澡……你才會知道生命當前發生了什麼事情？才能在緣生的過程中息止痛苦與煩惱。

第 8 支香，隨佛尊者跟大眾開示：「健全的自信是如何建立？」為什麼我們在與人相處時會有怕輸人家的焦慮感？會有不服輸、死不肯認錯的性格？尊者從「相信」是怎樣產生？「相信」不是想相信就會相信，「相信」是有因有緣……。一步步帶領大眾往內在追根究底的探索發生的緣由，也教導學員們若自己正好也有這樣的心理時該如何解決問題？

◎豐富之旅：僧團法師課程精采

7/14、7/15 二天，適逢都會學院上課的日子，都會學院的學員在上午 9：00 前完成報到手續。參加三十日禪修營的學員，將一同參與都會學院的課程。7/14 上午的課程是由 隨佛尊者教授，尊者同步與美國、馬來西亞連線。在此課程中尊者有談到：目前在佛教界有關生死輪迴的說法，就有四種不同的說法。也教導大眾如何分辨出宗派佛教與正統佛法之間的差異性？尊者提醒大眾千萬不要將正統佛法與宗派佛教混淆不清。也教導大眾禪觀的次第，有三個步驟：一、觀察生命的真相，洞見十二因緣法。二、確立對生命的正見，建立緣生法的正見。三、捨斷妄見，捨斷常、樂、我、淨的妄見。7/14 下午第一堂課先由中儼法師教導安那般那念，止禪的修習。第二堂課由 Ven. Vijjadīpa 上「原始佛教之確證與開展」的課程。Ven. Vijjadīpa 提醒學員們：要用我們真誠的心靈來學



習 佛陀的教法，在我們生活中依 佛陀的教法，看到自己內在的阻隔與障礙不斷地在進行轉化，讓 佛陀的教法在我們的心靈中徹底展開。7/15 上午僧團托鉢，禪修學員與都會學院的學員們，就留在禪堂聆聽法正師兄所講述的佛教史—佛陀年代考證。下午第一堂課由道一師父教導初級禪法—安那般那念。第二堂課由生覺法師講述相應經法之「菩提道次第」。

◎化食於市：體驗僧侶托鉢正行

為了讓參與短期出家的法友們能更直接體驗出家生活，第一期 隨佛尊者特別指示安排了自內覺禪林成立以來最為盛大的兩次托鉢行程，分別是 7/15(日)、7/21(六)兩天。為了安排這次的行程，負責執事的法師們及法工們，都各司其職戰戰兢兢地將事前規劃事宜做好。同時中華原始佛教會的秘書，也發佈新聞稿予十方法界慈善事業基金會、中央社、台灣新生日報的記者們，誠摯邀約他們前來採訪報導。

中華原始佛教會的法工們，在僧團的領導下，有

些法工早在活動前就已經在欲前往托鉢的市場廣發傳單。這是為了讓一般大眾能有更深刻的認識與體會，中道僧團的法師們與一般大眾所認識的出家人，托鉢形式與內涵究竟有何不同？重新啟發人們對托鉢真義的不同思考，望能在親身的體驗下，回歸 佛陀的本懷。

7/15(日) 早上 8：30 僧團托鉢化世。一行 26 位法師(男眾法師：17 位，女眾法師：9 位)。男眾法師乘坐租來的大南汽車小型巴士，女眾法師則搭乘由法藏開的道場車，兩台車開至北投社區大學前集合。所有僧眾下車後隨即排班整齊、整肅身心，在三稱「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HUD DHASSA」後，罄聲與雲板聲就配合著僧眾們的速度，慢慢往市集前行，所到之處讓聞者無不升起收攝身心之效。

一群平凡的托鉢僧

在罄聲與雲板聲中 劃破林中的寂靜



一群中道僧團的托鉢僧 從人心的荒野中走過

跨越二千多年的晦闇 重新顯現於世

佛陀弟子僧 還在人間

來到市場的入口，法海師兄緊跟著僧團的托鉢隊伍，在隊伍中不時的用麥克風向市場來來往往的人潮說：「各位鄉親大家好，這是中道僧團出外托鉢。師父們沒有接受金錢的供養，只接受食物的佈施，請大家多多支持。感謝！感謝！」。法海師兄用台語順暢的說出這段話時，似乎在嚴肅與莊嚴的隊伍中增添了些許親和力，更讓來往的人們願意走向我們並且了解我們。這是隨緣化食的中道僧團，為讓 佛陀正法律能顯揚於世間，更讓普羅大眾得以清楚分辨，才會如此勞師動眾「廣宣」法教，並不為求一己之私的溫飽而行。讓能有此機緣供上一粥一飯的護法信士，都直呼這是難能可遇的因緣。有些信士甚至將電話留給法工們，若是僧團再有托鉢的活動一定要通知她們。這份真誠無私的法教，就這樣值留在有緣的眾生心中……

7/21(六)早上，僧團第二次大規模的托鉢活動，這次是來到土東市場。僧團的力量同樣感召此地的眾生，影響著許許多多熱情的護法信士，紛紛上前供養豐厚的食物。在這當中還有自由時報的在地記者，為我們當天的托鉢活動做了一則報導，次日刊登在自由時報上，真是無心插柳柳成蔭。

法工們製作的傳單

本會為了讓社會大眾能親近守戒清淨的僧團，如法護僧，增長福慧吉祥。僅於七月十五日(星期日)上午 9:00~11:00，禮請原始佛教「中道僧團」等約三十位出家僧眾，在北投市場舉行繞行托鉢(不受金錢，只托食物，也不受葷食)施法祈福活動，敬邀敬信佛法僧戒之十方法友，隨喜供僧，親近僧團，同霑法益，利樂人天。

社團法人 中華原始佛教會敬邀

7/21 晚上第 8 支香時間，隨佛尊者開示時間時就有回憶到：1995 年農曆 12 月 8 日臘八，是內覺禪林第一次舉辦一日一夜的禪修，從晚上七點開始到隔天中午前，徹夜精進禪修，當時除了隨佛尊者外還邀請印度籍的菩提長老及泰國籍法師聯合用接力棒式的一個一個輪流說法，相互合作宣法，廣利眾生。時間過得好快，十七個年頭過去了，菩提長老回到印度菩提迦耶蓋寺廟，泰國法師也回到泰國做寺廟住持……。接下來的時間就開放讓參加的學員們 Q&A，同時也讓學員們大鳴大放，彼此心得分享。第一期禪修營就在愉悅的氣氛中，逐漸地步入尾聲了……

◎法語選萃：隨佛尊者禪修期間開示

* 精進離貪，才是心不懈怠之意。

* 禪修是為了生活？還是生活為了禪修？

「禪修」是練習，等到練習有成，也是要回到生活中。「禪修」不是在生活裏為了禪修，「禪修」是有所明見後，回到現實生活中能不生無謂繫著。與人相處懂得恩慈對待眾生，不因貪執而與眾生相爭。

* 修行最重要是「念」，不在於聽很多法，或是很會講。

「念」要在道業上，念如果不樸質純粹，念是進不去的。「念」要安住在道上。「道」就是了脫生死這件事。因緣業報，善惡報應絲毫不爽，「念」要放在這裏。

* 「生死輪迴」是一種機轉，不是個體。緣生法無我，「生死輪迴」不是誰在生死輪迴，「生死輪迴」是一種機轉。但人們都是這麼想：是這個「我」在生死輪迴。

* 「無明」是身心與環境特定關連形成一連串的機轉，是關聯當中的機轉形式。在影響中發生，發生就有改變。所以生命本身就是一種動態，「生死輪迴」是因緣中機轉的表現，所以是動態，不是靜態。



* 我們在現實人生中總有理想。對社會、國家、家庭……有目標，當人們看到現況與心中的理想不一樣，人們就想改變現況(如：父母想改變孩子，丈夫想改變妻子…)當你想改變國家，國家想改變你，當做了這件事以後，對立就產生。對立與差異不同，對立當中有差異的內容，但差異不等於對立。世間人是在差異中對立，在對立中形成仇恨，紛紛擾擾。

*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為何要天下人未憂時我要先憂呢？關懷世間的苦難，你需要跟著憂苦嗎？關懷世間的苦難是人的慈悲顯現，不憂苦是智慧的顯現。如果為關懷世間的苦難而憂苦，那是人們的問題。佛法教我們的是悲智雙運，如果為關懷世間的苦難而憂苦，那出家人做不得，肯定活在地獄，修行一定是有問題。

* 修行是修生活的過程，生活過程如果好，修行肯定好。生活過程沒能管理好，修行好，那肯定是你自己想的。

* 「人活著就是改變因緣」，一呼一吸都在改變因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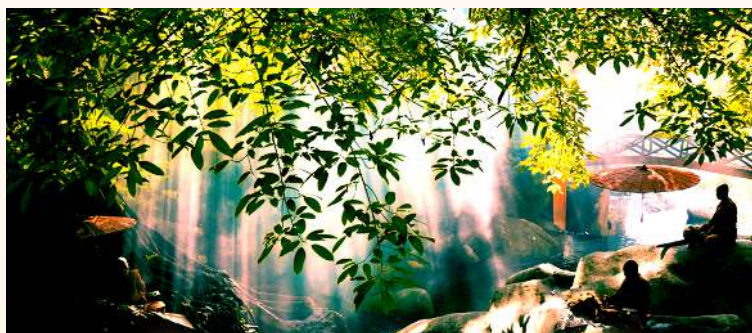
* 寶貴的佛法不一定在經典中，當年的 佛陀也在生命歷程中學習，人們都是在為將來而擔心，有智慧的人會注意現在該怎樣用心。沒有現在，將來都是在推想之中。但芸芸眾生都是在為將來而煩惱，不懂得在現在好好想想該怎樣做。

* 我們對什麼事情的理解會受原有的認知所影響，所以我們要在生活中調整認知的形態。

◎寶貴體驗：感謝彼此相互成就

在精進的修行中，時間似乎過得特別快。三十日的禪修，已過了三分之一，第一期禪修營在 7/22 下午結營。負責的法師們及法工們，並沒有因此而得以休息，反而還得緊鑼密鼓為接下來的第二期禪修營預做準備工作。在此期間，非常感謝來自馬來西亞、美國及台灣本地的法工全力護持為期三十日的禪修。這是一項很吃力的工作挑戰，也是一項在人我互動中的修行大考驗。不僅是參與的法工要進行自我修煉，參加禪修的學員也是同樣在經歷中考驗。在這當中，真的就有好幾位法友深受干擾，原本都想走人了，但還是硬撐下來，這是在學員心得分享時透露的心聲。也由於有撐下來與大家共度艱困環境的經驗及情感，就更能體會為了圓成大家的修行，實則上背後是要有很多人的付出與努力方可成就。若選擇順應自己的感受與想法，那在他的生命中，也同樣的會因為輕忽而錯失許多在人生中值得珍惜而又寶貴的體驗。

最後，至誠感謝 隨佛尊者及中道僧團的法師們，讓所有參與者皆能浸沐在正法的法流裏。同時還要感謝眾人彼此相互成就的因緣，於此才能經歷如此殊勝的法益領悟與精彩的生命體驗旅程。



中道八日禪 及短期出家

禪修指導：隨佛法師 Ven. Bhikkhu Vūpasama

時間：17.12.12 (週一) 2:00pm 報到
25.12.12 (週二) 8:00am 離營

地點：北海佛教會
7156, Tingkat Mak Mandin 3,
Mak Mandin, 13400 Butterworth,
Penang.

參加方式－
1. 八日禪期間：住於寺、守八戒、過午不食。
2. 凡參與禪修者於禪修期間需『一律禁語』。

報名方式－
1. 網站報名：<http://www.arahant.org>
2. 北海佛教會報名(備報名表)
法直 (012) 690 3798

中道僧團 主辦
馬來西亞原始佛教會暨中道禪林 協辦



NOVITIATE RENUNCIATION EXPERIENCE

Opening a New Door of Life

By-ADELYN LOH / 短期出家 律悉

The Beginning

I came to Taipei with an initial plan of becoming a volunteer for 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 monastery during the Raining Retreat of Sangha for 3 months. Though, I was also casually considering the idea of participating in a temporary novitiate ordination activity organized by the monastery if there is any opportunity prevails. I briefly told Venerable Tissara my intention of joining the ordination. She agreed to request and arranged my ordination to take place on the third term of the retreat. However, I wasn't hundred percent sure about my intention and thought that I would withdraw from it at anytime. I was still anxious and doubted about the ideas of being ordained at that moment.

I have been considering renunciation for long period of time. The seclusion and isolation of Sangha in monastic living have always intrigued me since I was young. I have always felt that the Sangha members transcend a sense of tranquility and intellectuality to the world that are worthy of understanding. Upon graduation and transiting into career culture, I started to question about the purpose of life and felt a sense of urge to pursue on understanding the Dharma teachings and kept reflecting on the thought of renunciation. Hence, I was caught with diverging decisions to make at that point of life.

Finally, I was affirmative of my decis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temporary novitiate ordination a few days before the second term of retreat starts. The ordination took place a term earlier because I had accidentally discovered that I was diagnosed with Hyperthyroidism during

the retreat and Venerable Tissara advises me to join the ordination earlier. This is so that I could help the mind to calm down and the body to rest and heal at a more progressive rate. The diagnosis of hyperthyroidism had suddenly changed my mind. At that moment, I had stopped being so involved within my own contradiction and anxiousness. Hence, I was ordained a few days later within that condition. Interestingly, I was filled with joy and contentment during day of novitiate ordination ceremony.

The Sangha Living

The Sangha living adopts a frugal lifestyle and live without being hindered by an excessive number of accessibilities. I was given 2 robes to wear and live within a group of other novitiate nuns that uphold the ten precepts. We also underwent noble silence for twenty days of the retreat. These precepts have constantly kept me on being aware of my thoughts, speeches and actions.

Under Venerable Tissara mentorship and Venerable Bhikkhu Vupasama guidance in Dharma, I was able to experience the Buddha's teachings more profoundly and encounter the Dharma even more up close and personal. I begin to undergo discoveries and realization about myself and how the Dharma evolves concurrently with this existence. I was also beginning to understand issues that were hidden within me that might have causes my health problems. Hence, I was aware of changes and begin to accept changes that are happening around me. It was a pleasant and insightful discovery.



But the ordination experience wasn't all pleasant moments at all times. The challenging and difficult part was when realizing moments of pain arises, be it physical or mental, and undergoing the process of understanding the situation, its influences and dependently co-risen phenomena of pain and sufferings at that time. What was learnt from this experience knows when pain arises and not dwells in it. Venerable Tissara said, "When pain arises in a condition, one must learn how to surpass it by not 'picking' it up. We just walk pass it. That's all!" The precepts that were uphold by the Sameneri and Samanera were part of the drive of being able to surpass the pains. These precepts had reminded me to not further involve with the mind's conflicts of expectations. It was having expectations that had causes pains and sufferings. I became calmed upon knowing such cause and influences behind the pains that I was experiencing. In the end, my body also reconciles with my calmed mind and showed some improvements in health as well.

Almsround Experiences

I was very excited about my first almsround experience mainly because it was my first time following the Sangha members out on the streets and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encounter with strangers through such meaningful Dharma interaction. I felt grateful to the Sangha members for upholding the precept of refraining from receiving and keeping money as it left a strong impact on me while I was walking around for alms. When someone offered to give monies, I kindly declined and replied that it was against my precepts to accept such offering. Such situation has stopped greed and delusion from further arising.

The experience of accepting food offerings from strangers has developed a sense of humility and humbleness within me. This is because I do not have any sense of expectations and dependencies upon strangers while accepting food that are willingly given, hence acknowledging that these foods are for purpose of sustenance of the body in the practice of holy life. I felt at peace with such condition and there is also a sense of urge within me to be diligent in practicing the Dharma so that I can benefit more beings in the future.

Opening a New Door of Life

This experience of renunciation has enable me to be more aware of present situations in full depth, while turning the mind and heart in a new direction, a direction commensurate with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Dharma, that brings light and peace rather than strive and distress.

The most important learning curve and lesson that I have gained from this experience is an unexpected dis-

covery in realizing the subtlety of changes occurring at all the time and embracing it as being part of life processes. Changes happen due to impermanence of beings. Being heedful and strive to do my best in every single moment brings clarity as well as sense of independence. The Dharma also taught me to not have expectation thereafter as expectations bring sufferings. The sense of independence allows my mind to settle internally without having any needs to rely on any external securities. There is also a sense of maturity in thoughts and emotions. The understanding of dependent arisen phenomenon is impermanent is reflected upon here.

Apart from that, there are also sense of reliefs from craving and clinging on to self-idealized perception of feelings between humans. My emotions have subsided and I felt that I use more rationality to deal with difficulties. In the end, I felt relief from these sense of maturity and independence. This sense of relief is also a result from being able surpass pains and sufferings easily.

I feel grateful and blessed for such an amazing experience and having this wonderful opportunity to live in a monastic and contemplative life. I am very grateful to Bhante Bhikkhu Vupasama and Venerable Tissara's for giving m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erience the monastic life and understands the path the Buddha had once took to realize liberation and enlightenment. Their compassions and guidance to liberate my rationality and emotions are at my upmost gratitude.

I am also very thankful to all the Sangha members that had taught me the Buddha's teachings and how to live a holy life. For the first time I felt that the Sangha have intertwined connections and compassion that reached out not only within themselves but also to the entire monastic Buddhist practitioners. This perception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way I used to perceive Sangha members, where I used to think Sangha members led a rather reclusive life away from everyone.

Lastly, I am thankful to my Dharma friends and everyone for giving me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from them and grow. Each and everyone's unique characters have brought happiness and delight to my contented heart.

As for now, I am still a Samaneri. There is yet any decision to disrobe anytime soon. I will continue this novitiate experience on daily basis thinking everyday is a new day in practicing the holy life. I feel relief and safe under the Buddha, Dharma and Sangha refuge while slowly taking the path of solitary towards liberation and freedom from sufferings. May my future undertaking in this holy life benefit many beings. (中文翻譯請見次二頁)

Sādhū! Sādhū! Sādhū!



打開了生命的另一道門

臺北短期出家感言

短期出家 律悉 / 中文翻譯 法平

緣起

最初，我來到台北是為了在三個月的雨安居期間到原始佛教會/台北內覺禪林當法工。同時如果有任何機會，我也考慮參加僧團所舉辦的短期出家。我簡短的告訴了 Ven. Tissarā 師父，我想參加短期出家的意願，而 Ven. Tissarā 師父同意了我的請求，並安排我在第三梯次的短期出家中剃度出家。然而在那時候，我並沒有百分之百確定我的意向，而且認為可能在任何時候都會退出；對於出家的想法，仍是抱持著不安與懷疑。

我考慮出家已有很長一段時間了。當我還小時，僧團隱居隔世的寺院生活就一直吸引著我。我總是覺得僧團出家師父們的寧靜和對世界的智慧值得去瞭解。

畢業後，轉入職場生涯，我開始對生命的目的有了疑問，並感到一份想去追尋與瞭解佛法的急切，且持續思考著出家。因此，在生命的這一點上，使我作了不同的決定。

最後，在短期出家第二梯次開始的前幾天，我確定了參與此次活動。出家的儀式比預期的早舉行，在出家剃度典禮的那天，我充滿了喜悅與滿足。

出家生活

僧團採行簡約的生活方式，在沒過多的外在條件下生活。我收到兩件僧袍，並與其他受持十戒參與短期出家的女眾組成一組，住在一起，同時在短期出家的二十天裡，我們也守持禁語。這些戒律不斷地讓我覺知自己的身口意。在 隨佛師父的經法教導以及 Ven. Tissarā 師父生活引導之下，我能夠更深入的瞭解 佛

陀的教法，體驗到法與自己更加的緊密。我開始發現與覺察自己，以及法是如何在這世間呈現演變。也開始瞭解到可能造成我身體健康狀況的問題，因此，我覺察到了改變，也開始接受發生在我周遭的改變。這是一個愉悅的、具洞察性的發現之旅。

但是，出家經驗不是所有時刻都很愉悅。充滿挑戰和困難的部份是，當我必須面對與處理身心煩惱和痛苦生起之時。從這個經驗所學到的是認識和瞭解痛苦的生起，而不是陷於痛苦之中。Ven. Tissarā 師父說：「當你覺察到了痛苦，你必須要學習知道如何不「針對它」，而去超越它。痛苦一直都在那裡，我們只要走過它、超越它，就如此而已！」

沙彌和沙彌尼所受持的戒律是超越痛苦的驅動力之一，這些戒律提醒了我不要過份地陷入因期待而造成的內心衝突，有了期待就會導致痛苦。在知道我所經歷的痛苦背後，它的原因和影響，我變得平靜。我的身體也與我平靜的心相互協調輝映，而健康狀況也有改善。

托鉢經驗

對於第一次的托鉢經驗，我感到非常的興奮，主要是因為是我第一次隨著僧團走在街頭，並有機會透過這樣有意義的修行方式與陌生人互動。當我走在街上托鉢時，我非常感謝僧團受持不受取、不積蓄、不使用金錢戒，這也對我留下深遠的影響。當有人要供養金錢時，我友善的拒絕，並且告訴他們接受這樣的供養是違反我所受持的戒律。這樣的狀況之下，使我不再生起更進一步的貪欲與妄念。

接受陌生人食物供養的經驗，長養了我內心的謙



卑。這是因為當接受食物供養時，我對陌生人沒有抱持任何的期待與依賴。當我知道吃的目的只是為了讓身體有足夠的營養而能夠繼續未來的修行。我也感到一種要更加努力修行的急迫，這樣在未來，我可以造福更多的生命。

打開了生命的另一道門

出家的經驗使我全面深度性地更加的覺察到目前的情況，同時內心打開了一個新的方向，這個方向使我對佛法有了新的認識，並且帶來了光明與和平，而不是抗爭和痛苦。

從這個經驗我所學到的最重要課題是意外的發現瞭解細微的改變始終在發生，並接受它為生命過程的一部份。改變的發生起因於生命是緣生。並在每一個時刻裡，盡我所能的留心和努力，使其帶來清明和獨立。佛法也教我不要有期待，因為期待會帶來痛苦。獨立允許我自己的內心安定，而不需要依賴於任何外在的安全保證。另外還有想法和感情的成熟。緣起現實是在影響中發生及改變。

佛陀教導我們以不偏向任何一方的走中道之路。這個教法讓我學會了處理問題與困難時，如何去平衡自己的情緒與理性。這樣的平衡讓我內心找到了平靜與滿足。當我知足之時，以及有一顆清明的心，我感

到了快樂與喜悅。

我很感謝有這樣的奇妙經驗，有這樣美好的機會體驗寺院裡靜謐的生活。我真的很感謝 隨佛尊者和 Ven. Tissarā 師父給我這樣的機會體驗出家生活，並且讓我明白 佛陀曾經親証的解脫、成就正覺之道。他們的慈悲並指導我走向解脫，我對他們有最至上的感激。

我也非常謝謝所有僧團成員教我 佛陀教法，以及如何持律的生活。這是第一次，我感覺到僧團的慈悲不僅僅只是在僧團內部，更是擴展到所有的佛教修行者。這樣的認知是完全不同於我過往對僧團的認識，我曾經認為所謂出家人就是遠離人群，過著遁世生活。

最後，我很感謝法友們以及每一個給我機會讓我向他們學習的人，每一個人與每一個人獨特的特色都帶給我這顆滿足的心無限的快樂和喜悅。

就目前而言，我仍然是一個十戒尼，尚未有任何決定何時還俗。我將持續這樣短期出家的體驗，並以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為基礎，實踐修行生活。皈依佛、法、僧讓我感到慰藉與安定，同時慢慢地走向離苦解脫之道。願我以此生命受益更多的眾生。

Sādhu! Sādhu! Sādhu!





心的功課—臺北短期出家感言

短期出家 律炬

2012年7月13日～8月12日，本人參加了臺灣菩提伽耶內覺禪林的三十天的短期出家的律行生活。

修行的生活作息大致上是這樣的，清早五點起床，五點半打坐修行，三十分作早課，六點半早齋，七點洗碗盤並打掃環境，八點十分佛法開示，期間打坐一至一個半小時，十一點十分午齋，午齋後休息到下午一點半，下午一點三十到五點十分，佛法開示與打坐修行，接著盥洗時間，晚上六點四十到九點十分佛法開示與打坐修行，最末是指導老師的叮嚀及隔天活動的告知，之後就寢。我約略的統計，平均每天要盤坐十小時，其中包含打坐時間五至六個小時，其他的勞動略去不估，光是大量的盤坐時間，所帶來的腿麻腰酸和背痛，我想一般人只能意會，不敢體驗。

由於尚處適應階段，清晨與下午的打坐修行，是我最感疲倦難熬的時刻。話說大學畢業之後，我每天睡覺時間十個小時，生活安逸輕鬆，日復一日，待在冷氣房裡打著電腦，直到前來北投。每回打坐時候，精神已然到了昏睡極限，暈頭轉向搖搖欲墜，只好強捏大腿以提振精神，那份煎熬，總讓我有種何苦來哉的傷感。不過每日的收穫與體會，確實讓自己點點滴滴的成長與蛻變，以吃飯為例，我們學著坐在蒲團上用餐，餐盤擺在長几上，用具是湯匙和叉子，吃飯時候，不能彎腰低頭，我們須將飯完整的用湯匙裝好，優雅的提高送入口中，中途不能掉飯粒，也不能在飯還沒送到口邊的時候，就張開嘴巴。大片的菜、麵包或者水果，需要用手撕開或用叉子切小，才能食用，恍如置身紳士養成的訓練課堂之中，每個細節都細緻的考究。開動之前，也要等指導師父開始用餐之後，我們才能開動，這是佛門裡頭，晚輩對長輩的一種尊敬。用餐過後，我們也需將碗盤擦拭乾淨，才拿去洗。

心的功課

許多人可能無法理解，靜坐究竟何用之有，不過就是兩腿盤坐，雙手結印，乍看之下，彷彿空耗時間，親身體驗，才知不然。過往的經驗裡頭，環境培養我們的慣性，就是追逐外在的人、事、物，與人的交流，競爭或合作，電視頻道，書本知識，社會資訊，乃至五花八門千奇百怪的網路世界，諸如此類，讓人迷惘狂亂，無所適從，鮮少有人停下腳步，將心挪些空間，讓它喘口氣，舒活片刻。Ven. Lokadīpa 對我們說，台灣什麼事都是快快快，路上行人，消費習慣，一切都是那樣匆忙，讓人倍感壓力，喘不過氣，定心暗想，深有同感。自小我們就趕著上學，趕著補習，趕著讀書，趕著考試，一路這麼跌撞攀爬，大部分的人不知所學為何，卻這麼一路被趕鴨子上架，恍然發現，人生已過好幾十載，回首前塵，頓覺生命之快，讓人警惕，死亡看似遙遠，其實，最多不過就是百年的光景而已。

到了禪林，不同於在家人的快與緊，我們開始學著慢而靜，手錶被收走，沒有電視，也無報紙，外在事物彷彿過眼雲煙，原有的束縛漸漸鬆脫，調養心情，時時保持寧靜清安的狀態，便是修行的第一步。師父常叮嚀我們，來到禪林，要學著少看他人，多看





自己，少講話，多打坐，培養一顆細膩寧靜的心，便可覺察一般人不容易了解、體會的智慧和事物。

漸漸的，我開始適應每天五、六小時的打坐時間，師父教導我們，平時要內止言語以做因緣觀，心情放鬆，舒舒服服，等到打坐時候，便什麼也不想，只放一點專注，打坐姿勢並不特別要求，只要坐的舒服，不會睡著便可，關注的重點是內在的平和。開始打坐之時，師父會引導我們，如此順著引導一步一步定心，體驗一種內在的快樂。

僧伽三衣

佛教依傳播的地理方向，分作南傳佛教與北傳佛教，南傳佛教的國家包括泰國、緬甸、斯里蘭卡等

等，北傳佛教則是台灣、中國、日本等等。南傳佛教的規定和生活方式，是比較近似於原始佛教的，所以我們的袈裟，也就如同 佛陀時代一般，三衣的規格。都是大布一塊，這就是標準配備。下衣就如同裙子一般，為了適應穿著袈裟，我們在八戒期間就先訓練與適應，指導師父特別教我們如何站、坐、蹲、換腿、睡等等。

因為袈裟的限制，所以我們不能跑，也不能跳，諸如此類許許多多的叮嚀與規定。換上不同的服裝，也換上不同的心態，想著我已出家，就該有出家人的樣子，遵守戒律，守護威儀。

上山是為了找出路——臺北短期出家感言

短期出家 律月

2012年7月13日～8月12日，本人參加了臺灣菩提伽耶內覺禪林的三十天的短期出家的律行生活。這期間，體驗了托鉢，看到大眾都很虔誠的供養，內心很感恩。有一些父母也趁機教導他們的孩子供養僧眾種福田。大師父讓一大群的出家眾莊嚴而整齊的出外托鉢，目的是讓社會大眾明白，中道僧團只接受食物但不受取金錢和肉食。

禪修期間，法工們一定很累，他們不辭辛勞的護持與照顧我們這群短期出家眾，我們皆銘感於心。第七天早上，在禪堂禪修時，耳對聲，耳識生起，聽到外面不知名的鳥叫聲，蟲叫聲，各自在展現它們的才華，形成美妙的自然交響樂。感覺菩提伽耶禪院很安祥寧靜。

到一個新的環境，心裏難免會有些害怕擔憂，大師父告訴我們，化解的方法即是自己要有接受的心態，既來之則安之，心裏就不會不接受。師父還說出家很像個嬰孩剛出生，需要父母教導接引，到法的世

界一步一步學習，身心各方面都需要師父一點一滴的給予指正，當一位出家人並不容易，威儀戒律必須要守護得很好，不然會讓社會大眾對僧團有不好的評價。

修行要有法與律，離開法與律談不上修行，內在的貪欲若沒止息，生命的苦就沒辦法止息，因為生命是因緣法。修行不是有一個我在修，只是在因緣中改變，生活中的過程才是修行的重點。只要在六觸入處不如理作意，癡、貪、瞋就生起，其實癡、貪、瞋是在生活中的過程裏。在生活的過程中斷除癡、貪、瞋的因緣，癡、貪、瞋的因緣止息，苦的因緣也止息。

為什麼要上山禪修？因為我們是在找生命中的出路。大師父講了很多寶貴的法義和禪修方法，非常感恩，也感謝中道僧團諸位法師及 Ven. Tissarā 法師指導，受了這麼多的恩惠，要以什麼回報呢？好慚愧，唯有說聲感恩再感恩。



親炙 佛陀正法—臺北短期出家感言

短期出家 律度

筆者出身拜神的家庭，小時候也跟隨父親到過道場。此外，家伯父青年出家。所以，對佛教並不陌生。但是，由於一般神佛信仰者過於功利，使我對宗教有所排斥。

求學後，由於尊崇科學，加上接觸社會學對於宗教的批判分析；因此，廿餘年來筆者拒絕參拜任何神佛。反倒是有幾次出入不同的教堂。其實，除了拜金主義，騙財、騙色事件外，各宗教最令人反感的莫過於無視社會的不公不義。這連帶使我質疑上帝或佛祖！

年紀漸長，本人對宗教的看法亦有轉變。畢竟，哲學、科學、文學都無法涵蓋人生。即使各宗教神棍充斥，卻係人的惡性，與宗教無關。雖然，筆者自認無須宗教信仰；但是，宗教卻似乎是去除人對於生命無常的恐懼之良藥。

數月前，筆者自 Ven. Vijadīpa 法師處聽聞「中道禪林」與 隨佛法師名號。Ven. Vijadīpa 法師與筆者相識十多年，不僅學識淵博，佛學研究亦深，是台灣的知識菁英。在他出家那天筆者也受邀參加了剃度觀禮。後來，因 Ven. Vijadīpa 法師邀請，加上老闆半強迫並由同事代為報名，遂參加七月十三至廿二日的短期出家。然而，此次出家不僅使筆者對於台灣佛教界的看法改變，對於人生也有不同體會，極感謝有此機緣。願藉下文分享想法：

首先，對於剃度，因筆者在國中時曾理光頭三年，故未覺困難。至於佛門戒律，個人也適應良好。畢竟，比當兵輕鬆。此外，同期師兄雖來自各國，卻相處融洽。反倒是，眾師兄佛學造詣甚深，令筆者自

卑。說真的，這是個人首次有成為「道行最淺者」的經驗！

關於「托鉢」，確實最值得一提。筆者原本並無任何想法，不過就是「行乞」吧！只是，對於剃度第三天便外出托鉢覺得新鮮。當然，只求食物不收錢財讓人觀感較佳。不過，當本人在北投公園下車沿路走到北投市場門口時卻是百感交集，不自覺流下淚珠。尤其，在初次打開鉢蓋，接受供養並說出「Sadhu」時，頓覺眼前朦朧、無法自己。

第二次托鉢則於七月廿一日到天母士東市場。此次，筆者自覺在穿戴整齊、精神抖擻的隊伍中，較其他托鉢金錢的出家人，覺得有些微的「驕傲」感。這次，報紙也有報導，可見確實與眾不同。只是藉由信眾的虔誠供養，我體認到出家人既接受布施，唯盡心參透佛法，度化眾生以回報爾！

師父講的「了生脫死」應是參透生死本質不執著於眼前，正如「因緣法」係闡明萬物隨時變動之理。至於，「永恆」應是「在隨時改變的動態平衡中求取寧靜」吧！

隨佛法師，辯才無礙，智慧如海。法師們亦多慈悲而莊嚴。甚且，僧團嚴守不持金錢戒，讓人有財富多寡和佛法距離無關之感。師父一再強調「菩提道」、「佛陀正法」等，引經據典，更予人有醍醐灌頂之感。

雖然，還俗後確實雜事纏身；但是，我經常介紹中道禪林給接觸佛法的朋友。他日，個人亦當續此因緣。

再次感謝，並恭喜大家有緣親炙佛陀正法。



踏上 佛陀的法船—臺北短期出家感言

短期出家 律竟

長久以來，一路尋覓 釋迦佛陀所說的出離生死之道要怎麼修，但得到的大都是玄之又玄的答覆，沒有肯定的實修方法。

很慶幸自己能在臺北內覺禪林參學，在有生之年能踏上 釋迦佛陀所傳的法船，期能從此岸搭往彼岸。感謝 釋迦佛陀，也感謝中道僧團法師的教導，在 30 日短期出家期間，聽到的法義塞滿了腦袋，但內心卻是一片平靜。每當聽到 佛說一切法在六入處，別無他處，每個眾生都能現觀身心，無明也是當前發生，而不是前世的業障，內心就充溢著感恩之情，感恩前人不斷的考證，證實了 佛陀當年所教導的正法，是那樣的平穩務實，在每個當前都能現觀察覺。

這期間，僧團也帶領著短期出家眾去體驗托鉢生

活，看著師父們腳步穩重、儀態莊嚴、徐徐地向前走，在熱鬧的市集，形成了令人感動的畫面。一些小販看到師父們出現，臉上流露出來的笑顏是那麼真誠喜悅，像遇見了老朋友一樣的親切問候、閒話家常，彷彿時空倒流，回到了 佛陀時代的場景。看到大眾虔誠慷慨的布施供養，實在令人為之動容！

在 30 日短期出家期間，有來自不同地方的修行者，每天晚上，出家眾要聚集在一起布薩，反省當天自己的身口意的律儀是否犯戒，有時聽到「凸槌」的狀況，忍不住啼笑皆非，增添不少的趣事。雖然只是 30 日的相處，但種種不同的生活體驗，在生命的旅程中留下美好的回憶，令人回味無窮。期盼自己學了寶貴的佛法，在未來的歲月裡，能夠好好的、篤實的實踐。

30 日禪修花絮—戶外禪坐篇

當三十日禪修營的第二階段（7 月 25 日）碰上了台電通知停電。是日，法友們體驗到戶外禪坐的滋味！





30 日禪修花絮—請法篇

Ven. Tissarā 師父追隨 隨佛尊者學法已經 18 年，得到尊者的真傳——片刻不離將因緣法、四聖諦活用到日常生活中，所以是法友們最愛請法的對象。

禪修期間常常會出現這個場景，只要 Ven. Tissarā 師父一有空閒坐下來，就有法友趕緊把握機會請法。

不是只有台灣如此喔！

這是去年馬來西亞 Asahan 禪修營拍攝的場景（適逢夕陽西下的淨務時間），剛開始只有少數幾位法友請法……不一會……，路過的法友都不約而同加入旁聽的陣容，忘了要去洗澡。





30 日禪修花絮一行堂法工篇



有好的廚藝，也要有好的行堂來搭配！

為了顧及禪行者體質不同，不僅大寮法工煮食時煞費苦心，連行堂人員也深怕分發到個人身體忌食的食物，影響了禪行者的修行。

禪修期間，法工也在禁語之列！那麼要如何表達食物的屬性呢？

年輕的行堂法工迅速、用心的製作出食物標示牌。

炎炎夏日，胃口受到影響，行堂法工不忘勸進法友努力加飯菜…。

禪修期間過午不食，加上少欲知足的學習，讓法友們在食物量上錙銖必較，行堂人員只得犧牲個人用餐時間，掌握最佳時機來推銷食物。





在團體中學習 在改變中成長

【三十日禪修營暨護夏法工心得感言】

台灣 法息

2012年7月初，感恩大師父慈悲，允我淨住道場，近學服務。相隔數日，馬來西亞護夏法工陸續抵台，道場熱鬧起來。離開職場十年，習慣深居簡出，鮮與大眾頻繁互動，也因此罕有機緣，在團體中檢視自己的不足。這次僧團在台灣進行長達四個月的結夏安居，又擴大舉辦三十日短期出家暨禪修營，我很慶幸能夠擔任三十日禪修營的法工長，並且參與護夏法工的行列，和來自馬來西亞、美國、台灣各地的法友們一同作務。在四個月的團體生活中，重新的發現，重新的學習。

7月13日開始的三十日禪，每期都有新鮮的挑戰：第一期適逢整修大寮，學員要接受吵雜施工聲及擁擠環境的考驗，不適應的問題因此特別的多。而大寮長和主廚，要利用小小的廚房，準備七、八十人份的早午齋，壓力更是大。好不容易整修完工，大家又

忙著大掃除，把鍋盆器具一一歸位。第二期碰上颱風，不但禪堂漏水，剛修繕完的大寮更是鬧水災，雨水從鐵板下方滲入，法工們則是拖把抹布擦不停，才清晨五點多，大家已經滿頭大汗。第三期碰到缺水，雖是炎炎夏日，道場也不得不採取限水措施，兩天停止洗澡洗衣，大桶小桶的回收洗菜水用來沖馬桶。在這些情況下，當個法工長，儼然全職服務生，必須隨時傳達僧團決議，協調法工作務，處理學員問題，回應突發狀況。碰到《正法之光》要出刊，還得抽出時間，寫稿看版找錯字。

從早到晚，像顆陀螺滿場轉，最大的享受，就是坐在沒人注意的角落，靜靜發呆。不過，比起「民以食為天」的大寮長和行堂長，我算好命的。也多虧馬來西亞年輕法工的全力投入、台灣法工的疲勞辛勞、加上道一師父智慧善巧的調兵遣將，馬拉松式的三十



日禪修營，終於圓滿落幕。

◎沒有唯一的好道理和好辦法

三十日禪修營的團體生活，由於禁語的規定，法工們僅限法務的溝通，少有分享的機會。除了某些資深法工緣於長期情誼彼此熟識之外，許多法工彼此之間是挺陌生的，大家在禪修期間齊聚一堂，常得經過幾天的磨合，尤其大寮裡，更是修行的好所在，幾個人在一起，絕對可以炒出熱鬧滾滾的脾氣、想法和作法。有趣的是，口味和肚皮是很難商量的，水果怎麼切、食材如何搭配、菜要怎麼煮……每位有經驗的婆婆媽媽都有一套「廚房哲學」，如果執著自己的意見和作法，事後情緒肯定一籬筐。其實每個人都沒有錯，每個人都想端出自認為最好的，但為什麼湊在一起，會變得不好受？眾生都很保惜自己的五受陰，共同作務時，若沒有 大師父所說的：「共同生活，沒有唯一的好道理及好辦法，必須互相尊重」的共識，快樂的法工，一不小心，可能變成，受苦的好人。

三十日禪修營結束後，護夏的重頭戲才開始。由於護夏法務，著重於護持僧團閉關進修，比禪修營的法務單純，所以法工用功的時間比較多，交流分享的機會多，體驗的也比較多。擔任護夏法工的經歷，改變了我，讓我明白，在正覺之前，先學習好好做人、好好做事、認真生活，是多麼重要的事。

◎在團體中重新發現和成長

護夏期間的團體生活，和禪修營期間截然不同。因為人數較少，不禁言語，為了護夏，大家必須像家人般生活在一起，共吃，共做，難以隨心所欲的安排環境，即使夜裡排排睡，鼾聲、磨牙聲、夢話亦是此起彼落。剛開始，我還真不適應。長期離群索居，喜愛獨行靜默，讓我在處眾時，常有一種疏離、旁觀的心境。那種在團體中格格不入的感覺，就像一滴油，無法融入水中。平日出門上課或參加活動，晚上回家還是有進退的空間，但長達數月的團體生活，就是一

大挑戰了。我發現自己生命中幽閉的一面，緣於太在意自己的想法和感覺。從小到大，太多的勝任經驗，長養了尊榮、矜持與身段，我其實不太能放開自己，主動走入人群裡。但是，生活過程的改變，影響了我，法友之間無私的分享和關懷，像水一樣逐漸滲入我的生命，個性中堅冷的一面開始破冰，感覺到暖意。感謝 大師父教導我：「如果你不是一個別人願意親近的人，又如何能自利利他呢？」我敞開心房，準備好接受，也準備好被接受，學習把握在手裡的「自己」放掉，學習融入群體。感謝團體生活，讓我無法迴避。因為，獨自修行，畢竟能選擇相應的對象和環境，有時可能落得長養習氣而不自覺；團體生活，無法隨心所欲選擇人事物，反而容易在境界中發現習氣，從而改變自己。

◎每件事的影響都不容輕忽

我在家時，不在意生活瑣事，也不勤於人際往來，我總覺得，人生有太多重要的事情要做，有太多的修行功課要精進，把時間花在柴米油鹽、跑腿採辦、灑掃應對等生活瑣事上，未免太浪費生命。這個觀念，使我養成一種心態：重視有價值、有意義的「大事」，輕忽沒價值、沒意義的「小事」。而我的煩惱，也常起於，必須處理那些生活中不得不面對的小事。小事處理不當，又衍變成相煎的大事。

當了護夏法工後，這些「生活瑣事」，全成了法工一天當中的「生活要事」，起初我得耐著性子，調伏自己的不安。我觀察其他法友，如何承擔眼前的作務？他們盡心做事的態度，令我慚愧。慢慢的，在日常作務中，我發現，做事，不只是做一件事而已，做事，其實反映一個人的人生態度，反映一個人是怎樣在做人的。生命的品質，就在每一個生活過程中呈現，不管事情是大是小，都應當認真回應，如 大師父所說：「最重要的人，是眼前的人。最重要的事，是眼前的事。」尤其在團體生活中，常常一個眼神、一句不經意的話、一個處理事情的態度，都會產生很大



的影響，形成一種難以跨越的「感覺」，持續在彼此的內心發酵。事情無分大小，因為每一個生活歷程的影響都不容輕忽。所以，善待眼前的因緣，認真做好眼前的事，就是最重要的事。

◎在當前的因緣裡經驗生命

過去學習佛法，習於佛學名相的理解，各種禪法的修習，較少於做中學習。來當法工，除了報三寶恩，也抱著更上層樓的學法之心。但是，當法工後，每天讀經解義的時間，比在家時，不增反減，我自認退步而感焦慮。某日早齋後，我在掃地時，耳邊傳來大師父對僧團開示的聲音，我陷入想要聽法的焦慮，心裡七上八下。突然，我驚覺：來當法工是為了修行，我為何起煩惱呢？眼前的煩惱是如何發生的？我意識到自己的焦慮，來自大腦對法食的渴求，背後，有我十年來對佛法嗜聞嗜學的慣性，有我從小到大藉由學習獲得自我滿足的期待感，以及許多錯綜複雜的心緒。我自省：如果學習佛法，只停留在大腦的知解，卻無法用在當前止息煩惱，我其實並沒有踏入修行的門；如果學習佛法，反而讓我在境界中徒增煩惱，那一定是我學習的觀念或方法出了問題。

我注意的焦點，回到眼前的世界：啊！雙腳觸覺的變化是如此明顯，法友們的互動是如此交互影響，眼、色、耳、聲……的五陰世間是如此真實，在因緣影響下不斷流變，而大腦的焦慮，緣於「自我」的妄想，緣於失去正念。我想起道一師父曾在課堂上，和大家分享大師父說過的一句話：「佛法的修行，是一種生命的經驗，不是一種理論，也不是一種願景。」我覺得慚愧！有正念就有佛法，修行不離生活歷程，我要去哪裡學法呢？知多、行少，並無大用。把握當前的因緣，好好經驗生命就是。我開始安住在當下，用心掃地，在作務中觀察，在作務中體驗，在作務中消融「自我」的焦慮，在作務中學習放掉「自己」。從「佛法是佛法、生活是生活」，向「解行並重」努力。學習佛法，對我而言，不再只是經法禪法的解

知，而是活生生的生活體驗。

◎一頭快樂的低頭吃草的牛

我很感謝 大師父給我做法工的機會，讓我在佛法的光明及僧團的庇護下，消磨躁氣、驕氣、脾氣，學習做一個平實的人。從法工應行的律儀中，體認「恭敬、柔順、好教」；從每天的生活作務中，體認「合群、互助、服務」。大家相處，彼此都在因緣的影響裡呈現當下的身心狀態，是因緣如此，不是誰如此。依這樣的認知做人做事，生活變得「有方向沒目標，有努力沒期待」。意外的是，越是只見六觸入處現起的五受陰在影響中遷流不息，大腦的「自我」焦慮反而越沒有因緣現起。學無止盡！我像一隻低頭吃草的牛，向境界汲取成長的道糧，心情越來越輕鬆，越來越快樂。原來，大師父說的：「隨正念，隨正見，行於正行」，就是生活中的快樂之道。

有些教導，是老師無法言說的。那些無法言說的教導，必須穿越概念的迷障，在生活中親身觀察、發現、體會，才會成為自己的生命經驗。結夏期間，我從 大師父、道一師父及僧團師父身上，發現太多值得學習的優點。生活中的修行，雖然平凡得不起眼，卻是滴水穿石的真功夫！師父們的身教言教，令我獲益良多。我益發感念 世尊建立僧團的用心，除了令正法住世之外，也令僧俗在團體中互相學習。

◎法的力量落實在每個人身上

夏安居的尾聲，來自海外的法工們陸續離去。解夏後，僧團亦開始遊化弘法的生活。解夏後的第二天，我在草地上整理道場裡的三盆花，拂去殘花腐葉，灑上細細水珠，昔日情景，浮現眼前：紫色的小雛菊，是陪法泳和律悉師父去看病時，向路旁花販買的，初買時只見朵朵花苞，而今已是滿盆綻放。兩盆金黃鑲紅的瑪格麗特，是陪法承去山上遛蹺時買的，一盆仍光彩奪目，一盆已略顯枯容。文學家法泳剪草的聲韻，猶在耳畔，我想起她說的，要用愛，對待一



花一草，因為生命是有感情的，讓它們晨迎朝陽夜飲露，它們會很開心。法斌是個盡責謙恭的守園人，他常把落葉掃得很乾淨，讓法泳少了許多揮帚的樂趣。還有，法曇、法十、法香、法平、法馨、法日、法培、法虔……，每個人，都有個自的人生故事，個自的經驗與智慧，個自需要度越的困境。他們真誠面對自己的困難，努力在境界中學習、在學習中改變的事跡，激勵了我，影響了我，我看到法的力量！他們都是我的老師，在他們身上，我學到太多。

炎夏已過，秋意沁涼，我也在此，默默度過 50 歲的生日。10 月 31 日下午，我們在禪林門口，恭送大師父及道一師父一行人赴美弘法。11 月 1 日上午，禪

林內最後兩位馬來西亞的法工也離去，這一期護夏法工，就只剩下我一人了。11 月 2 日，我趕上陽光，清洗法友們換下來的床單被套，一邊想念她們美善的德行：一群人，在這裡，以實做，體驗佛法的真義，分享成長的喜悅，確立生命的道路，然後帶著法的甘露，繼續在各自的因緣裡奮進。11 月 3 日，我收拾簡單的行囊，暫別禪林，回到俗居，動手清掃已四個月未曾清理的房子，並寫下這段過程和您分享，也是提醒自己，不要忘了這些經驗和教訓。

然後呢？……故事並沒有結束，影響仍在進行，一切仍然不完美，不同的是，在不完美中我學會接受，在法的道路上，隨正念、隨正見，繼續發現、繼續改變……。





修行與生活本來就分不開——護夏法工感言

馬來西亞 法曇

在隨佛尊者領導下，中道僧團、原始佛教會為了推廣及廣傳佛陀正法，一直馬不停蹄的在台灣、美國、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各地，積極地舉辦各項弘法活動。今年的七月十三日至八月十二日，內覺禪林舉辦三階段的十日禪修及短期出家的修行。

緊接著，是僧團的三個月雨安居。因為這樣的因緣，大師父邀請馬來西亞的法友來台灣內覺禪林當法工，並參與禪修。我們幾位來自馬來西亞的法工，就是在這麼一個因緣下，於七月七日抵達臺灣，來到內覺禪林。

跟隨大師父學習快三年了，心裡一直嚮往著有那麼一天，可以來此修學。現在總算如願了！當然，剛來到時，對環境是感到有點陌生，心裡不免有點忐忑不安的感覺。不過在師父們的照顧，尤其是道一法師親切的關懷下，我們都有如歸家的感受，很快的適應各項生活上的起居。法工們來此，除了學習以外，主要是幫助處理道場的一般家常事務，以便讓師父們能安心辦道。一般的工作，我們都能勝任，唯一讓我覺得有點壓力的事，是對台灣的食材不熟悉，烹調方法也有多少差異。不過，這一切都在道一師父的指導下，慢慢地適應過來。由於地緣及氣候的關係，台灣的許多蔬菜是我們從沒見過，當然也不知道如何調煮。在此，我要感謝台灣的多位師姐們，他們非常的發心，在禪修期間不辭勞苦，每天都輪流到山上幫忙大寮的事務，並且個個廚藝都好，也能幫忙解決烹調

上的問題。這是個彼此交流的好機會，感謝師姐們！

在禪修期間，每位學員及法工都會被安排負責各項清理事務，或大寮行堂事務。在分組及分工的合作下，一切都有效率地進行。修行與生活本來就分不開，一切的學習，最終必須能應用在日常生活及處事待人上。道場裡眾多學員，個個都來自不同的生活背景及成長過程，對修行者而言，在一起相處或做事能否和協共處，不僅是個大考驗，同時也是很好的自我觀察及改進的機會。當然，大師父也時常耳提面命，教誡大家為人處世之道。老實說，活了大把年紀，來到這裡才發現該學的還很多哩！只要肯用心，師長及法友都是我的善知識。

台灣的法友，尤其是一些比較資深的法工，對大師父及僧團的尊敬與護持，讓人感到深切的虔誠及發心。在一個月的禪修期間，道場的一切事事物物，都因為有他們不斷支援，而能順利進行。平時師父們的四事供養，也由發心的法友們定時、定量地輪流供應而不缺。當然師父們也不定時的出外拖鉢，尤其在短期出家期間，中道僧團的師父們加上短期出家眾，浩浩蕩蕩幾十位出家人一起托鉢，很是壯觀，托回來的食物也非常的豐富。根據出去幫忙護僧的法工們報告，真是很感人，也表明一般社會大眾對真正修行的出家人，是恭敬供養。當然這樣的托鉢方式，主要是讓社會人士認識中道僧團，還有與出家人結緣、修福的機會。



由於僧團的人數逐漸增加，今年雨安居期間，大師父對法師們的訓練、調教，是非常積極及用心。期待僧團的師父都能各盡所長，為原始佛教的發展、社會的利益而努力。大師父幾乎是不放過任何可以向法師們開示的機會，除了正規的禪修，大師父是不厭其煩地提示待人處世、生命價值、生活儀規，還有如何看待人生課題等，都有深入的啟示。法工們在耳濡目染下，也深受其利。當然大師父對法工們也同樣的關心與教誡，這是身為法工最大的福報，非一般法友所能體會。

另一項令我深受感動的事，是啟建內覺禪林道場的過程。在缺乏資金、人力的支援下，一磚、一瓦，一草、一樹，緩慢而艱困的進行。如今道場有現今的規模，其中的過程，應是有如「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只能夠說是師父們堅毅不拔的信念使然。我

們來到此能享其成，住得舒服，環境清幽，只能說無限感激與敬佩，也覺得需盡力維持道場的整潔與清淨。

十月六日與七日，中道禪林主辦了兩天的法工訓練營。這是由大師父領導，各位法師及幾位資深法工們經過多次的會議，討論、策劃、集眾意見而安排的課程，內容非常豐富，這也是當法工的另一項福利。

兩天的學習程，讓法工們知道如何在護法的同時也是修行，對內如何地護持僧團，對外要讓新的法友及一般社會人士，正面、正向地接觸及認識原始佛教。這說來簡單，做起來就必需有因緣法與四聖諦的智慧，加上律儀的修行。當然凡夫起修的我，只能點點滴滴的邊作邊學，希望能盡力到一個法工的責任。不敢說圓滿，只能盡力以報師恩。

訓練 EQ 正向思考

日前發生一件男女朋友，因女方向男方提出分手，男生不願意而跑到女方家談判，拿出預藏兇刀砍殺女友後跑到大樓頂樓一躍而下，因為情緒管理不佳釀成的悲劇層出不窮。為讓民眾了解更多紓解壓力的情緒管理技巧，臺南市政府衛生局於 101 年 9 月 10 日晚上，舉辦「晴時多雲偶陣雨－談情緒管理」講座，特別邀請成功大學教授饒夢霞帶領台南市市民學習與認識「情緒管理」的調整妙方。共吸引 150 位民眾參與。

饒教授於講座更傳授十個「情緒管理技巧」及「心理健康秘笈」給參與的市民們分享，「情緒管理技巧」包含：肯定接納自己、積極樂觀想法、做事有彈性、要有接納不完美的勇氣、同理心、找出情緒來源點、冷靜後才有幽默、要懂得學習成長、尋找快樂源、作個情緒成熟的人，更強調建立「心理健康秘笈」的重要性。

專家分享十項技巧

取材自 優活健康網 記者杜宇喬 9/22/2012

饒教授指出，逃避不一定躲得過、面對不一定最難受、孤單不一定不快樂、得到不一定能長久、失去不一定不再有、轉身不一定最軟弱；別急著說別無選擇、別以為世上只有對與錯、許多事情的答案都不是只有一個、所以我們永遠都有路可以走、你能找個理由難過、也一定能找到快樂；懂得放心的人找到輕鬆、懂得遺忘的人找到自由、懂得關懷的人找到朋友。

台南市衛生局表示，根據這幾個角度來選擇適合自己，且能有效紓解情緒的方式，你就能夠有效控制情緒，而不是讓情緒來控制你！另外，台南市設置了 14 個免費心理諮商關懷預約地點，對於遭逢各種壓力來襲，正經歷心理困擾的民眾，提供就近以及維護個人隱私的心理諮商服務，由專業心理師傾聽、陪伴您，請於上班時間來電預約，讓心理鬱卒的朋友們有抒發及找到出口的機會。



生活中的佛法—護夏法工感言

馬來西亞 法日 & 法泳

重返禪林，即獲得 隨佛師父的“厚禮”。師父在接受了我們的頂禮後隨機開示，表明要送給我們三件寶。哪知師父的話鋒一轉，劈頭就問：「你們為何而來？」，我們當場愣了一下，「為何而來？.....」緊接著他又問：「比如說你已經找到了你契機的法門，例如念佛法門，也已找到自己所信服的導師；法門已有，師長也有了，那麼請問念佛的道場那麼的多，哪個道場會是你所選擇的？考量的因素是人、環境還是內在所投射理想的“家”？」

一連串的提問，引領我們去深思。這些正是我們一直以來所忽略而又非常關鍵的，也是所有學法者必需認真、嚴肅看待的切身問題。否則路不但無法走得安穩、快樂與長遠，還會煩惱不斷，終致淪落為不斷搬家的“流浪漢”，這對一個修行人來說，情何以堪。

晚上的開示，師父再次的重述，並將真正的出家、搬家（流浪）和在家三者之間的分別以及其特徵一一解說，隨著師父一路的講解、描述，我們看到了自己思路上的許多盲點，以及生活態度上的偏差。這些偏差若果不獲得及時和適宜的修正，再高深的法，也無法在生活中起大的受用。

師父說得一點也沒錯，在家人習慣於家庭生活，選擇自己所喜歡的、習慣的、願意面對的，以及能夠接受或可以面對的人、事、物和生活方式來生活，而修行人（不論在家或出家）必需過團體生活，而團體生活與家庭生活可謂南轅北轍，尚若在非家之外做家，必定充滿壓力和痛苦。

原來找個自己所信服的師長，猶如找爸爸；找個自己所願意接受的修行道場，猶如找個家；選擇相應的護法居士和法眾，猶如找兄弟姐妹，一旦條件符合內心的需求和期盼，就可開始“搬家”。實際上，道

場是個人來人往的地方，又怎麼可能讓人的期盼和選擇如願以償？

自覺覺他，自利利他才是行者的人生、生活和道路。修行人正確的心態應該是：內可度越憂苦，外可利益眾生。故此，學法者應該：（一）努力改變自己，讓別人願意與你相處，並在互動中得到利益，而不是老想著別人能不能適應你。（二）與大眾同甘共苦，不要只想得到好處，而不想付出。（三）不期待別人來滿足自己的需要，這是俗不可耐的思想，像在做買賣。

「只要掌握了以上三點，到哪裡都沒問題、都能安住，也比較敢出家了。」師父如是結語。所謂緣生法則無常、無我，沒有一樣東西是可以期待的，一切都是緣生，而不是為你而生。切記！切記！



雙溪大年 中道禪林 開幕
+ “一家一菜” 供僧

日期：25.12.12 (週二)
時間：10:00 am - 11:30 am 開幕
2:00 pm - 4:00 pm 大眾弘法
地點：吉打州雙溪大年 中道禪林
21, Lorong Emas 2, Taman Emas Suria,
08000 Sungai Petani, Kedah
洽詢電話：法佑師兄 (012) 492 8016



中道僧團 主辦
馬來西亞原始佛教會暨中道禪林 協辦



修行百問心得

台灣 法源

2012年9月8日，中道僧團在菩提伽耶內覺禪林舉辦了修行百問活動，師父說了一句經典名言：「明明不吃牛排，卻還待在牛排館裡面，看著對街的素食餐館，邊看邊猜，『那家素食店的食物衛生否？好吃否？』僅止於觀望和猜測，就是沒離開牛排館。」這個比喻令末學感觸良多，明明知道生死輪迴是苦，卻還待在熟悉的生死輪迴的生活模式中，想著解脫到底好不好？

在這次修行百問中，最受法友們重視的問題，莫過於「生死輪迴是怎麼一回事？」又「如何此六根敗壞，他處六根再有再生？」

師父則明講，絕大多數的人認為生命是有主體，由此主體來攜帶因緣業報，而帶著這相似業報的生命，就稱為由某某眾生輪迴而來，而且在這裡。但是佛陀所說的卻是「惟是因緣的改變，沒有主體」。我們每天身口意行為的業報，並不是被儲存在哪裡，而是直接的在這世界呈現，並且輾轉影響著，並非侷限在業報發生的那一點。

針對生死輪迴而言，由無明和欲貪之影響而呈現六觸入處的現況，只要無明欲貪還輾轉影響，所及之處所呈現之六觸入處，就是生死業報之展現，不需要主體，也不會在這裡，只是六根在因緣影響中呈現，不是六根在這裡。只要欲貪的影響不斷，受影響而呈現的六觸入處就不會斷。

只是我們一般以我見的思維模式在看事情時，都會認為現在我在這裡，這六根在這裡，而死後六根敗壞。因此就有兩種思維會出現：一種是此處六根壞滅就沒了，這個生命就沒了，產生斷滅見。從而對生死感到無奈，且不願追尋和觸碰此問題。另一種是想像出一種住在六根中的「某種本體」，有人稱之為靈

魂、阿賴耶識、神我、心...等等，六根壞滅時，就好像換房子一樣，從舊家換新家，但是那個攜帶業報的本體，卻是不滅的，產生常見。

在芸芸眾生的經驗中，似乎有耳聞輪迴的事蹟，卻很難求證有靈魂從此處到彼處的事實，因而對靈魂論，只能半信半疑。但這生死問題卻是各宗教必須解釋的核心問題，不同的解釋凝聚了不同的信眾，形成不同的宗教，可是卻缺乏能實證的根據，多數人只能聽信宗教領導者，彼如何說，你就如何信，沒有選擇的餘地，因為在他生命經驗中很難求證靈魂這件事，但是卻又想解決生死的問題，只能信了，這是眾生的無奈和痛苦。既然相信還有下一生，那宗教的指引就非常重要了，否則未來下一生要怎麼辦？宗教的指引就是希望和未來之所託，也因此，人們對宗教的信仰，猶如他的生命一般看中，一旦遭到質疑和詆毀，激進一點的就要跟你拚命了。

佛弟子修因緣觀，能觀察六觸入處的生起業報，是在無明和欲貪的影響下不斷的發生，所謂死亡只不過是因緣影響的改變而已。如是，就能了解到只有斷除無明和欲貪，才能斷除依無明和欲貪影響而呈現的六觸入處。進而所有依六觸入處而發生的身苦、心苦，都不再發生，這就是修行人所夢寐以求的苦滅。

而「無明」這種對緣生現實的錯誤認知，可以由修因緣觀而斷除；但是欲貪，卻是由無明影響下所產生的身心運作的生活模式。

此次修行百問，末學的心得是，應該要精進努力的走出牛排館，先不管對面的素食餐館食物味道如何，現在既然想吃素不想吃牛排，就先離開牛排館。走去對面的素食餐館，至於素食味道如何，去吃了就知道。法友共勉之。



當禪林法工的收穫

台中 法善

從小父母對我們管教的方式，就是過度保護與疾言厲色，以致家裡的小孩都木訥內向，並且沒有主見。想起小時候愛哭，完全源自於不善表達意見，只好以哭泣來發洩。對於人際關係，也是完全使不上力，不明白對方為什麼會有那樣的行為表現，也無法應付對方的任何情緒，總覺得去思考與應對人際關係太耗心力，最後只好戴上冷漠的面具，不擅於關心他人，卻很喜愛小動物。結果，就變成朋友口中沒血沒淚、無情的傢伙。

在學習佛法十年的歲月裡，我並沒有改變個性。在人群裡來來去去。也許每個人都認識我，但都沒有私交的情誼（因為別人的事完全不干我的事）；而自己也是一副「天涯我獨行」的姿態，不需要別人的關懷。當遇到困難，倔強的我總是自己解決也不求於人。

有緣學習原始佛法，並且在因緣際會之下，成為台中中道禪林的法工，這是我人生重要的轉捩點。由於台中地區目前只有一位法師駐錫，道場的法務也不算繁雜，因此大多由我與駐錫法師配合處理。由於這樣的機緣，讓我有機會經驗活了四十年從來沒有過的「如何解決困難與學習跟人溝通的技巧」。

很多法友可能會覺得當法工很辛苦，曾有許多法友對我說：「法善最辛苦了！」這樣的稱讚方式，讓我主觀的感覺到他們可能會這樣的理解：做中道禪林法工「很辛苦」。事實上，在我的體會裡，禪林法務並不辛苦。讓自己感到最耗心力的是需要面對來自十方不同個性的法友，尤其是向來不與人打交道的我，真是讓我感到困難。

剛開始，我會致電邀約法友參與活動或課程，駐錫法師會教我如何清楚的佈達法訊。但我總是東漏西

漏，無法將法師原本的意思表達清楚；與人對話時，我總是少根筋，詞不達意。駐錫法師會適時教導我如何改善。但聽是聽了，下次表達時卻又是另一回事，原來當法工不是那麼容易的啊！感謝法師對我的耐心。法友們來自四面八方，什麼個性的人都有，有的人跟我一樣單純、少根筋，有的防衛心重，有的主見強，有的樂於學法卻不喜歡幫忙法務，有的喜歡護持、供養僧團卻不樂於學法……。道場裡形形色色的法友真的很像社會的縮小版。

剛開始，由於自己對人性的不瞭解，對待法友，總是以自己主觀的想法去對待，遇到比較有自己想法的學法者，免不了要碰一鼻子灰。彼時，我以前的個性就會跑出來，心想：「人真是最麻煩的動物了，囉哩囉嗦。」例如：曾有一個學法者個性多疑，情緒起伏較大，跟道場的法友互動裡有些誤解。當法工的我，主動且熱心的幫忙協調，結果自己也陷入其中，讓不擅人際，腦袋不靈光的我，當法工的發心差點退縮。而內心雖知道原始佛法是正法，但因為心力用不上，造成內心的矛盾，這樣的心緒反應，竟讓我做了兩次很特別的夢：兩次皆在人群中找尋 隨佛師父，而且怎麼找都找不到，真是急死我了。我想，因為內心對正法的信心，是支持自己繼續學法的重要因素。回顧這個事件，讓我學會如何看待因緣。就如 隨佛師父所說：「人要有志氣，不要賭氣。」我們不要忘了最終目標，只要謹記不忘，就不會被境界打敗，因為那些都只是過程不是結果。不要再以過去錯誤的心態去主導自己的心情，如果看得懂因緣，真的可以免去很多不必要的誤解與紛爭。

參加台灣第一梯次的「法工培訓營」，讓我從今年五月至今，做法工的經驗得到不可思議的連貫。自從結訓回來後，腦袋與表達都變得清楚，面對不同個性的法友也有較妥善的應對。若是我沒有發心擔任禪林法工，這些改變，是我一輩子都不可能得到的。想起當法工的短短幾個月時間，有不為人知的辛酸，也有別人不知道的喜悅，每當我與駐錫法師處理法務

時，那種合作的默契常常讓我們歡笑，這也是別人無法體會的事。

在此感謝中道禪林讓我有當禪林法工的機會，讓我的人生真的從「黑白變彩色」。如：

(1)當禪林法工讓我與家人的相處上得到很大的改變：像我這麼冷漠的人，平常不會主動打電話關懷家人。並不是沒有感情，只是不擅於表達；但現在我轉變了，有很多因為自己不擅言行而起的紛爭沒有了，還會善巧的說些好聽有趣的話，來讓家人開心。

(2)在工作上也變得很不一樣：以前老闆總嫌我傾聽與表達很差，但因我工作態度很好，所以他只好勉為其難的繼續僱用我。現在，當客人來電時，我能幫老闆將事情問得更詳細，也能將客人的意思清楚的表達給老闆知道，再不會說些不妥善的言辭讓場面顯得尷尬。

(3)反應靈活的處理人事與法務：禪林法友因工作關係，請素食店代為外送駐錫法師午齋便當，但當天因忘記提醒店家外送，讓駐錫法師無午齋可用。某晚下班後，我前往店家接洽下個月的便當事宜，看到老闆一臉害怕我理論的面孔，我的反應則是柔軟的代法友道歉，並禮貌的詢問店家，是否還願意繼續外送委託的便當？老闆聽後心境與態度改變，並很樂意的再接受下個月外送便當的委託，並且叮囑員工謹記外送便當的日期，避免漏送，真是感恩。想想若是以前的我，哪有辦法這麼善巧靈活的處理，一定會搞得彼此不歡而散。真慶幸自己當禪林法工後的成長，也感恩素食店連一個便當也願意外送的慈心。

以上種種當禪林法工的利益與收穫，並不是當初我所能想像的，覺得此生能遇正法已是最幸運的事，想不到當禪林的法工，讓我的人生變得更有信心與朝氣。藉此將當法工的喜悅分享給大家，也鼓勵閱讀此篇文章的你(妳)，一起來參與及學習，一同成長。
Sādhu ! Sādhu ! Sādhu !



走入林間，明月靜謐地，不曾擾動半根草；
映在水面，明月靜謐地，沒有激起一絲漣漪；
照在梅花上，明月靜謐地，但藉著它慈藹柔和的光，
梅花看見自身的陰影。

琴聲在琴？抑在指頭？

月澄

宋朝蘇東坡有一首〈題沈君琴〉的禪詩，極為膾炙人口。

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

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

大意是說：如果琴聲是由琴所發出來的，那麼，將琴放置在琴匣內時，為何琴不自鳴？既然琴不能自鳴，那麼，該是撥琴的指頭髮出的聲響吧？那麼何不在彈琴的指頭上聽聽？

很巧的，《相應阿含》1169 經中亦有以下的一段譬喻：「過去世時，有王聞未曾有好彈琴聲，極生愛樂，耽湎、染著，問諸大臣：『此何等聲？甚可愛樂！』大臣答言：『此是琴聲。』語大臣：『取彼聲來。』大臣受教，即往取琴來，白言：『大王！此是琴作好聲者。』王語大臣：『我不用琴，取其先聞可愛樂聲來。』大臣答言：『如此之琴，有眾多種具，謂有柄、有槽、有麗、有絃、有皮，巧方便人彈之；得眾具因緣，乃成音聲，非不得眾具而有音聲。前所

聞聲，久已過去，轉亦盡滅，不可持來。」

蘇東坡化用佛偈經意，演說「法不孤起」的佛教「緣起論」。僅有琴弦不能發聲，僅有指頭也不能發聲，琴聲是指頭與琴弦相互影響而產生的。而相應阿含 1169 經中更明白指出「得眾具因緣乃成音聲，非不得眾具而有音聲，前所聞聲，久已過去，轉亦盡滅，不可持來。」

學習因緣法與緣生法，我們了解：世間沒有獨立而存在的事物，任何事物都在互相關攝中，相緣而起，也互相影響而改變。在這當中，看不到一法是固定不變的，也看不到任何一法是孤立的、自我的發生。

若從六根對六境生起六識的當中去認識這件事，

就會了解：五陰身心只是因緣所起，是條件狀態下的顯現，而且是遷流不息的狀態。眼前的一切只能經驗，卻沒有經驗者，經驗者只是一個概念；而所謂的經驗，也只是一個不停的過程，經驗著「經驗一直過去的經驗」，經驗著「經驗一直在敗壞的經驗」。

了解於此，世間還有什麼可以掌握和喜貪的呢？還有什麼可以追逐的呢？

《相應阿含》1169 經末如是交代：「爾時，大王作是念言：『咄！何用此虛偽物為！世間琴者，是虛偽物，而令世人耽湎、染著。汝今持去，片片析破，棄於十方。』」讓我們也學習大王的智慧和勇健，於六觸入處不再耽湎、染著，於六觸入處不起貪欲，內心安住，如理作意。

新恐懼記憶 可從大腦移除

取材自 台灣新生報 9/22/2012

消除記憶一直都是科幻電影主題，不過研究人員現在相信，在讓抹除記憶成真上，他們已經有了突破。

英國「每日郵報」(Daily Mail)報導，瑞典烏普薩拉大學(Uppsala University)的開創性研究，可以協助研發出治療焦慮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患者的全新療法。

這項研究是第一次證明剛形成的情緒記憶可以從人類大腦移除。

這項研究是由烏普薩拉大學研究人員執行，新研究報告發表於學術期刊「科學」(Science)。

研究領導人阿格倫(Thomas Agren)說：「這些研究結果可能是記憶與恐懼研究的突破。新研究

結果最終可能可協助研發出改良療法，治療全球數以百萬計有焦慮問題的患者，像是恐懼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與恐慌發作。」

人在學習某種東西時，持久的長期記憶是在強化過程的協助下形成，是依據大腦蛋白質的生成。當我們在記憶某種東西時，記憶有一陣子不穩定，在經過另一個強化過程後，才會再穩定下來。

研究人員說：「換句話說，這可以說，我們不是在記憶原本發生的事，而是在記憶上一次我們認為所發生的事。」

研究團隊發現，藉由中斷強化過程，他們可以改變之前記憶過的東西。

抹滅短期記憶 科學家發現新方法

取材自 台灣醒報 記者：劉運 9/21/2012

電影《MIB 星際戰警》裡特務人員手中的光條一閃，張眼的人立即忘掉剛剛發生的事！在現實生活中，科學家也發現了抹去短期情緒記憶的方法。學者指出，這個新的突破可望發展出新方法，醫治焦慮、恐懼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等。

抹掉記憶一直都是科幻影片情節裡的素材，但是科學家相信，他們最近的新突破，可以讓它成為現實。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的科學家發現一個新的方法，可以將大腦裡剛形成的情感記憶抹除。這個研究結果發表在《科學》期刊裡。

科學家指出，當我們學習一件事的時候，剛形成的記憶會有一段時間不穩定，接著會有一個「鞏固過程」，讓剛形成的記憶穩定下來。研究員說：「我們記住的不是原先發生的事情，而是我們最後一次對該

事的想法。」藉由打斷這個鞏固過程，科學家發現，他們可以改變人們所記住的事。

在實驗中，研究員給實驗對象看一個圖片並同時施予電擊。如此一來，這張圖片在實驗對象的腦海裡與害怕感覺連結。接下來，在實驗組裡，研究員重複的給實驗對象看那張圖片，藉以打斷其鞏固記憶的過程。另外在控制組裡，研究員讓實驗對象完成記憶鞏固的過程。

實驗結果顯示，記憶鞏固過程遭打斷的實驗對象，先前與圖片建立的害怕感覺會消失，讓這個圖片記憶在情感上成為中性。同時，掃描的結果也顯示，在大腦裡儲存恐懼記憶的部位，此記憶的跡象也跟著消失。



中道二日禪

時間：14/12/12 (五) 5.00pm 報到
16/12/12 (日) 4.30pm 離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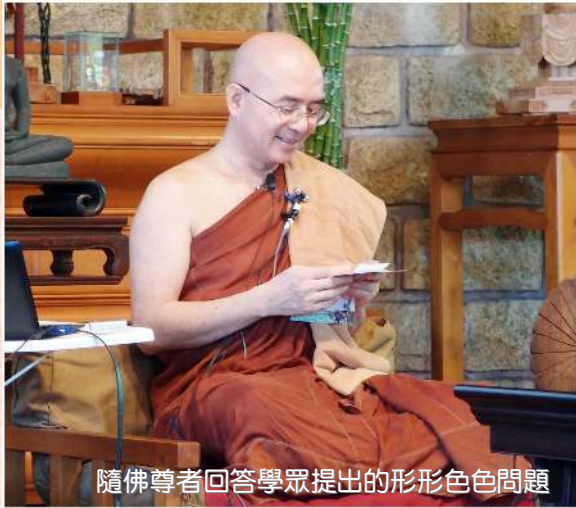
地點：檳城中道禪林
77-3 Lorong Selamat,
10400 Pulau Pinang

參加方式 -
1. 二日禪期間：住於寺，守八戒、過午不食。
2. 凡參與禪修者於禪修期間需「一律禁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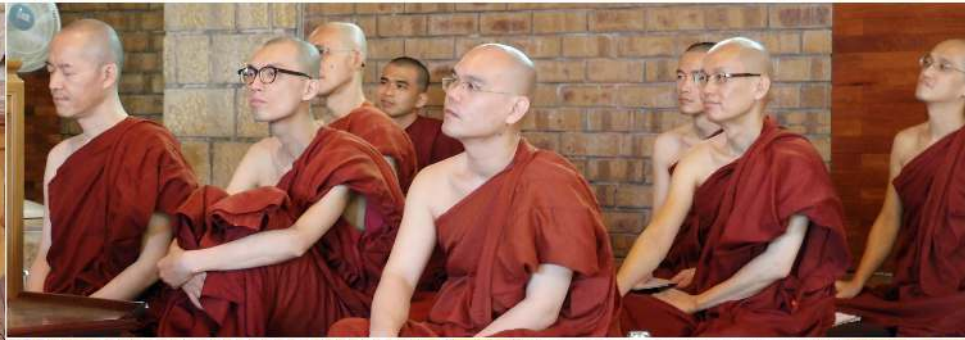
報名方式 -
1. 網站報名：<http://www.arahant.org>
2. 檳城中道禪林報名 (備報名表)
* 洽詢電話：(04) 228 8100
* 法星師兄：(012) 429 1978

 **中道僧團 主辦**
馬來西亞原始佛教會暨中道禪林 協辦

修行百問留記



隨佛尊者回答學眾提出的形形色色問題



是日(9月8日)中午 一家一菜供僧



10月6-7日舉辦二日法工營
離營前每位法友獲贈乙冊
《傳家至寶 光明寶冊》



法工營留記



分組討論中



生寂尊者正在舉例
如何生動地記下生活中點滴善行與善念





指導：中道僧團
導師：隨佛法師（烏帕沙瑪比丘）
Ven. Bhikkhu Vūpasama
發行：原始佛教會 (<http://www.arahant.org>)
發行人：Ven. Bhikkhu Aticca

(1)台灣教區(Taiwan)

E-mail: arahant.tws@gmail.com

❖ 台北 內覺禪林

O.B.S.T.-Taipei
台北市北投區登山路 139 之 3 號
電話：886-(02) 2892-1038
傳真：886-(02) 2896-2303

❖ 台北 原始佛教中道禪院

Sambodhi World-Taipei
台北市伊通街 58 號 2 樓
電話：886-(02) 2515-2505

❖ 台中 中道禪林

O.B.S.T.-Taichung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 378 號 11 樓之 1
電話：886-(04) 2320-2288

(2)美國教區(U.S.A.)

E-mail: arahant.usa@gmail.com

❖ 紐約 中道禪林

O.B.S.A.-New York
136-31 18th Ave. Flushing, NY 11355
Tel: 718-445-2562 Fax: 718-445-2562

❖ 紐約 原始佛教中道禪院

Sambodhi World-New York
30-20 Parsons Blvd, Flushing, NY 11354

(3)馬來西亞教區(Malaysia)

E-mail: arahant.mas@gmail.com

❖ 吉隆坡 中道禪林

O.B.S.M.-Kuala Lumpur
28, Jalan 16/5, 463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6-03-79318122

❖ 怡保 中道禪林

O.B.S.M.-Ipoh
61A & 61B, Jalan Chung Ah Ming, 31650 Ipoh, Perak, Malaysia
Tel: 05-2410216

❖ 檳城 中道禪林

O.B.S.M.-Penang
77-3 Lorong Selamat, 10400 Pulau Pinang, Malaysia Tel: 04-2288100

❖ 威省 中道禪林

O.B.S.M.-S.Prai
269, 1st & 2nd floor, Jalan Kulim, 14000 Bukit Mertajam, Pulau Pinang, Malaysia
Tel: 04-5309100

❖ 馬六甲 中道禪林

O.B.S.M.-Malacca
No 30, Jalan Kota Laksamana, Taman Kota Laksamana, 75200 Melaka, Malaysia

❖ 新山 中道禪林

O.B.S.M.-Johor Bahru
No 20, Jalan Undan 6, Taman Perling, 81200 Johor Bahru, Johor, Malaysia

歡迎索閱《正法之光》結緣流通

email: pucchat@gmail.com Tel: (02)2892-2505

響應環保，減少紙張，請提供 email，索取電子檔；或自行上網下載。

* 台灣助印劃撥：50159965 戶名：中華原始佛教會

* 美國護持帳戶：

1. Original Buddhism Society (弘法、助印)

Citibank Savings Account 9930260993

2. Compassion for Children (扶孤基金會)

Citibank Savings Account 9946841178

* 馬來西亞護持帳戶：Sambodhi World Berhad

HSBC Bank：202-124475-101

* 版權聲明：有著作權 如為宣法，非為買賣，不修改、增減內容，歡迎翻印流通。



說法結緣與布施結緣

中道僧團于每周六早上八點起，在中道禪林有原始佛法相關之說法活動；此活動並與台中、美國紐約、麻州、加州、馬來西亞怡保、檳城、威省、吉隆坡、新山、馬六甲及新加坡同步連線，歡迎十方善友蒞場歡喜參與共結法緣。中道僧團謹守 佛陀戒律，不受取、不積蓄、不使用金錢，除接受信眾上山四事（飲食、衣服、醫藥、臥具）供養；並不定時托鉢遊化，歡迎大眾隨緣供養。



中道僧團
原始佛法 人間佛教

開顯法眼 正向菩提

中道僧團 主辦 原始佛教會暨中道禪林 協辦

2012 年近期 美國弘法活動

報名網址：http://www.arahant.org Tel: 1-718-666-9540 Fax: 1-718-445-2562

日期	時間	主題	內容	活動場所
11月18日~11月25日	住於活動場所， 守八戒、過午不食。 (18日上午9:30~12:00報到)	《中道八日禪》	傳佛法教 入真實智	Joshua Tree Retreat Center 59700 Twenty-nine Palms Hwy, Joshua Tree, CA 92252

2012 年近期 台灣弘法活動

報名網址：http://www.arahant.org 傳真報名專線：(02)2896-2303 洽詢專線：(02)2892-2505

12月1日~12月2日	09:00-16:30 (週六、日)	《都會學院》結業	都會學院初級班 結業典禮	台北 內覺禪林
-------------	--------------------	----------	--------------	---------

2012 年歲末 馬來西亞弘法活動 報名網址：http://www.arahant.org E-mail: retreat.committee@gmail.com

12月4日、12月6日	20:00-22:00	《大眾弘法》	普渡眾生	吉隆坡 中道禪林
2012年12月5日 2013年1月5日	20:00-22:00	《座談會》 南洋商報和中國報聯辦	12/5 受挫是最棒的成長階梯 ~打一場精彩的翻身仗 1/5 峰迴路轉 走出哀傷	吉隆坡 南洋商報報館 No. 1, Jalan SS 7/2, 47301 Petaling Jaya, Selangor Darul Ehsan,
12月7日~12月9日	12/7 9:00 報到 12/9 17:00 離營	《法工培訓營》	法工培訓	吉隆坡 中道禪林
12月11日~12月13日	20:00-22:00	《大眾弘法》	普渡眾生	怡保 中道禪林
12月14日~12月16日	12/14 17:00 報到 12/16 16:30 離營	《中道二日禪》	普渡眾生	檳城 中道禪林
12月17日~12月25日	12/17 14:00 報到 12/25 8:00 離營	《中道八日禪》及 短期出家	禪修期間 7.30pm-10.00pm 的 開示讓大眾隨喜參與	北海佛教會
12月25日	10:00-16:00 (週二)	雙溪大年 中道禪林開幕	雙溪大年 中道禪林開幕、 弘法暨“一家一菜”供僧	雙溪大年 中道禪林
12月26日~12月27日	20:00-22:00	《大眾弘法》		
2012年12月28日至 2013年1月1日	12/28 9:00 報到 1/1 16:30 離營	《中道五日禪》	普渡眾生	威省 中道禪林

邀稿 這是一片闡揚佛陀教法的園地，我們需要您的關懷與灌溉，讓它萬紫千紅百花齊放。如果您認同我們的發行立場，您對佛陀的教說有話要說，或者有興趣要詢問，歡迎您投稿，或者投書。編輯部